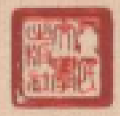
南宋刊單疏本

毛詩正義

〔唐〕孔穎達 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



《毛詩正義》現存版本，以日本藏宋刊單疏本爲最優，其餘諸本均從單疏本衍生。蓋諸經義疏經北宋朝廷校訂，即有所謂單疏刻本，成爲後來所有注疏刻本的祖本。然諸經單疏北宋刊本，至今無一部流傳，而《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公羊》、《爾雅》六經有南宋覆刻本傳世；《儀禮》單疏南宋刊原本已經散佚，僅存清代覆刻本。在此七經中，《尚書》、《儀禮》、《禮記》、《公羊》、《爾雅》五經，有《四部叢刊續編、三編》、《古逸叢書續編》等影印本，《周易》有上世紀三十年代傅增湘影印本及臺灣重印本；唯獨《毛詩》，自一九三六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之後，多年未得重印，以致國内學者很少利用。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國内已經不傳，我們徵得原書收藏者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同意，據影印本做四拼一高清影印，并增添篇名目次及書眉篇名索引，以方便檢索；另增附四種含全彩印刷的《毛詩正義》古抄殘卷，讓讀者飽覽秘笈。這是本社繼《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舊京書影》之後，從東瀛載回的第三種珍貴漢籍，現精心編輯，呈獻給讀者。

ISBN 978-7-02-0084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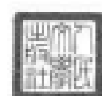


定价：160.00元

南宋刊單疏本
毛詩正義

〔唐〕孔穎達 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唐)孔穎達撰.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410-4

Ⅰ. ①南… Ⅱ. ①孔… Ⅲ. ①詩經—文學研究 Ⅳ. ①I207. 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56355 號

責任編輯 宋 紅
裝幀設計 何 婷
責任印製 史 帥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 rw-cn. com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782 千字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33 插頁 3 彩圖 19 幅
印　　數 1—2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8410-4
定　　價 160.00 元

出版説明

《毛詩正義》現存版本，以日本藏宋刊單疏本爲最優，其餘諸本均從單疏本衍生。蓋諸經義疏經北宋朝廷校訂，即有所謂單疏刻本，成爲後來所有注疏刻本的祖本。然諸經單疏北宋刊本，至今無一部流傳，而《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公羊》、《爾雅》六經有南宋覆刻本傳世；《儀禮》單疏南宋刊原本已經散佚，僅存清代覆刻本。在此七經中，《尚書》、《儀禮》、《禮記》、《公羊》、《爾雅》五經，有《四部叢刊續編、三編》、《古逸叢書續編》等影印本，《周易》有上世紀三十年代傅增湘影印本及臺灣重印本；唯獨《毛詩》，自一九三六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之後，多年未得重印，以致國內學者很少利用。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國内已經不傳，我們徵得原書收藏者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同意，據影印本做四拼一高清影印，并增添篇名目次及書眉篇名索引，以方便檢索；另增附四種含全彩印刷的《毛詩正義》古抄殘卷，讓讀者飽覽秘笈。這是本社繼《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舊京書影》之後，從東瀛載回的第三種珍貴漢籍，現精心編輯，呈獻給讀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一一年十月

毛詩正義卷第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鄭譜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友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

據一九九八年武田科學振興財團出版
杏雨書屋圖録轉載

毛詩正義卷第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勑撰定

齊譜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萴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皥之世少皥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

（同前）

總目録

圖版

影印前言

李霖　喬秀岩

一、毛詩正義的歷程

（一）南北學術的整合與毛詩正義的形成

縱覽南北史儒林傳，南北朝至隋代，學者輩出，各成一家之學，諸經義疏層出不窮，可謂一段經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然義疏之學再向前推進，則不免出現脱離本旨、畸形發展之弊。錢穆撰兩漢博士家法考，末尾立「博士餘影」一章，説「博士家法，實不盡於兩漢」，引錄顔之推家訓、隋書房暉遠傳，謂「皆可見兩漢博士家法之餘影」，就是説南北朝義疏學的畸形發展，猶如兩漢博士家法章句之學。

顔之推云「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光陰可惜，譬之逝水」（顔氏家訓勉學篇），所論與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並無二致。「『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又與「秦延君説『曰若稽古』至二萬言」（太平御覽學部引桓譚新論）如出一轍。這種風氣不僅顔之推反對，隋代有一批學者都感到有必要糾正。王劭有一段話經常被引用：「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議，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錄元氏釋疑所引王劭史論）漢代經學學説的畸形發展，主要以章句的形式出現；東漢後期，何休、鄭玄等打破家法，不爲章句，而作解故、箋注；至魏晉，王肅、杜預等擺脱經學傳統的束縛，從更自由的立場解釋經文。南北朝經學學説的畸形發展，則主要以義疏的形式出現，其內容是對鄭玄、服虔等學説的理論研究，然研究愈深，脱離經書本義愈遠，跡同漢代家法章句。所以王劭批評當時佔多數的二三流學者爲「草野生」，並

尊崇王肅、杜預爲開創風氣的榜樣。

曾與王劭同修國史的劉炫、劉焯，各自鑽研經學，對南北朝義疏學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劉炫、劉焯於諸經皆有義疏，後多散佚不傳。所幸二十世紀在日本發現劉炫的孝經述議，在此摘錄其中有關「仲尼居」的一小段：

江左朝臣各言所見：謝萬云：「所以稱『仲尼』，欲令萬物視聽不惑也。」——記云「孔子閒居」，何獨不慮惑哉？曾參若避「仲尼」，何以不稱其名而稱「子」也？車胤云：「將明一經之義，必稱字以正之。直稱『孔子』，恐後世相亂。」——然則諸稱「孔子」，豈可皆被亂乎？殷仲文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字以說。」——然則名尊於字，若其深敬孝道，何以不自稱名？且諸賢等皆以孝經爲弟子所錄，此非夫子自稱，復何云「深敬孝道，稱字以說」也？

相關討論還很長，不啻顏之推所說「兩紙」。在此，劉炫一一指出江南學者論說的不合理，頗有一點擡槓的味道。實際上，那些江南學者，本來沒有追求這種合理性。義疏學本來有自己的遊戲規則，現在劉炫故意忽視這些遊戲規則，大聲疾呼這些學說都不合理，不足取。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劉炫只有在批評舊說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己見，並非完全另起爐竈。劉炫對舊學說的批評導致了兩方面結果：首先，自然引起了學者們的反感。隋書儒林傳云「劉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時」，我們看到孝經述議之後，很容易認同這種評價。第二點更重要的是，儘管如此，劉焯、劉炫的合理主義學術批評，總體上還是爲當時的學界所接受，對唐初學術有最深遠的影響。所以隋書儒林傳說：「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這說明南北朝義疏學的舊遊戲規則已經失效，而其具體成果已被轉型。

經學的南北整合，沒有在隋代完成，而要持續到唐太宗時期。太宗在貞觀四年（六三〇）詔顏師古校訂五經，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之所以需要校訂，是因爲南北各地長期傳承襲用的文本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十二年詔孔穎達等撰修五經正義，十四年撰成，初名「義讚」。隨即有馬嘉運言其編撰之失，太宗遂於十六年又詔，復加詳定，賜名「正義」。高宗永徽二年，詔長孫無忌等再次刊定，此時孔穎達已卒四年。至四年（六五三）完成，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五經

正義規模頗大，而主要的編纂工作，自貞觀十二年至十四年，先後僅三年。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完成編纂，是因爲他們選用前代學者的現成義疏爲底本，稍加調整而成。清人劉文淇撰左傳舊疏考正，詳論春秋正義中大部分內容直接襲用劉炫、劉焯所寫文字，孔穎達等人新寫的內容很少。除了春秋正義外，尚書正義、毛詩正義也都以劉炫、劉焯二人的義疏爲底本，因此可以推測毛詩正義的大部分內容也因襲了劉炫、劉焯所撰。就總體而言，不妨認爲孔穎達等在接受二劉學術方法的前提下，對二劉矯枉過正的偏激批評進行調整，以便作爲官方定本，頒佈天下。這一點，孔穎達的序也説得很清楚：「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

毛詩正義的主要內容，以南北朝時期逐漸發展的義疏學説爲基礎，經過隋代二劉的徹底批評以及唐初孔穎達等的綜合調整而成。如果説一部毛詩正義體現著南北朝、隋、唐初數百年間學術發展的歷程，並不過分。

（二）南北抄本的匯合與毛詩正義的完成

唐朝頒佈的毛詩正義，作爲官方指定教材，廣爲流傳。我們今天還能看到敦煌出土的唐抄殘本以及日本流傳的唐抄（或其轉抄）殘本（參見本書附錄圖版）。敦煌與日本，東西相隔八千里，永徽至今，時間逾千年，尚有傳本，足以見其在唐代的普及程度。然廣泛流傳，輾轉抄錄，勢必出現各種不同文本。尤其因爲正義是教材，學者往往邊學邊抄，未必嚴格照抄底本，因此到宋代初期，各種抄本之間差異甚大。正如端拱元年（九八八）孔維上表所説：「講經者止務銷文，應學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見尚書正義單疏本卷首。）

經過唐末、五代的動蕩時期，宋初朝廷所藏典籍文本，並不精良完好。宋太宗積極經營文化政策，希望校定各種重要典籍。開寶八年（九七五）征服南唐而得來的南方傳本在此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馬令南唐書云：「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

與諸國本不類。」（卷二十三歸明傳下）事實類苑引談苑云：「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譌謬，俾學官重加刋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敕以『經籍訛舛，蓋由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之至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王師平金陵，得書十餘萬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當，編帙全具，與諸國書不類。」（卷三十「江南書籍」條）貞觀四年顏師古校訂五經，上節已介紹，現在看到杜鎬所引唐太宗敕，更能明白唐初校訂典籍文本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南北傳本之間的巨大差異。時隔三箇半世紀之後，宋初儒臣又一次面臨南北傳本之間巨大的差距，而且仍然以南方傳本爲精良完善，是又一次南北經籍文本的大匯合。

玉海云「端拱元年（九八八）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經正義」條），以下記載校勘人數、刻板完成時間。結合端拱元年三月孔維上表云「臣等先奉勅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見尚書正義單疏本卷首），知端拱元年三月是孔維等完成校勘，下詔刻版的時間。查李覺傳（宋史儒林傳）記述「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刋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一事，在「王師征燕薊」、「雍熙三年（九八六）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之前，再結合上引談苑云「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譌謬」云云，則太宗勅令孔維等校勘的時間，應該在雍熙年間或更早（開寶八年（九七五）征服南唐，第二年太宗即位，改元太平興國（九七六至九八四））。至於刻版，玉海云：「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九九二）四月以獻。」此次影印的毛詩正義單疏本，卷末有北宋刊刻時相關官員銜名，與玉海所言相符。銜名首四行列「書」者四名，最後一位趙安仁，就是玉海云「國子監刻諸經正義板，以趙安仁有倉雅之學，奏留書之，踰年而畢」（同上條小字注。事亦見宋史本傳。）者。第四行以下「勘官」，第十行以下「詳勘官」，第十五行以下「再校」，都是刻版時負責校對文字的官員。「孔維都再校」之後，空一行又有「李覺都再校」，應該是因爲孔維於淳化二年去世，由李覺來接管「都再校」任務。周易正義單疏本刊書銜名的形式與毛詩正義基本一致，「勘官」和「再校」的最後也都是孔維，説明初校、再校都由孔維負責。據孔維傳，孔維曾有挪用印書經費等問題，臨終前「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爲恨」（宋史儒林傳）。孔維含恨而死，正在刊刻毛詩正義的過程中。因此，在毛詩正義之後繼續刊刻的禮記正義，單疏本

刊書銜名中已經不見孔維之名。

正如當年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之後，馬嘉運指出問題，再次校訂，高宗即位之後又一次經過審訂一樣，五經正義刻版完成之後，淳化五年、至道二年（九九六）李至先後兩次申請令人覆校，到真宗即位，咸平元年（九九八）、二年又有審訂校改之舉（均見玉海同上條），這樣才算完成刊刻五經正義的工程。官方辦事的模式，幾百年不變。

毛詩正義形成之後三百多年，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出現各種異本，相互之間的文本差異不小。在宋太祖征服南唐，獲得了流傳在南唐的高質量傳本之後，太宗命孔維等校訂五經正義。經過孔維等的校訂，南北各地各種抄本之間的差異被統一，隨即將此定本刻版，至淳化三年完成刻版，再經咸平元年、二年的審訂，刻本文字於是確定，以印本的形式廣泛流傳，後來出現的毛詩正義刊本及其轉抄本都以這一版本爲祖本。毛詩正義經過了多年大幅度搖擺不定的青年時期，終於到達了最成熟穩定的階段。

（三）舊抄本的失傳與南宋初年的覆刻

北宋朝廷陸續校訂諸經釋文、義疏、正史等重要典籍，都由國子監、館閣等中央機構負責校訂、刻版，文本由朝廷校訂統一，刻版由朝廷管理印行，所以北宋幾乎沒有地方官衙或民間發行的版本。隨著朝廷定本的版刻印行，之前流傳的各種抄本迅速被淘汰。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左右，已經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讎。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范曄諸史，與六經皆傳，于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駮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七、麟臺故事、玉海卷四十三）

這並不是說有了刻本之後，學者都拿刻本來閱讀學習。因爲要拿到一部印本並不容易，所以學者誦習的往往是抄本，

一直到近代，抄本的使用率還是很高。但宋代以後的抄本絕大多數是據刻本抄寫的，這一點與唐代以前不一樣。刻本不僅清晰漂亮，而且是朝廷校訂的權威定本，學者都想要找刻本抄寫。在這種情況下，舊抄本的普遍失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唐代抄本，不是敦煌、吐魯番等地方出土的，就是流傳在日本的，只有在邊遠地區特殊環境裡才幸免於毀滅。

靖康之變，北宋刻版或者毀壞，或者被金人攜去，基本全失。於是在南宋初期，出現大批主要由朝廷倡導各地官衙刊刻的覆北宋本。玉海說「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九月七日，詔下諸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卷四十三），朝野雜記也說：「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甲集卷四）南宋最初幾年，百廢待興，朝廷無暇大舉刻書。後來大量覆刻北宋監本，可以理解爲倉促之間無法重新校訂。但也應該注意，經過北宋一百數十年的刻本時代，到此時已經沒有或極少有唐代以前的抄本流傳。此時要對這些重要典籍進行校勘，刻本只有北宋朝廷校訂的版本，抄本也不過依據刻本抄寫的，沒有唐抄本或唐抄本的轉抄本，只好拿北宋刻本直接覆刻，頂多修改明顯訛誤而已。這次影印的毛詩正義，就是紹興九年紹興府用北宋版覆刻的。因爲紹興九年以前也有各地官衙刻書的實例（如紹興二年浙東茶鹽司公使庫刻資治通鑑等），此部毛詩正義也未必是朝野雜記所述紹興九年九月詔之結果。至於王國維說「蓋南渡初，監中不自刻書，悉令臨安府及他州郡刻之，此即南宋監本也」（兩浙古刊本考、五代兩宋監本考），則此毛詩正義版片刻成後應該也歸國子監。

毛詩正義到南宋初，有了紹興九年紹興府覆刻北宋版。出現這樣一種版本的直接原因自然是靖康之變，而更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北宋印行國子監刻本一百多年，唐代以來的抄本被淘汰不存，以致刻本單傳，參校無由。毛詩正義再也不能像在唐代那樣有變化的活力，紹興九年紹興府刊本代表的是成熟之後的僵化與孤寂，老化已經開始了。

（四）毛詩正義與毛詩鄭箋的結合

繼紹興府覆刻毛詩正義，約五十年之後，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同在紹興府的「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刊行了

毛詩正義與毛詩鄭箋的彙刻本，即所謂越刊八行本注疏。越刊八行本禮記上有紹熙三年「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黄唐寫的識語：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二年）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謹識。

這一則非常有名的識語（圖版見中國版刻圖録），爲我們瞭解諸經注疏刊本的歷史提供了特別重要的信息。黄唐説當時流傳的六經疏義（即五經正義加周禮疏）刊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就是説經注文被省略，篇章結構也被打散，不便閲讀。越刊八行本推出新的體裁，按照經文篇章，先具録經注全文，下繫該段疏文，結構清楚，文本具備，所以「便於披繹」。原來，義疏類著作，儘管在形式上順著經注文進行説解，但並非單純以講解經注文義爲目的，而是通常都要展開各種經學理論問題的討論，如上文第一節介紹。「注」要附在經文下，與經文結合爲有機的一體，因此「注」無法離開經文獨立存在。義疏則與此相反，在本質上是獨立的學術著作，南北朝以來一直到南宋初，都以單獨流傳爲常態。魏書儒林傳説徐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説明北魏時期經注文本與義疏的分別成卷。事先熟讀經注文，無疑是閲讀正義的必要前提，正如要閲讀講解數學題的參考書，必須先將相關公式、定理理解清楚。不料南宋前期的讀者開始覺得如此學習，太過費事，想要走捷徑，跳過熟讀經注文的階段，直接去理解正義所講的内容。爲了滿足這些讀者的需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提供了分篇章配入經注文的新讀本。

越刊八行本的目標就是提供便於理解的義疏讀本，編輯所用底本應該是國子監刊印的單疏本和經注本。「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經費充足，不僅刻版漂亮，編輯校對工作也相當認真，所以後世都認爲是質量最高的一系列注疏版本。越刊八行本注疏當中，易、書、周禮的刊刻時間較早，據昌彼得先生、張麗娟先生分析刻工時代，則大致在紹興後期到乾道年

間，而毛詩、禮記可以確定是紹熙三年黄唐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所刊。黄唐沒能刊行的春秋，在數年之後（慶元六年（一二〇〇））由紹興府完成。在這六經當中，易、書、周禮、禮記、春秋至今都有宋版傳世，惟獨毛詩失傳。

有一部日抄毛詩注疏殘本，曾見於經籍訪古志、留真譜，後歸楊守敬所有，今在臺灣故宮。如果這部殘抄本給我們傳達的是越刊八行本真正面貌的話，毛詩注疏的分卷、卷首題的體式等，均從經注本，而不同於單疏本。越刊八行本系列當中，書、周禮、禮記、左傳屬於一類，基本上依照單疏本的提示插入經注文，編輯體例較爲單純。周易和毛詩與此不同，在分卷等細節上更多參考經注本，尤其是毛詩，經注本與單疏本的分卷法截然不同，而八行本卻依從經注本。這一問題，可以理解爲毛詩正義的特殊體例所致。孔穎達等完全忽視經注本的分卷以及詩篇分組，以鄭玄詩譜爲組織全書的大綱，詩篇分組用鄭玄詩譜，分卷主要以正義字數爲準。因此要將毛詩正義與毛詩鄭箋合編，方枘圓鑿，必須用特殊方式處理。越刊八行本的編輯體例，具體問題相當複雜，今且不詳論。（李霖有專文待刊）

正當「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刊刻八行本的紹熙年間，陸游也在紹興，寫過老學庵筆記。書中記乃祖陸佃之言，曰「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卷一）。更早成書的家世舊聞中記載的陸佃原話則更詳細：「吾治平中至金陵，見王介甫有詩正義一部在案上，揭處悉已漫壞穿穴，蓋繙閲頻所致。」英宗治平年間（一〇六四至一〇六七）王安石反復研讀的毛詩正義，應該就是北宋國子監刻本。此時王安石正當壯年（四十六歲至四十九歲，因服母喪在金陵），對毛詩本身早已經熟悉，讀毛詩正義是爲了研究經學理論問題，絕不是爲了理解毛詩經注文的參考。對這樣的讀者來説，經注本是誦讀、覈查用的，正義是研究經學理論的專著，用途本來不同。若像越刊八行本，正義當中一段一段地插入經注正文，當研讀正義時，大段的經注文顯得累贅，要誦習經注文，又被正義寸斷不成整體，豎横不方便。到了南宋前期，大多數讀者的經學水準已經很低，都想要速成，所以插入經注文的八行本應運而生，並且大受歡迎。

毛詩正義曾經擁有王安石那樣認真研讀、真正識得箇中真味的高水準讀者，一百多年之後，已經很難獨立行走江湖，必須請經注文作搭檔，二人組才受讀者歡迎。紹熙三年越刊八行本體現的是，毛詩正義被冷落的開始。

（五）毛詩正義與建刊附音毛詩鄭箋的結合

正當「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刊刻詩、禮記八行注疏本之時，遠在福建，余仁仲編刻了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經注附釋音本。現存只有禮記、左傳、公羊、穀梁的傳本，其中只有公羊有一則題識，也是理解諸經版本源流的重要資料（圖版亦見中國版刻圖録）：

>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醲嘲」陸氏「醲」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衆，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紹熙辛亥」即二年，也就是黄唐到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那一年。依常理推測，編刊諸經，公羊、穀梁應該在最後，禮記等其他經書在前，不妨認爲余仁仲在淳熙、紹熙年間編刊諸經。余仁仲本的特點是，將經典釋文分散插入到經注本相應段落之下，以便參考。從公羊題識看來，雖然尚無確證，分散插入釋文似乎是余仁仲的創舉。余仁仲附加釋音之後，福建書肆又附加便於學習的各種小提示，南宋中後期競相推出多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類經書版本。對校禮記的余仁仲與「纂圖互注」本，可以看到「纂圖互注」本的經注、釋文與余仁仲本一致，連編輯上有特色的細節都一一吻合。據此推測，或許是余仁仲推出附釋音本，開了風氣之先，後來福建書肆在余仁仲本的基礎上發展各種增加參考信息的通俗版本。

南宋中後期福建書肆刊刻的十行本注疏，即應放在「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發展的潮流當中理解。現存南宋版十行本注疏只有三部，毛詩、左傳各一部在日本足利學校，穀梁傳一部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其餘諸經都沒有傳本，而有元代重刊本（儀禮、爾雅無十行注疏本），可借以推測南宋版的大體面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十行本每卷的標題多承襲經注本的體例，而與單疏本、八行本差別較大（論語、孟子情況特殊，今不詳論）。再仔細對校毛詩、禮記、公羊十行本的經注及釋文，都與余仁仲本、「纂圖互注」本（毛詩無余仁仲本，有「纂圖互注」本。公羊有余仁仲本，無「纂圖互注」本。）高度一致。又如周禮，八行本等於以

單疏爲底本，用經注全文取代單疏標起止的文字，因而標起止的文字已被刪除；而十行本當是以經注釋音本爲底本，插入疏文，因而標起止的文字仍照抄單疏。又如左傳哀公元年「哀公」二字，正義的解釋與釋文幾乎全同，十行本在一「疏」大字下，竟稱「同上」而省略正義。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十行本注疏在本質上與「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屬於同一類産品，是以余仁仲附釋音本（或其翻刻本）爲主體，附加正義而成的。正義比起「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字數多很多，但作用、意義則相同，純粹是爲了便於學習經書，多提供參考信息而已。不求甚解的讀者要學經書，不懂文義先看注，不知讀音就看釋音，再有疑問也不妨瞄一眼正義，十行本沒有預設讀者會仔細閲讀正義。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建安黄善夫合刻史記三家注，往往節略張守節正義，以遷就集解、索隱二注，其性質正與閩刊注疏相通。就連二者的版式、字體也非常接近。

十行本爲民間營利出版的通俗經書讀本，錯字、脱字甚多，自來爲學者詬病。過去的學者仍然懷疑南宋最早的十行本未必那麽糟糕，只有經過元、明的翻刻、補修，才出現那麽多問題。現在我們能夠看到南宋版毛詩注疏十行本的影印本，知道很多問題原本就出自南宋十行本。野間文史先生覈對南宋版十行本左傳注疏的膠卷，張麗娟先生覈對南宋版十行本穀梁注疏，都已確認阮元校勘記曾經指出的大量錯字，以及往往有二十幾字的大段脱字等問題，大部分都是宋版十行本最早編刊時的失誤。其實這種錯訛、脱衍的情況，在黄善夫本史記中也一再出現。編者校對馬虎，讀者也不在乎，所以才導致這種情形。

令人慨嘆的是，正如合刻三家注變成了史記的常態，這種通俗經書讀本，居然成爲明清各種注疏版本的祖本。明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憲宗去世，丘濬向剛即位的孝宗進上所著大學衍義補。其中有云：

> 今世學校所誦讀，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板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説。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

可見明朝建立一百多年，人們學經書都讀宋元人新注本，幾乎沒有人讀漢唐注疏。世間僅存的十三經注疏書版在福州

府學，應該就是元代翻刻的十行本注疏（儀禮、爾雅、孝經有特殊情況）。清代學者往往將十行本注疏叫做「正德本」，是因爲他們看到的印本中大量包含正德年間（一五一一、一五一七等）的補版。正德年間進行大規模修版，恐怕與丘濬的建議有關。至嘉靖年間，李元陽在任福建巡按時，以十行本爲底本，重新刊行九行本十三經注疏，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版注疏、崇禎年間汲古閣版注疏，又輾轉相因，一脈相承。明代南京國子監非無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版片，但殘缺嚴重（可參南雍志經籍考）。成套可印的版片只有藏在福州府學的元翻十行本，真可謂不絕如縷。直到李元陽推出新版九行本，注疏刻本的命脈才重振起來，從此以後，十三經注疏屢經翻刻，廣爲流傳。但無法忽視的事實是，明清所有的注疏叢刻都以南宋福建刊十行本爲祖本。

清代前半期流傳最廣的是國子監版以及汲古閣版的多種翻刻本。嘉慶年間，阮元組織學者，編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參考了多種版本的信息，對汲古閣版的訛誤進行較全面的校正。其中毛詩校勘記由顧千里、段玉裁負責編撰，學力極高而條件有限，單疏、八行本及宋刊毛詩要義這三種最重要的版本一種都沒能參考，十行本也誤以元版當宋版，自然無法校好。隨後阮元主持編刊一套新的注疏版本，則多以經過多次補修之元版十行本爲底本，仍然無法令人耳目一新。

就毛詩正義而言，單疏刻本算是最正規的面貌，越刊八行本已經是加水勾兑的普及版。至於閩刊十行本，只是通俗經書讀本，毛詩正義在其中變成與「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同質的加料，也就是幫助入門讀者理解經注文義的參考。不幸的是，閩刊十行本及其末流全面覆蓋明清市場，一般讀者只有通過十行本來認識毛詩正義。因而在世人眼裡，毛詩正義就是對經注文的注釋，而且是非常囉嗦、不夠精練的注釋。今人言及正義，往往用「繁瑣」、「枯燥」等評語，就是這樣形成的印象。

（六）毛詩正義的知音——「要義」

福建書肆的「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以及十行本注疏雖然很受歡迎，但南宋中後期自然也有不少認真研讀諸經義疏的學者。如朱熹素來很重視諸經注疏，曾經評論說「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朱子語類卷八十六），對毛詩正義評價頗高。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孝宗去世，朱熹上奏主張寧宗當爲孝宗服三年之喪，回家查書，才發現儀禮疏中引用鄭志的話，正是支持自己主張的最佳材料，自我反省道「學之不講，其害如此」（文集卷十四乞討論喪服劄子），這是朱熹六十五歲時的事

情。朱熹回家查義疏，自然不是想溫習儀禮，而是因爲他深知義疏包含豐富的經學理論資源。

寶慶二年（一二二六）至紹定三年（一二三〇），魏了翁被貶在靖州，編九經要義。其中有宋版傳世的，僅易、毛詩、儀禮、禮記四種而已。就此四種來看，要義先標出題目，經注文只摘錄必要的部分，然後引錄一段義疏原文。摘錄的内容，不是經注文義的直接解釋，而是有關這一問題的專題討論，恰好是十行本的讀者感到義疏很囉嗦的部分。可見魏了翁編九經要義，絶非爲了誦讀經書的方便，而是要學習專門的經學理論問題，預設的讀者應該是真正的有志之士，而不是夢想金榜題名的庸俗之徒。魏了翁到了靖州，建立鶴山書院，「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宋史本傳）。應該就是這些年輕人的存在，促使魏了翁編輯了九經要義。

閩刊十行本收録毛詩正義，只是作爲經注的附録。同一時期，魏了翁在靖州編九經要義，捨棄直接解釋經注文的部分，專挑正義中的經學理論專題，並且命名爲「要義」。魏了翁似乎要告訴世人，這些經學理論專題才是正義的精華所在，正義不是幫我們理解經文的工具。可以説，毛詩正義在這困難的時代，也遇到了知音。

（七）近代的社會巨變與舊本的重現

在西方帝國主義要求日本開放港口的壓力下，造反集團借用天皇的名義推翻德川政府，開始建立帝國主義國家。他們要發展「神道」（以天皇神話爲核心内容），縱容「神道」分子欺壓佛廟，「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以來，數年之間，日本各地的佛廟受到毁滅性打擊。在這段時期，各地佛廟長年秘藏的寶物紛紛流出，其中包括這部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據日本學者推測，當初藏在金澤文庫的毛詩正義，由上杉憲實帶出文庫外，後來上杉於一四六六年死於現在的山口縣，毛詩正義就藏在該地的國清寺（其遺址現在改爲洞春寺），「香山常住」是國清寺使用的藏印。四百年來毛詩正義一直藏在山口縣境内的佛廟中，至明治初年出世，輾轉歸竹添井井所有。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繆荃孫赴日考察時獲見此編，請竹添影抄，三十、三十一年間陸續收到影抄本（見藝風老人日記癸卯二月廿八日、甲辰十二月十一日、乙巳一月廿八日、乙巳八月廿九日）。至民國七年、八年，繆荃孫通校一遍，交由劉承幹刻入嘉業堂叢書（戊申四月校卷八，丁巳二月至次年七月校全書，並見日記）。

嘉業堂整理翻刻諸經單疏本問世後不久，諸經單疏宋版的影印本開始陸續出現。一九二二年有爾雅疏（續古逸叢書），一九二九年有尚書正義（大阪每日新聞社），一九三〇年有禮記正義（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一九三五年有春秋公羊疏（續古逸叢書）、周易正義（傅增湘），最後於一九三六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以珂羅版影印了毛詩正義，印刷者是京都的小林忠治郎。全書分乾、坤兩帙，乾帙於三月，坤帙於十一月先後出版，闕葉部分皆以白紙代替。同年五月八日張元濟致傅增湘函：「內藤虎次郎之毛詩單疏前半部亦已出版，精華日顯，吾輩眼福可傲古人。旬日前甫寄到，兄曾見之否？」可見當年張元濟他們都十分關注宋版單疏本。

宋刊單疏之外，敦煌所藏唐抄本以及日藏唐抄本（或日本轉抄唐抄本）也是二十世紀才重見天日，並被複製流傳的。

如今毛詩正義唐抄本寥寥數紙，南宋刊單疏本有缺卷，越刊八行本失傳，都是遺憾。儘管如此，與只能看到十行本末流的明清學者相比，我們已經擁有相當理想的資料條件。以往受十行本影響的學者看毛詩正義，始終視它爲幫助理解經文的工具。擺脫這種功利的態度，虛心閱讀毛詩正義，學習其中的經學理論問題，讓它恢復昔日的光芒，是我們對這一影印本讀者的期望。

二、相關主要傳本簡介

（一）敦煌本

目前已知敦煌出土毛詩正義殘卷有兩種，一在英國，一在俄國。詳情請參本書附錄。

（二）日傳古抄本第一種

一九二二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第一輯」影印了富岡謙藏（君撝）所藏秦風抄本存六十七行，後有一九一三年羅振玉手書跋。羅跋亦見一九一八年刊雪堂校刊群書敍錄，文字有少許出入。手跋無標題，雪堂校刊群書敍錄加標題曰「日

本古寫本毛詩單疏殘卷跋」。至於此卷是唐抄本還是日本轉抄本，則不易論斷。這六十七行殘卷的原件，今歸京都市政府所有。

一九三三年出版長澤規矩也等編佚存書目著録此殘卷，目爲「奈良朝鈔本」，並云富岡藏本（此時爲謙藏子益太郎所藏）之外，小島祐馬又有收藏。如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一九三八年拍攝小島祐馬藏本的照片。小島祐馬舊藏書，後歸日本高知大學，其中有秦風小戎十三行、蒹葭十行。一九八七年高知大學附屬圖書館出版小島文庫目録，卷首有此殘卷的彩色圖版，但圖像不夠清晰。這次借用高知大學圖書館早期拍照的膠卷，從二十來拍當中選取相對最清晰的兩張，掃描影印，勉強可以辨識文字。

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幸得梶浦晉先生指點，始知天理圖書館也收藏小戎殘片十三行。早在一九六八年天理圖書館編刊的善本寫真集三一古冊殘葉，已經收録此殘片的照相。

因收録在「景印唐鈔本」叢書中，富岡舊藏之六十七行廣爲學界所知。然而，小島舊藏共二十三行，天理圖書館藏十三行，顯然與富岡舊藏部分同出一筆，用紙也相同，其原爲一卷，毫無疑問。這次徵得高知大學圖書館、天理圖書館的同意，首次將三家所藏一併影印。

（三）日傳古抄本第二種

神樂歌紙背韓奕、江漢殘篇，有一九三一年影印本。附有單冊「解説」，有編者佐佐木信綱日文解説，又有長澤規矩也漢文跋。佐佐木稱此影印本由「官幣大社稻荷神社刊行」。佚存書目著録此殘卷爲「平安朝鈔本」，並云有「竹柏園影印本」。「竹柏園」即佐佐木信綱的别號。此影印本效果不佳，文字極不清晰。殘卷原件後歸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今付費借用該館提供的彩色電子檔，影印出版。

（四）紹興九年紹興府覆刻北宋國子監刊本

此版現存僅一部，就是這次影印的内藤湖南舊藏本。此書流傳之大概，上文已介紹。在現存諸本中，此版體例謹嚴，文

字精覈，乃是毛詩正義最規範的讀本。我們還可以用它校正俗本，稽疑抉奥，可謂利用無窮。如鄭風女曰雞鳴卒章「知子之來之」箋之疏文，宋刊十行本以下作「上章燕即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殊不可解。今檢此單疏本「俱」字作「但」，「來客」作「來容」，始知孔疏原文當爲「但辭不言來，容非異國」，「來」字屬上句，疑慮盡消。十行本由於疏忽所産生的訛誤，尚可猜知端倪，更糟糕的是其妄改本文，使原書用字不可究詰。如大雅韓奕第四章箋「黎比公」，現存各種經注本及注疏合刻本均作「黎」字，箋之疏文三見「黎比公」亦同。今此單疏本皆作「梨比公」，恰與釋文單行本相符，始知正義原作「梨」字，撰疏人所見鄭箋或許亦作「梨」，後世經注本多作「黎」字，十行本遂據以改易疏文，統一作「黎比公」。若非此單疏本尚存於世，則正義之用字又將何從考見。

嘉業堂翻刻本，以影抄本爲底本，文字多不足據，版式亦失宋本舊跡。後附校勘記，則主要依靠阮元校勘記草草編撰，殊不足重。上舉「但」、「容」、「梨」三字異文，此翻刻本「但」字從單疏而無校記，「容」字改從俗本作「客」不出校，「梨」字出校而其正文已誤從俗本。嘉業堂本粗疏至此，然劉承幹致力於翻刊諸經單疏，值得後人敬重，繆荃孫介紹之功亦不可沒。

內藤湖南身後，舊藏善本歸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杏雨書屋一九八五年出版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一九九八年出版杏雨書屋圖録，均收録此書書影。二〇一一年三月，杏雨書屋重新出版此書的彩色影印本之第一帙（卷八至卷十四），限印二百五十部，附吉川忠夫先生解題。這是繼一九三六年之後，第二次影印本。我們二〇〇八年開始準備編輯影印本，即決定用一九三六年東方文化學院影印本重印，至二〇〇九年徵得杏雨書屋的書面同意，同時得知杏雨書屋也在準備出版彩色影印本。我們的影印本和杏雨書屋的彩印本各自獨立編輯，互不相涉。等我們的校樣出來，杏雨書屋的彩印本第一帙已經出版。東方文化學院本和杏雨書屋本均採用原大影印，綫裝十七册。經過對比，我們發現後者更接近原書，而東方文化學院本已抹去了部分印章，並對原被這些印章覆蓋的文字和欄綫作了描補，其他印章的位置也有所調整，而且不同印本的印章位置與印文深淺又存在細微的差別。但杏雨書屋本對版心的處理有些失真，對闕葉部分也未作提示，兩種印本各有千秋。此次影印以東方文化學院本爲底本，對版面內容不另作加工，所呈現的藏印面貌已與刊本有一定差距，僅供讀者參考。

（五）南宋中後期閩刊十行本注疏

此版現存僅一部，藏日本足利學校。足利藏本是初印本，十分難得，有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影印本，精裝四本，由東京汲古書院發行。

今以韓奕一篇爲例，略述宋刊十行本與其元明翻刻本之文本特點，通過對校也能説明單疏本的價值。

宋刊十行本脱誤原多，後來的翻刻本改正了一些明顯的訛字，如首章疏「宣王平大辭」，諸本改作「大亂」；二章疏「覲於正」，諸本改作「於王」；「奄受此國」，諸本改作「北國」；四章疏「王肅申毛專」，諸本改作「毛傳」；五章疏之出文「姞蹶父姓」，諸本「姑」作「姞」；卒章疏「救今王賜韓侯」，諸本改作「故今」；「未言『因以其伯』」，諸本改作「未言」；「白罷」、「豹罷」，諸本均改作「羆」。以上所改皆與宋版單疏相符。

然而翻刻本也滋生了新的錯誤，如序疏「錫謂賜之以物」，阮元校勘記所據覆刻本「賜」誤「興」，明代李元陽以下諸本又作「與」；「言諸侯得賜而歸」，阮據覆刻本誤作「公侯」；「言其得命歸國」，諸本作「欲得」；「韓萬之後」，諸本誤作「韓爲」；首章疏「釋詁文」，阮據覆刻本「文」下衍「之」字，李元陽以下諸本又改「之」爲「也」字；四章疏「箋以」，宋十行本「以」字模糊似「リ」形，諸本多誤作「口」字，毛本未誤。以上宋刊十行本原文皆與單疏刊本相符。

宋刊十行本雖然文本不佳，卻未因襲單疏本的某些錯誤，如二章疏「幭覆其軾」，單疏刊本獨誤「懱」（卷四十三葉三陰面行八）；卒章疏「受此侯伯之命也」，單疏刊本因換行而誤重「也」字（葉九陰面行九、十）；「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單疏刊本又因換行而誤重「在」字（葉十陰面行一、二）。可見對於今天的毛詩正義讀者，十行本尚具有一定的校勘價值。況且宋監本正義已非足本，宋刊十行本仍然不可替代。

（六）淳祐十二年刊毛詩要義

此版現存僅一部，藏日本天理圖書館。此部爲郁松年舊物，莫友芝嘆爲「宜稼堂數十宋槧之冠」者。清代學者推崇魏氏要義，不少學者用以校勘注疏，如顧千里爲張敦仁編刊儀禮注疏，單疏缺卷即用要義補足之。惟乾嘉時此帙不顯，未爲

學者所知。至清末，則有多種影抄、轉抄本流傳，遂有光緒八年刻本及光緒十二年五經要義刻本。但這些刻本都據影抄、轉抄本，經過校改而成（參蕭穆記莫氏舊鈔毛詩要義，見敬孚類稿），文字與宋版有出入，不足以爲據。

宋版之詳情，見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一九八二年發表於斯道文庫論集第十八輯，後收錄於一九九三年東京汲古書院出版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第五十六冊影印天理圖書館藏本，是宋版惟一的影印本（後有據續修四庫全書翻印出版者，不足取）。

宋版毛詩要義的文本質量極高，絕非十行本可比。單疏與十行本歧異之處，此書往往文從單疏。也有與十行本相同的，如前舉韓奕疏之「黎比公」。要義還有一些文字，與二本均有差異。可見要義的來源並不簡單，我們推測它有可能出自現已失傳的黃唐本。此外，十行本雖能補充單疏佚失的部分，畢竟不太可靠，幸好還有要義作參照，可以稍稍彌補單疏殘本留給我們的缺憾。

參考文獻

內藤湖南撰影印祕府尊藏宋槧單本尚書正義解題（日文）見一九二九年大阪每日新聞影印本附錄。有錢稻孫漢譯文本，題目修改爲「影印宋槧單行本尚書正義解題」，發表於一九三〇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四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有一九六七年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及一九九二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學生書局版。

長澤規矩也撰注疏本考（日文）一九三七年出版書誌學論考之第一篇，共七章。後收入一九八二年汲古書院出版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

錢穆撰兩漢博士家法考　一九四三年始發表於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後經修訂，收錄於一九五八年新亞研究所出版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臺灣、香港、北京各地翻印本多種。

林秀一撰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　一九五三年由「林先生學位論文出版記念會」出版。

汪紹楹撰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　見一九六三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文史第三輯，有重印本。

福島吉彦撰唐五經正義撰定考——毛詩正義研究之一（日文）　見一九七三年山口大學文學會誌第二十四号。有漢譯文本，待刊。

昌彼得撰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　見一九七七年臺灣故宮季刊卷十二第一期，後收録於一九九七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增訂蟫菴群書題識及二〇〇九年臺灣故宮博物院、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出版蟫菴論著全集。

尾崎康撰正史宋元版研究（日文）　一九八九年汲古書院出版，漢譯修訂本待刊。

野間文史撰五經正義の研究——その成立と展開（日文）　一九九八年東京研文出版社出版，漢譯本待刊。

十三經注疏の研究——その語法と傳承の形（日文）　二〇〇五年東京研文出版社出版。

喬秀岩撰義疏學衰亡史論（日文）　二〇〇一年東京白峰社出版，漢譯增廣本待刊。

禮記版本雜識　見二〇〇六年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三卷第五期。

李更撰宋代館閣校勘研究　二〇〇六年南京鳳凰出版社出版。

張麗娟撰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春秋穀梁傳考　見二〇〇九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一輯。

穀梁單疏本與注疏合刻本考　見二〇〇九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一輯。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　二〇一〇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

宋刻經書中的纂圖互注重言重義本　見二〇一〇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二輯。

郭立暄撰元刻孝經注疏及其翻刻本　見二〇一〇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二輯。

李霖撰影印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敍説　見二〇一一年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版本目録學研究第三輯。

南宋越刊八行本注疏编纂考　待刊。

刁小龍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本小識　待刊。

解題匯録

一、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

據光緒三十一年即一九〇五年東京民友社鉛印本移録，並加新式標點。

……

毛詩正義三十三卷　殘紹興刊本

……

（編者按：原文照録底本校刊銜名，今僅存首尾二行，中間從略。）

廣文館進士臣韋宿書

……

管幹雕造官右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白彦良

詩有四家，唯毛獨存。鄭箋宗毛，時有異同。厥後諸家互起，爭出新意，而詩之學，喧如聚訟。世無聖人久矣，從誰折衷。隋唐之間，疏傳箋者又幾人，而貞觀正義獨存。自宋淳化始有五經正義刊本，南渡之首，以正義合併坿刻於經注本。刻疏之事，莫世無之，而單疏本最善。然時代遼遠，舊本失傳，刊本之所傳，天壤間僅存茲一通耳。右，宋紹興九年紹興府覆雕淳化三年監本毛詩正義四十卷，吾師井々夫子所收。李昉至韋宿及白彦良至韓彰題銜，則其末卷尾所載録也。分卷四十，爲冊十七。卷首至卷第七闕。鄭譜變風緇衣至溱洧爲卷第八，卷末記字數云「計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七字」。……（編者按：原文備録每卷起止及卷末字數，今僅存首尾二卷，餘從略。）……商頌譜那以下是爲卷第四十，卷末云「計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一字」。卷端題「毛詩正義卷第幾」，次行署「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定」，「勑」字以下別起。次記卷中詳目，每卷如此。正經、

注語皆標起止，一字空闕，列疏其下。「桓」作「桓」、「殷」作「殷」、「徵」作「徵」、「竟」作「竟」、「敬」作「敬」、「完」作「完」、「垣」作「垣」、「貞」作「貞」、「恒」作「恒」、「境」作「境」、「胤」作「胤」、「筐」作「筐」、「萑」作「萑」、「匡」作「匡」、「弘」作「弘」、「炅」作「炅」。「匡胤」，宋太祖諱，「筐」其嫌名；「敬」，帝祖諱，「竟」、「境」並其嫌諱；「弘殷」，帝父諱；「炅」，太宗諱；「恒」，真宗諱；「貞」，仁宗嫌名；「桓」，欽宗諱，「萑」、「完」共其嫌名。闕至欽宗而止，所謂「卒哭則諱」，生不諱也。蓋斯則紹興府所鐫，故尚存古式也。半版十五行，行二十二字三字四字五字不等，左右雙邊，界長七寸七分強，幅五寸三分弱，有「金澤文庫」、「香山常住」等圖章。

是書紹興中就淳化監本所飜雕，用筆之遒秀，鐫搨之雅古，班之汴京槧本中，更無怍色。嘗視祕府尚書正義，其齊整炯爛在茲書之上，然若以近古論，茲則雖不過飜雕，尚帶有開國朴氣，他本雖精，非失之麗即失之陋，唯是茲書蓋倜乎獨遠矣。是書古澤介堂氏從周防（編者案：今日本山口縣）古刹所獲，後歸於井上伯爵，有故遂爲吾師有。首卷至卷第七闕佚，正義之卷第不可得而知。世有延文丁酉鈔傳箋本，從文章生英房本所傳録者，予獲其影鈔本，每卷載正義卷第，是足以知七卷之舊次：卷首至小序爲卷第一，關雎至麟趾爲卷第二，召南鵲巢至騶虞爲卷第三，邶柏舟以下卷第四，四五闕止起，鄘柏舟至載馳爲卷第六，衛淇奧至王丘中有麻是爲卷第七。經籍訪古志載有毛詩正義零本求古樓藏，未見。又市野迷菴游金澤稱名寺記列記現存金澤文庫本，亦云「鎌倉古刹傳古寫本詩疏零編，今尚存」。然近藤正齋在當時最稱洽博，而猶憾不見詩、禮二疏。蓋地理既遠，傳聞異辭，迷菴云云，未必信然也。

嘗謂貞觀正義單本易、書、春秋三疏，俱散處人間。禮疏雖缺，尚傳注疏七十卷本，則是猶傳也。唯詩疏則不然，有影鈔不坿釋音注疏矣，而十缺七八；有宋刻本矣，而不過所謂坿釋音本，是其尤不幸者也。明治改元，奎運大開，是書復出人間，而又歸於博雅君子以供其實用，又可謂盛世之一快事也。予以毛本點勘一過，極有異文，文多不録，具於群書點勘。

又案：漢初之經、傳皆各自別行，故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漢志分載毛詩經傳，經自爲經，注自爲注。故講周氏之易傳者，則就田何之本；習歐陽、夏侯之章句者，則遵伏生之書，未嘗彼此混殽也。及劉歆始引左氏傳文，坿之於春秋經之後，而馬融之注周禮乃云「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爾來鄭玄之注諸經，何晏之於論語，莫不皆就正經下注語。蓋便學易讀之説，

漢人唱之於前，魏晉人和之於後，單經單注之本，遂泯泯於六朝也。案：孔安國古文孝經序云「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云云，隋劉炫古文孝經孔序直解云：「前漢以前爲傳訓者，皆與本文別行，孔欲其兩讀也（編者案：「欲」下奪「省」字），故以朱墨爲別；後漢以來注書者，皆是以粗細爲異也。」今考孔氏傳，其信僞固未可知，故姑以劉歆春秋左氏傳冠首。又案：直解即劉炫所撰述議五卷中之一卷，而卷中引「述議子曰」者，是係後人所妄增，予別有攷，具於第二輯古文考經條。先儒嘗疑孔氏傳出於劉炫贋作，今予更獲一證。古人樸拙，決無經傳朱墨之法，至六朝方有此法，若陸元朗經典釋文即是也。而劉炫之贋作孔序乃記云「朱墨分書」，是可謂不攻而自破者矣。朱墨之法，唐以後多有，若隋編珠、唐周易舉正、宋韓集點勘皆然。惟是時疏則未合經注也，至六朝始有就注作疏，注疏並標全文，如皇侃論語義疏、鄭灼禮記子本疏義者。其後唐貞觀時，詔顏師古等合南北各家經本，以撰五經定本，頒之於天下，而孔沖遠之徒，又就定本製五經正義。開元衛包之改古文，則不過改六朝俗體奇文以就定本，而開成之刻于石，乃又仍之。五季之際，蜀有編注石經，後唐有田敏校刊監本編注九經。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而是時唐之正義與宋之諸疏，皆各爲單行也。而北宋之盛，以經注本冠諸單行之疏。別有考。嘗私謂漢之合經注也，爲學者易讀也，然就其所守經，下其所師授説，不敢妄改經本之一字，即雖名爲薈本，而實與單經單注之本無異也。單經單注之亡，正亦不足深惜矣。皇、鄭之就經注本下其疏，是雖失古人經注疏別讀之義，惟其經注與疏，亦未嘗相齟齬也。而至於唐宋正義之爲別行，非以其所據經本不相同，爲之別行，其意將以示先讀正文、次講注語、次看疏之舊體，且寓義於謙退而已。而宋人之合疏於經注本也，即配之於貞觀儒臣所撰定本。夫正義既依定本而作，而宋人之傳經注本者，皆脱胎於蜀編注石經與田敏編注監本，而其源則並出於開成石本。即以依定本之正義合出於定本之經本，是猶劉歆以左氏之傳坿左氏之經，雖卷帙有異，其經本則又何齟齬之有。但可議於薈本者，在割裂經注本，分屬之於正義之卷第。然正義既標經注起止，是正義實分裂經本，同於皇、鄭諸疏也，而不標全文者，其體乃然也。如浙江刻七十卷本禮記注疏、沈中賓三十六卷本左傳注疏，不過改標其起止以標其全文，又何異於單疏本乎。若夫釋文則陸元朗所撰，其起稾在陳至德元年，是時定本未成，即以釋文合之於經注本，或圓枘難入也。夫舊本授受確有淵源，故所習異則所傳者亦不同。陸氏所守之經，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孔賈所守之經，不必符於勅行定本也。若使五經正義爲孔氏之私則已，然定本既係於勅頒，諸疏又出於勅撰，則孔氏所據，舍定本其將以何據乎。阮元、段玉裁之徒，憒憒皆以注疏薈本爲非，是坐於未及推考正義之據定本，

而宋本之近宗蜀、唐編注本與開成石本，而遠祖定本耳。或問曰：正義中引定本多矣，若使孔氏據定本，不宜特引用之也。曰：正義之引定本，必於異義處矣。文有異，句有不同，於是引定本以折之也，則其餘之據於定本亦可知矣。且先儒之議注疏薈本圓枘難合，是出於未多見舊本。姑就春秋正義一書言之，單疏三十六卷本，卷第一標起止曰「春秋左氏傳序」，而其孔氏正義則稱「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依是而言，其標曰「春秋左氏傳序」者，是爲正義原題，而正與唐開成石經、宋缺「民」字本、江公亮本、興國軍學本符，而宋附釋音十行本、李元陽刻本、萬曆本、汲古閣本則作「春秋序」。「春秋序」者，即陸氏釋文據沈文阿説所題，非孔氏之舊，甚矣十行本以下之多妄改也。嗚呼！正義所據本標曰「春秋左氏傳序」也，而開成石本與宋本亦題曰「春秋左氏傳序」也，是孔氏所據與石本所原未嘗不相同也。先儒執後來誤本以罪宋人，不亦冤乎。案：孔氏正義之援引定本，詩疏爲最多。嘗考其引例，有引定本以舉俗本之誤者，有不言是非直從定本者，有曰義亦通者，又有直非定本者。然南有嘉魚「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條，正義明以定本爲非，而標起止仍曰「鄉飲酒」。可知正義之例，雖知定本爲非，不敢妄改之，一遵定本耳。而今本之有不符者，是係於後人所妄改。

二、嘉業堂叢書翻刻本劉承幹跋

據嘉業堂刻本移錄，並加標點。末署「著雍敦牂」爲戊午，一九一八年。

予已刻周易、尚書單疏全部，既又得毛詩單疏四十卷於日本，缺首七卷。因仍校於阮本上，成札記三卷。阮氏未見此本，祇據山井鼎所引，時有不合。毛詩經注本二十卷，注疏本七十卷，此四十卷爲單疏本，宋紹興九年翻刻淳化本。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高七寸四分，廣五寸。首行「毛詩正義卷一」，次行「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後有初刻、重刻官銜。原書藏日本東京竹添井井居士家，從之影寫，因付梓人以傳。補阮本校勘記甚多。又阮本記，單行本與南昌本又不同，南昌本多漏落，非刪也。疏中音釋均雙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風」、「變風」、「正小雅」、「變小雅」、「正大雅」、「變大雅」，均注於題下，十行本已去之。餘佳處不悉擧。中土單疏，止有儀禮、爾雅及穀梁半部。今搜得周易、尚書兩

種，左傳、禮記不完者兩種。此書亦缺前七卷，然得三十三卷，與儀禮缺五卷相等，非左傳、禮記比矣。歲在著雍敦牂中秋節，吳興劉承幹跋。

三、東方文化叢書影印本出版説明

國寶　宋槧本毛詩正義　乾帙　九冊　卷八至廿四

內藤湖南博士遺愛　內藤乾吉氏藏

原本存卷第八至卷第四十共三十三卷，裝釘爲十七冊。首七卷佚。卷第四十末尾有淳化三年校勘題記及紹興九年紹興府雕造刊記。半板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六字。世稱單疏本，先標經、注起止，空一格，即書正義，猶是唐代以來古式。原書缺卷第十第二十一葉，卷第十五末第三十二葉以下，當缺兩葉。卷第三十二第三十五葉，卷第三十七第四、第五兩葉。每卷首尾有「金澤文庫」、「香山常住」墨印及「井々居士珍賞子孫永保」等印記。是湖南博士鈐「天壤間孤本」、「寶詩簃」印，又作恭仁山莊四寶詩曰「白首名場甘伏雌，保殘守缺慕經師，收來天壤間孤本，宋槧珍篇單疏詩」，愛玩不已之珍籍。

坤帙八冊即將出版

國寶宋槧本毛詩正義　坤帙　卷第廿五至卷第四十　八冊

內藤湖南博士遺愛　內藤乾吉氏藏

本帙所收卷第三十二第三十五葉，卷三十七第四、五葉，原書均缺，補以白紙。今爲影印，亦倣之。

四、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

據一九九三年汲古書院出版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所收翻譯編錄。原文最初發表於斯道文庫論集第十八輯，一九八二年。

毛詩正義　四十卷　唐孔穎達等奉勑撰　宋紹興九年（一一三九）刊（紹興府）

（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藏）　缺首七卷　十七冊。「國寶」（編者按：此謂日本官方指定的一級文物）。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著錄。卷首題「毛詩正義卷第八／（低二格）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低二格）勑撰定／（低三格）鄭譜變風」，次低四格列各卷篇目，次乃正文。每卷尾題下或其後，刻字數曰「計幾字」。卷末列校勘、經進官員銜名如左：

（編者按：今從略。）

次題「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刊記一行，次列校對、管幹雕造官銜名如左：

（編者按：今從略。）

左右雙邊（二三·三×一六釐米），有界十五行，一行二十五字，偶或有二十六乃至三十字左右不等。標經注起止，空一至二格記疏文。版心白口，單黑魚尾，題「詩幾（葉次）」。下象鼻題刻工名，但已多破損。宋諱玄、弦、絃、敬、警、竟、境、弘、殷、匡、筐、胤、炅、恒、貞、徵、樹、姞、桓、垣、完、覯諸字，大都闕末筆，孝宗諱「慎」字以下皆不闕筆。刻工名可辨識者有：毛諒、毛諫、王永、王、余集、集、余永、余俊、余、宋求、宋、阮于、于、徐政、徐高、徐茂、徐杲、孫勉、孫免、孫、時明、時、張清、張謹、謹、婁錦、錦、婁、章楷、章、陳哲、哲、陳迎、陳明仲、陳錫、黄中、駱昇、昇、駱寶、顧淵、江、通、山。缺卷十第二十一葉，卷十五第三十二、第三十三葉，卷三十二第三十五葉，卷三十七第四、第五葉。鈐「金澤文庫」、「香山常住」兩墨印及「井々居士／珍賞子／孫永保」、「炳卿珍藏舊槧古鈔之記」、「天壤間孤本」、「宋本」、「寶詩／簃」（白文）等朱印。

卷末所列北宋監本校勘官銜名與玉海所載吻合，可見本版爲紹興九年紹興府覆刻或仿刻北宋監本者，即南宋初年重刊五經正義單疏本中最早之一種。刻工名亦可旁證此本確是紹興九年刻本。本版刻工所刻其他宋版有：紹興十年臨安府

刊西漢文類（余集、陳錫）、紹興十九年刊徐高文集（毛諒）、紹興中明州刊文選（毛諒、毛諫、張清、張謹、陳迎、駱昇）、紹興初刊資治通鑑目錄（王永、徐政、張清、張謹）、紹興初刊史記集解之南宋前期補版（毛諒、毛諫、阮于、宋求、徐政、徐高、徐茂、徐杲、孫勉、章揩、陳哲、陳迎、顧淵）、紹興中刊外臺秘要方（阮于、時明、徐杲、徐政、徐高、章揩）、紹興中刊通典（阮宇、時明、徐杲）、紹興中刊通典之補版（徐高、張謹）、紹興中刊白氏六帖事類集（毛諒、徐高）、紹興中刊劉賓客文集（駱昇）、紹興中刊思溪版藏經（徐杲、徐高、陳哲）、紹興乾道間越刊周禮疏（余永、徐茂、陳錫）、紹興乾道間越刊周易注疏（徐茂、陳錫）、紹興乾道間越刊尚書正義（余永、徐茂、陳錫）、孝宗朝刊周官講義（王永）、孝宗朝刊論衡（王永、張謹）、孝宗朝刊類篇（張清）、孝宗朝刊國語（駱昇）、孝宗朝刊廣韻（毛諒、余永、阮于、吳亮、徐茂、徐杲、孫勉、陳錫、陳明仲）、孝宗朝兩淮江東轉運司刊漢書（毛諒、王永、徐杲、徐高）、孝宗朝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後漢書（王永）、孝宗朝刊周易正義之補版（徐高）、孝宗朝刊「眉山七史」之補版（徐高、陳錫）、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春秋經傳集解（余俊）。

字風樸直，存北宋遺韻，鐫搨古雅，天壤間僅存孤本，實爲宋槧諸本中之至寶。曾在金澤文庫，後藏在山口縣香山寺中。香山寺乃創建足利學校之上杉憲實物故之地，則恐是上杉憲實自金澤文庫携出至此者。近代由香山寺流出，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云「是書古澤介堂氏從周防（編者案：此即山口縣舊名）古刹所獲，後歸於井上伯爵，有故遂爲吾師（編者案：此指竹添井井）有」，又由竹添井井轉歸内藤湖南。内藤不勝欣喜，作恭仁山莊四寶詩云「白首名場甘伏雌，保殘守闕慕經師，收來天壤間孤本，宋槧珍篇單疏詩」，又刻「寶詩簃」印，鈐於此本。内藤身後，此本連其餘多種古鈔舊刊同歸武田氏杏雨書屋，至於今日。有一九三六年東方文化學院玻璃版影印本。

影印南宋刊單疏本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卷第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定

鄭譜豳風

目次

（前闕）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七

變小雅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毛詩正義卷第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勅撰定

鄭譜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　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己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　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鄶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　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爲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獘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大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幷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傅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

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幷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幷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幷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鄭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

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父謂至其宜
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
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
二敎焉一曰以祀禮敎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敎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敎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敎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敎中則民不暴
八曰以誓敎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敎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
敎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
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敎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敎之恭
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敎之謙讓則民不爭鬭
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敎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
樂敎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辯
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敎之安存則民不愉惰刑
謂刑罰敎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勑敎之相憂則民不懈怠
度謂宮室車服之制敎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

事敎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
皆謹愼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
立功効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敎民之大者
故舉以言焉此與淇奧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
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
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至粲兮
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
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獘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
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言武
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
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
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子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
能改授之也　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獘我願爲君改
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
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　傳緇

黑至之位　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
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
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
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
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
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
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
德稱其服宜衣此衣獘則更願王爲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
爲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　箋緇衣至弁
服　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
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
之職使爲己出政敎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
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
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
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敎事在君
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
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
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　傳適之至采祿　正義曰釋詁
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粲餐釋言
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
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
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　箋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
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
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
言還授子粲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
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

設飧以授之傳言受采禄者以采禄解粲粲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禄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箋造爲 正義曰釋言文 傳蓆大 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至大亂焉 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也 箋莊公至驕慢 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吕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至可畏 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故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 傳里居至木名 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illegible]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 箋祭仲至除之 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吕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吕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吕矣而公子吕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 箋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 傳園所至之木 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箋甲鎧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至且仁 正義曰此皆悅叔之

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内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傳叔大至里塗　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内之塗道也　箋洵信至又仁　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傳冬獵曰狩　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箋郊外至乘馬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也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　箋武有武節　正義曰

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武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　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至傷女　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驟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襢去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鄭唯以狃爲復餘同　傳叔之從公田　正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　傳驂之至中節　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

此二句皆説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揔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　傳藪澤至具俱　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澤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説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即皆俱之義故爲俱也　傳襢裼至搏之　正義曰襢裼肉袒釋訓文李巡曰襢裼脱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傳狃習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事復

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叔于至送忌　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黄馬在内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罄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從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箋兩服至次序　正義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内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　傳揚揚光　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　傳騁馬至曰送　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説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

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至弓忌　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馬其内兩服
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
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
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掤者叔釋掤以覆矢矣掤者叔執
弢以弢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　鄭唯如手如
人手相助爲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　傳驪白雜毛
曰鴇　正義曰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驄　傳慢遲罕
希　正義曰以惰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釋詁云希罕也
是罕爲希也　傳掤所至弢弓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
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
說犢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且下
句言弢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掤所以覆矢弢者盛弓
之器弢弓謂弛弓而納之弢中故云弢弓弢弓謂藏之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
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値有
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
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
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
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
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
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
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翱翔所由作詩之意
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　箋好利至侵衛　正義曰春秋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
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
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
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
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
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
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
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至翱翔　正義曰言高克
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
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
飾河水之上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
召故刺之　傳清邑至介甲　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
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於境明在鄭衛境上
言翱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
亦揔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
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
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
已之義與下麃麃爲武貌陶陶爲驅馳之貌互相見也　傳重
英矛有英飾　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
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
累故謂之重英也　箋二矛至畫飾　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
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
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兵用長此禦狄於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
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
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
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
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傳重喬累荷　正義曰釋詁云喬
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
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
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箋喬矛至
毛羽　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

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題者表
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
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
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
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鷩毛矟也　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　毛以爲高克閒暇無爲逍遥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
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
刺之　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
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左旋至容好　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摠謂一軍之事左旋以
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將在軍中以
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遥也必左旋者少儀
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
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　箋左人至在左　正義
曰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
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
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
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
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
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
侯卽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
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
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
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
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
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耤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
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
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
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
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正義曰作
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
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
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
君也　箋言猶至刺之　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
爲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
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
言自也　羔裘至不渝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
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
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
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　傳如濡至侯君　正義曰如似濡濕故
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
澤也無如字　箋緇衣至畏之　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
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
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
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
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
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
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　傳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　箋舍猶
至之等　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
釋訓文　羔裘至司直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
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
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　傳豹飾至孔甚　正義曰唐風云
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
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至彥兮　正義曰言古
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
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
此人　箋三德至衆意　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
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

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
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
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
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
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
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
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敎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
乃德之大者敎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
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　傳彥士之美稱
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遵大
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至故也　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
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
之衣袪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
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
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傳遵循至袪袂

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
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
文摻字參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喿此遥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
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
裘傳云袪袂末則袪袂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
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　傳寁速
正義曰釋語文舍人曰寁意之速　傳魗棄　正義曰魗與醜古
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
云魗亦惡意小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　正義曰
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悅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
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
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
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
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
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　箋德謂至德者　正義曰

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
君子之揔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
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
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至與鴈　正義曰言古之賢
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
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
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
翺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
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　箋此夫
至留色　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
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之朝廷
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
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
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
也　箋明星至色時　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

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　箋弋繳至燕具
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
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
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
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至靜好　正義曰
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
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
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
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
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　傳宜肴　正義曰
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　箋言我至共肴　正義曰言我釋
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
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
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
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

大夫禮皆無用梟鴈之文此得用梟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　傳君子至安好　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縣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縣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至報之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荅之正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
傳雜佩至之類　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下傳亦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閒　箋贈送至之歡　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但辭不言來容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　傳問遺　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　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既摠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

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
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
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
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
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
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
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
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
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
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
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
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
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
非善之也　箋忽鄭至立突　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
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
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
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
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祭
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至且都　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
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
舜木之華然其將翱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
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
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　傳親迎至
木槿　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
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
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
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
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傳都閑　正義曰都
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
以都爲閑也　箋女始至代壻　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

壻卽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　傳將將鳴玉而後行
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翱將翔之時已言
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山有扶蘇二章章
四句至美人　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
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
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至狂且　毛以爲山
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
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
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
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
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
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
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
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
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
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　傳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
下章山有橋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
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
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
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
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
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　箋興者至其所　正義曰箋以扶
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
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
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者於下位　傳子都至且辭　正義
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
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
爲義故云且辭　箋人之至意同　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
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
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

往覿美乃往覿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至狡童　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覿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　傳松木至紅草　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蘢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橋游爲義　箋游龍至其所　正義曰此草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而龍云游明取橋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矣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　傳子充至昭公　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　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美良矣

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壯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至和女　毛以爲落葉謂之蘀有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汝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　傳蘀槁至後和　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　傳叔伯至臣和　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　箋叔伯至之稱　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故弱者謂强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箋權臣至仲專　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至餐兮　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

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
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
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己憂之
甚也　傳昭公至之志　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
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
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褰裳二
章章五句至正己　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
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曰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
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
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
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
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
之狂所以經序倒也　箋狂童至正之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
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
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
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
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
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
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
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
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至也且　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
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
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
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
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
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　傳惠愛溱水名　正義
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
箋子者至告難　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己則意欲告者將
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
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
斥君何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鄭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
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
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
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
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
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
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
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
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
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亦以告
難之疾意耳　箋言他至荆楚　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
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
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
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
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
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
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
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
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
篡故思大國正己耳　傳狂行童昏所化　正義曰此狂童斥突
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穉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
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
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
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
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箋他士至上士　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
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
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旣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
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
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
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
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　正義曰陽倡陰和男
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
之辭上二章悔己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己皆是男行女
不隨之事也　箋昏姻至之禮　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
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
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
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
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
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
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

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
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至送兮　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
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
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
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
得爲耦由此故悔也　傳丰豐至門外　正義曰丰者面色丰
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
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至將兮
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
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
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同　傳昌盛壯貌　正義曰此傳不
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
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
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
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

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
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
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　箋堂當至邊者
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
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
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
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
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衣錦至與行　正義曰此女失
其妃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
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
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
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　傳衣錦至
之服　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
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
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

裳連俱用錦皆有褧衣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
箋褧禪至纁袡　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是
褧衣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
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
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
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
紂衣纁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
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
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
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　傳叔伯迎己者　正義
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
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
言志又易者以不得妃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至奔者　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
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私自對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各自爲刺也　東門至甚遠　毛以爲東門之墠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墠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興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　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墠墠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墠茹藘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興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　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　箋城東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興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己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　傳邇近至則遠　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遠近　東門至我即　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　鄭以爲女呼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　傳栗行至踐淺　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至不夷　正義曰言風而且雨寒涼凄凄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　傳風且至喈

喈然　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　傳胡何夷説　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悦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　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　箋鄭國至道藝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産毁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稱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毁學宮也　青青至嗣音　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己也　傳青衿青領　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黄黄謂裘色黄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　傳嗣習至舞之　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　箋嗣續至忘己　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絶　傳佩佩玉至組綬　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玟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　傳不來者言不一來　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己耳　挑兮至月兮　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　傳挑達至見闕　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　箋君子至之甚　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者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至迋女　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

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
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
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
二句别義具箋　箋激揚至臣下　正義曰箋言激揚之
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
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
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
解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　正義曰作出其東
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
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
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胄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
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
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
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
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　箋公子至各一
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
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
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
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
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
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
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
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
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
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捨之六月傅瑕殺
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
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出其至我員　毛以爲鄭國
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
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

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
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
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
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　鄭以
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絶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
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
有女被棄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
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
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
亦絶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
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　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
得存乎相救急　傳縞衣至相樂　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
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繒是薄繒不染故
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
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别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
故爲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
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
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
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　箋縞衣至綦文
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
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
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
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
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
己既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絶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
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
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艾文非全用蒼艾色爲巾也　出其至與娛
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
著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

不可救恤唯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
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
願其相樂　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
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
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
著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
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　傳闉曲至喪服
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
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闉是
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
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
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
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
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
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
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
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
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箋闍讀至無常
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
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
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
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野有
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　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
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
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
妃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
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
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
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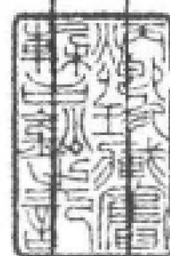
無所當也　野有至願兮　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
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以興民所
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
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
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
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　鄭以
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　傳野四至盛多　正義曰釋地
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
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
箋零落至夫家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
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
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
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婚月故引
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溱洧
二章章十二句　溱與洧至勺藥　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
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
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
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
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
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
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
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
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　傳蕳蘭　正義曰陸機疏云
蕳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
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
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魚　傳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洵信至
則往　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荅女也且往觀乎
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
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　傳勺藥香草　正義曰陸機疏

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箋伊因

正義曰因觀寛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毛詩正義卷第八

計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七字



毛詩正義卷第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齊譜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
飮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
始居者略季萴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
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
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
爽鳩氏當少皡之世少皡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
鳩是其官耳非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
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
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甞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
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
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立爲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
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
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
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
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
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
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
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
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
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則
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
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
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
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
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
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
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上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
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
自遠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
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
夏禹之舊制　正義曰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禹貢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
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
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
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
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
里爲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
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疆
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
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
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
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
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
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

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鎭服其彌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
禮法相變周復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
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
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
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
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
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
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
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
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
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正義曰案大司徒職制諸侯之
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
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　在禹
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
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
濰水出今琅耶其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州在海
岱之閒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閒一都會
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衞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
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
爕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
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
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
注云伋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
變風始作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
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
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

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　徐廣以爲周夷王烹
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
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
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
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
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
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
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
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
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
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
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
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
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
詩也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
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
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閒有八世皆無
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
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
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閒八世未審此
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
若其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
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
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顚倒之詠各
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晳若此復何所
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慤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晨
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六同所
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
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

未明雞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
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
正義曰作雞鳴詩者言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
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
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
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
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
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云
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
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
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
相成言之車舝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
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至之聲
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
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

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己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
起之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
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
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
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　傳雞鳴至君作　正義曰
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
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
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
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
滿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幷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
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　箋夫人至禮敬
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
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
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
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

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
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幷言之此經不重述朝
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
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至之
光　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
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己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
君可朝之節己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
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
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
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　傳東方至
聽朝　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
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
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幷言此
二句也士婚禮注纚縚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
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婚禮皆

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
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
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
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
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
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
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
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
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
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
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
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
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
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
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

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旣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旣盈矣謂朝巳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旣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至子憎　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子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於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傳古之至其敬　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踈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踈遠也　箋蟲飛至無已　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　傳會會至夫人　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音扶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　箋庶衆　正義曰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　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旣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至儇兮　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値我於峱山之閒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從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傳還便至山名　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閒則是山之南山之側故知峱山名　箋子也至相遭　正義曰以報荅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　傳從逐至儇利　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馳逐　傳狼獸名臧善　正義曰釋獸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至乎而　毛以爲士親迎夫旣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爲揔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傳俟待至象瑱　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

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
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
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
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
爲瑱也　箋我嫁至而云　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
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
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
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是受女於堂道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
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
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
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任待之也下婚禮婦
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
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
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
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紞魯語敬姜
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
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
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
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
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
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
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
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
天子之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
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紞者舉天色尊者言之
耳義或當然　傳瓊華至之服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
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
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珉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

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
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
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
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
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
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
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
實三者皆美石也　箋尚猶至似瓊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
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以瓊華是就紞
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
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
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既言人
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
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
尊卑蓋三章揔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
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揔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
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
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
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
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
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
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
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
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
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
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可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
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
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爲紞
瓊華爲瑱也　傳青青玉　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
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

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箋瓊英猶瓊華　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月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至即兮　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

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　鄭以為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己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令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己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從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　傳日出至之貌　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子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　箋東方至不明　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為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

融其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　傳履禮　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傳月盛至門內　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於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傳發行　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　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摠辭此則必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

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　箋號令至刻者　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至召之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令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　傳上曰衣下曰裳　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衣為衣令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　箋挈壺至始入　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

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比則
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未當起也別
色始入玉藻文　箋羣臣至早興　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
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
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傳晞明之始升　正義曰晞是日之
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
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
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
爲一事也　折柳至則莫　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
之圃則柳木柔脃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
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
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
刺之　傳柳柔至於朝　正義曰言柳柔脃之木者欲取無
益於禁故以柔脃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
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

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
其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爲
樊柳是柔脃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
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
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
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
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
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水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
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
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
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
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
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
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
閒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

夏之閒有長短者案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
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
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
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
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閒加
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
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成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
氣每於一氣之閒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
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
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
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
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婚禮目錄云日入三
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
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
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

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
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
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
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
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
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
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
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
則無也　傳辰時夙早莫晚　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
爲時也夙早釋詁文莫暮與早對故爲晚　南山四章章六句至
去之　正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爲鳥獸之行鳥
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
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

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
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
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
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
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　箋襄公至去之　正義曰以獘笱猗
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
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
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
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搚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
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
通者以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
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
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曰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
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
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搚其脅
公死於車搚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搚殺者說文云搚
捉也何休云幹脅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脅而折拉然為聲此
拉言殺狀故言搚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
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
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又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
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
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
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
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於齊耳其實先在於
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
已反魯矣服虔云蓋免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
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
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
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
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
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
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
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
若然案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
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下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
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
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
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
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
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至懷止　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
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
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
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
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
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
鄭以為狐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
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
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
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
會襄公也　傳南山至之匹　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
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
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
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
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
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為喻異於鄭也對文
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

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
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與此同也　箋雄狐至如狐
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别以爲喻又
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
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故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
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
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
傳蕩平至文姜　正義曰以其説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
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
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　傳懷思　正義曰釋詁
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箋懷來至其來　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
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之來
也　葛屨至從止　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
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
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
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
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
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
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淫泆之行　傳葛屨至尊者
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
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
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　箋葛屨
至之道　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緌必屬之於冠
故冠緌共爲一物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見五爲奇故欲雙之
使耦也奇數多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
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
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
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
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
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
夫人有傅姆也士婚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
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
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内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
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
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
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
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
道又襄公止淫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儔
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
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
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　箋此言至之行　正義曰止
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
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
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
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蓺麻
至鞠止　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横縱獵其田畝種之然
後得麻以興取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
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
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爲盈
爲異餘同　傳蓺樹至得麻　正義曰此云蓺麻后稷生民
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種之别名故云
蓺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横
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
耜而耕不宜縱横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
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
箋取妻至謂告　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
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
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傳鞫窮　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　箋鞫盈至魯桓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至極止　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　傳極至　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極辭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　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政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云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至忉忉　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

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　傳甫田至能獲　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　傳忉忉憂勞　正義曰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婉兮至弁兮　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孌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　傳婉孌至弁冠　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　正義曰作盧鈴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　箋畢噣弋繳射　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噣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噣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至且仁

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爲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　傳盧田至令令然　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首疾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音見羽旄之美舉首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箋鬈讀至勇壯　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序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傳鋂一環貫二　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又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　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　正義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爲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爲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衞有外內列周衞

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襄公詩也　敝笱至如雲　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壻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　鄭以爲敝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敝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　傳鰥魚　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食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箋鰥魚至婉順　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揔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鰥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箋以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敝敗爲喻且魴鰥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

傳如雲言盛　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其多強盛而難
制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
桓公不能制禁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
爲君言寵妹則非也　箋其從至爲惡　正義曰姪娣之外更
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
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爲
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箋鱮似魴而弱鱗　正義曰陸機疏
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
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鴞或
謂之胡鱅　箋如雨至使止　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
使今定本云所使止於義是也　傳唯唯出入不制　正義曰
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令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
相隨之貌耳傳以獘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
云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　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
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
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
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
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
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
須言齊以辨嫌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
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驅車而
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
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
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
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
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　箋故猶端　正義曰諸言故者
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
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云叩其兩
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摽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
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至發夕　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
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車蔽又有朱色之革
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
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
刺之　傳薄薄至羽飾　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
驅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
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
席也車之蔽曰茀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
曰革鞹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
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
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
以革爲車飾曰鞎笰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
笰以韋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
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
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
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笰竹
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
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
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
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
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
書也　傳發夕至至旦　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
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
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　箋襄公至之色
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
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
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
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
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

恥之色　四驪至豈弟　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瀰瀰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慚色故刺之　鄭唯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　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　箋此豈至明也　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闓易稱闓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箋汶水至所會　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箋不言之

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　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至臧兮　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其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

傳猗嗟至長貌　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猗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頎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　箋昌佼好貌　正義曰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傳抑美色揚廣揚　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顙貴廣闊故言揚廣揚　傳好目揚眉　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　傳蹌巧趨貌　正義曰曲禮云士蹌蹌今與趨連文故知蹌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兮　猗嗟至甥兮　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

傳目上至爲清　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　傳二尺至曰甥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

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頟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揔據齊國爲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正所至之子　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參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參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賔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旣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旣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旣然則賔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賔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參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賔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賔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旣美其身有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至亂兮　毛以爲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孌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閒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　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爲之兮餘同　傳選齊貫中　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爲中也　箋選者至貫習　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　傳四矢乘矢　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用之　箋禮射至之亂　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唯三耦其後兩番君

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毎射四矢皆復故總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内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毛詩正義卷第九

計二万二百五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魏譜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變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厎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禹都[illegible]北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域內[illegible]都[illegible]魏不居其墟也　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　周以封同姓焉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　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　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敎以義方　正義曰敎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之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　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侵之　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淩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　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illegible]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　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陿隘故其民機心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敎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陿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褊急德敎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首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末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　箋儉嗇至侵削　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

言其刺之意糾糾至服之　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
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
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
言襋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
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傳糾糾至履霜　正義曰糾糾
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
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
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
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
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
家靡獘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
之飾有絇繶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
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
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傳摻摻至
婦功　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故[illegible]
文云纖纖女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illegible]
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
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
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
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
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
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
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婚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
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
夕成矣士婚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
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臥息又駮異義云婚禮之暮枕席
相連是其當夕成婚也　箋言女至其事　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
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
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　傳要襋至之人　正義曰士喪禮
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
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
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襋也
要是裳襋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
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
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
至爲刺　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
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揥以爲
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
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　傳提提至爲飾　正義曰釋
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
審諦也士婚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
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
故就客位　箋魏俗至刺之　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
君也序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
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illegible]君
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汾沮洳三章
章六句至得禮　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
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至公路　正義曰由魏君儉
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
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
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
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　傳汾水至莫菜　正義曰汾是
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
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
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
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
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箋之子
至尺寸　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
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
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箋是子至是也　正義曰公路

與下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
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
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
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
爲公行言爲旄車之族明公行掌旄車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
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
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
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
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
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
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
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
禮也　傳萬人爲英　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
賢才絶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
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傳藚水蕮　正義曰
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illegible]拔之
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
陵人食之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儉嗇不用其
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
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至勿思　毛以
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
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
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
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
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
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
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　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
其實爲之殽不興爲異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
於君事驕逸又言彼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
問　箋魏君至由是　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
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
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斂不得薄也鄭
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
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
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者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
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
之殽明食桃爲殽即是儉嗇之事　傳曲合至曰謠　正義曰釋
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謌則
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
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揔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
子歌曰泰山其頹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
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
何爲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
歌謠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故以爲
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序言其思念
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
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
義亦通也　箋役乎至徵發　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
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
則爲大國所役猶司寇云役諸司空則爲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
發之　陟彼至無止　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
思念之言己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
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
夜寐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
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　傳無草木曰岵
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
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　傳旃之至尚義
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
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

章傳曰毋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
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即友也　箋上者至列時
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
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
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
句至居焉　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
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
至還兮　正義曰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
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
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
甚也　傳閑閑至之貌　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
於其間地陿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來之貌此
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
之貌　箋古者至之甚　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
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此同
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六遂上地有萊五
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
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
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
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陿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
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　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
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揔解之　伐檀三章
章九句至仕爾　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
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
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
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飡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
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至餐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
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
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
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
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
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
汝何爲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傳坎坎至且漣　正義曰
以下云濆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
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
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論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
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
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漣瀾
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
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
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
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清則
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爲喻襄
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
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　傳種之至獸名
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
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
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
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
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
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
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
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
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
故以廛爲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
準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

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貈子貆郭璞曰其雌者名貗今江東通呼貉爲㹶貗　箋是謂至曰貆　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左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傳萬萬至曰特　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箋十萬至之數　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秉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傳圓者爲囷鶉鳥　正義曰月令脩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鷯鶉其雄鶛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鷯郭璞曰鶉鵪之屬也　傳熟食曰飧　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饔飧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飧謂以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至大鼠　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至我所　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

傳貫事　正義曰釋詁文　箋碩大至是徙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鼱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免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傳苗嘉穀　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　誰之永號　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者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　箋之往永歌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序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

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
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正義曰以序云有堯
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
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
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
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
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
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
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
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衞與則
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
里也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
爲晉侯　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
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
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
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
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
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
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云順帝
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
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
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
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
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
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
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
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
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　昔堯之末
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
今　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又稱
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皐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
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
內殺禮以救艱危故其儉嗇風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　當周
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
唐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
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
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
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
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
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絹
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
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
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
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
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
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
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
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
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
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
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
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
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
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
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

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
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
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
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
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
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
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
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爲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爲亂階五
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
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本爲亂之由
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鴇羽杕
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三章章八
句至風焉　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大儉偪
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
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
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
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此
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
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
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
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
堯之風俗也　箋憂深至之類　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
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
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
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至
瞿瞿　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
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
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
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
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
甚大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
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大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
越於禮也　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
傳蟋蟀至除去　正義曰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
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
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
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此
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揔名爲堂禮運曰醴醆
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
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
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
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
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
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
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
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　箋我我
至耕事　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
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
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
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
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縣必
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
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
酒斯饗言饗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
傳已甚康樂職主　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
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
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

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
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
其憂言荒則憂也　箋君雖至政令　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
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
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
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
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
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處故
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
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
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傳荒大至禮
義　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
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
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　箋荒廢至禮義
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
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傳蹶蹶至於事
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箋庶人至無事
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
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
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　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
句是也此二句揔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
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
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
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
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己身其事小經責昭公
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
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
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
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
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幷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
四鄰言之　山有至是愉　毛以愉爲樂　鄭以愉爲取言他人將
取之餘同　傳樞荎　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
傳婁亦曳　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
爲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
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　傳愉樂　正義曰釋詁文　箋愉
讀至偷取　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
故易傳以愉爲偷偷言偷盜取之　傳栲山樗杻檍　正義曰皆釋
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
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樗與下田樗
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
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
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
白蓋樹令官　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
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
傳洒灑考擊　正義曰洒謂以水溼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
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
也　傳保安箋保居　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
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己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己之安以爲
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
保爲居　子有至永日　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
日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
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
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　傳君子至於側
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
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
文此言君子揔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

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揚之水三章上二章章六句下章四句至沃焉　正義曰作揚
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
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公國旣削小身
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
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
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彊國人
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
所以刺昭公也　箋封沃至之邑　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
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
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
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惠
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
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旣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
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
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至不樂　正義曰言
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
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
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旣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
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
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
惟欲歸于沃唯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旣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
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
昭公不知故刺之　傳襮領至曲沃　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
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
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
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
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
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
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
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
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
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
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
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
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
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
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
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
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
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
箋繡當至桓叔　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
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
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
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
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
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
此綃上刺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
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
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
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
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
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
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之
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
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
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

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傳鵠曲沃邑　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　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至條且　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己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　傳椒聊椒　正義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機疏云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箋椒之性至以盛　正義曰言性芬香者以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之房裹實者也釋木云椒檓醜莍李巡曰檓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莍萸子聚生成房皃椒之房裹名爲捄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捄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捄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裹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　傳朋比　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也　箋之子至朋黨　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爲大故以碩爲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

者言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孼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傳條長　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　傳篤厚　正義曰釋詁文　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　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illegible]昏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至良人　毛以爲綢繆猶纏緜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緜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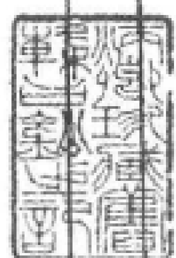
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或婚之
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
取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
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爟云季春
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
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襄十二
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
同也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
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
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
有異也　傳良人美室　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
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
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爲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
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
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　箋今夕至其時

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
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
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
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傳子
兮者嗟茲也　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
人則此句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
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柰此良人何　箋子兮至人何
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
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
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傳三女至二妾
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
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
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
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
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弃爾　正義

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
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至
佽焉　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
不相比次以與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
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
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
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
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
之等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
何不推佽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
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　傳杕特至相比　正義曰
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
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
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
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illegible]
之貌箋於此[illegible]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illegible]
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箋以
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
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
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
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
箋君所至政令　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
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
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　傳佽助　正義曰佽古次字
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　傳睘睘至同祖
正義曰睘睘踽踽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
上云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

計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唐變風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譜變風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　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爲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至之故　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illegible]文爲裘豹皮爲袪裘袪異皮本文不同以興[illegible]欲在上憂[illegible]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己與在位故舊恩好　傳袪袂至之貌　正義曰王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袪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爲袂故以爲袪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箋羔裘至困苦　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興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卽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　箋此民至之人　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箋我不至遺風　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illegible]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至是詩　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　箋大亂至子侯　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

世則亂後始作伹亂從昭起定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至有所　正義曰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鴇鳥之羽飛而集
於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鴇之性不樹
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
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
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蓺黍稷既
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
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
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傳肅肅至樹止
正義曰苞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
人呼物叢緻者爲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栩
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
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
内多言杼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
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　傳盬不至怙恃　[illegible]義曰
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illegible]亦爲
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
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
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
皆作致蓺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
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　箋蓺樹至怙乎
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
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
歸而不能也　傳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
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　正義
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
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
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
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
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

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　箋天子至來者　正義曰不言請
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
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
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
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
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
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
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
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
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嘗來賜命之
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
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藏
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
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
何使　豈曰至吉兮　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
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
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
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
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
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　傳侯伯至七章
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
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
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
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
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
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
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
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
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

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
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傳諸侯至爲君 正義曰此解
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
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
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
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
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
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
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
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
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傳天子至爲節 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
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
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
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
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
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
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 箋變七至愈乎不
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
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
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愈猶勝也言已昔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
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
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
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
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
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
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

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
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
也 傳燠煖也 正義曰釋言文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
焉 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
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
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
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至食之
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
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
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
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今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
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
來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忠心誠實好之
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 箋道左至杜
然 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鄉西
鄉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
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
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
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傳噬逮 正義曰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訓此逮爲至也 箋肯可適之 正義曰肯可釋言文
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 傳周曲 正義曰言道周遶之
故爲曲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至喪矣 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
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
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
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大
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
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
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至獨處 正義曰此二句互

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
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蘞
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
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
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　傳葛生
至他家　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
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
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　角枕至獨
旦　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
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
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
乎獨自取絜明耳　傳齊則至藏之　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
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
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
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
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
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
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
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
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　箋夫雖至行
事　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
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
人攝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
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
增思是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　正義曰以獻公好聽
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
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至得焉　毛以爲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
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
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

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
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
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
之者誠亦無得苟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
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偽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
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
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
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偽言　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
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
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
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
苟爲且餘同　傳苓大至無徵　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
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
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
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
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荅張
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傳苦苦菜
正義曰此荼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
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
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
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
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
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堯時有伯翳
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
鳥獸賜姓曰嬴　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
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
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
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與

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大費大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皋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　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　正義曰本紀又云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　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絶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雒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雒之嗣則從中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襃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　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
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竟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竟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

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幷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幷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覬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黄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録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録故稱夏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　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爲句者以駟驖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即知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爲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脩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　有車至之令　正義曰此美秦仲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　傳鄰鄰至的顙　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傳寺人內小臣　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

經云獻左右正與内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内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内小臣别官矣此云寺人内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内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内小臣之官也内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别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内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内小臣巷伯即是内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内小臣而知寺人非内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槩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内小臣與寺人皆别明傳意不以寺人爲内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即是内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内事相近明矣巷者宫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宫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内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内小臣之官也　箋欲見至此臣　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擧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

主内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内異職諸侯兼官外内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至其耋　正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閑暇無爲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禄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　傳陂者至曰隰　正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下者謂下隰之地隰溼也　箋既見至安樂　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

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　傳耋老也八十曰耋　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己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　箋今者至寵禄　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謂仕焉逝訓爲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禄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禄之後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至樂焉　正義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内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内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箋始命至附庸　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驖至于狩　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驖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　傳驖驪阜大　正義曰檀

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爲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驖故
爲驪也説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　箋四馬至之良
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内
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賔覿緫乘馬注云緫
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
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
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　傳能以至曰狩　正義曰媚
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
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
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
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
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
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
爲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天文
奉時至則獲　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
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
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
傳時是至羣獸　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
爲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
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凉以救時之苦也獸
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箋奉是至其所　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
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
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
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
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傳拔矢末　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
以鏃爲首故拔爲末　箋左之至善射　正義曰王制云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

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
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
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
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
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
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
射也
遊于至歇驕　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
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
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
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嘗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
也　傳閑習　正義曰釋詁文　箋公所至之馬　正義曰夏官
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
侯四種鄭以降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説獵事止應調習
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
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　傳輶輕至歇驕
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説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
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
名　箋輕車至所爲　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
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
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
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説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
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
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
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
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
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
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説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
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説謹案
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
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

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
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
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小戎三章
章十句至君子　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
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彊盛而襄公征伐不
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
旅之苦則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
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内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
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　箋矜夸大　正義曰僖九年公羊
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
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也　小戎至心曲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甲小之戎車既淺短其
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録此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
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
驅以止驂馬之内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
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
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
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温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
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
中委曲之事也　傳小戎至歷録　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
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
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
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俴淺釋言文收軫者
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蓋以爲此
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楘是
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録者謂所
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録然歷録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
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
嚮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
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
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
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
解五是五道束之楘則歷録之稱而謂之五楘者以一輈之上有
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録故謂之五楘也此言俴收下言暢
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
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槫其漆内而
中詘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内六尺四寸是爲
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槫者度兩漆之内相距之尺寸是
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説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
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
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
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
兵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
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
較也則大車之用内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
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内故以深淺言之
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
邃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　傳游環至續靷
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
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
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
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
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横側車前所以陰映
此軓故云揜軓也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
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
別爲二靷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
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
衛獻公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是一
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説己之御
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是横軌之前別

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
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
訓鋈為白金也金銀銅鐵揔名為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
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
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
側車前所以蔭笭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
也續續靷端也　箋游環至之環　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為驂馬
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輈在軓前
橫木畋軓故知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
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傳文茵至曰馵　正義曰茵者車
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
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為長故為長轂言長
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
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馬
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

馬膝上皆白為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意亦同也
箋言我至五德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
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
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有五
德也彼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
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
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之常故舉
五常之德言之耳　傳西戎板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
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
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
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至念之　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
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
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騮馬是其中謂
為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

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
轡之末鋈金以為觼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
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
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傳黃馬黑喙曰騧　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
為黃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
箋赤身至兩騑　正義曰爾雅有騮白駁騮馬白腹騵則騮是色
名說者皆以騮為赤色若身髯鬣俱赤則為騂馬故為赤身黑鬣
今人猶謂此為騮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
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
乃成駟也　傳龍盾至內轡　正義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明
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
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言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
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
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

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
白金為觼也　俴駟至德音　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
有俴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為其錞矣
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
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
韔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
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
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
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
傳俴駟至文貌　正義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
為四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
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厹矛三隅矛刃有
三角蓋相傳為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
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
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

訓爲鏄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　箋俴淺至尨伐　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戎皆尨茸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尨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尨明尨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尨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　傳虎虎至縢約　正義曰下句云交韔二弓則虎韔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韔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胷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韣注云韣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韣也言閉紲者說文云紲繫也謂置弓韣裏以繩紲之因名韣爲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韣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韣矣是紲爲繫名也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故云緄繩縢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　箋鏤膺有刻金飾　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傳厭厭至有知　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　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至中央

毛以爲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

鄭以爲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彫傷至白露下凝戾爲霜則成而爲黃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

傳蒹薕至後興　正義曰蒹薕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

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簿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　箋蒹葭至則服　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

傳伊維至難至　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　箋伊當至言遠　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　傳逆流至以至　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流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爲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爲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爲求賢之事　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之　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傳晞乾　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傳湄水隒　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　傳坻小渚　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傳右出其右　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爲韻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　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爲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至也哉　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陳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

傳終南至不宜也　正義曰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槄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槄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槄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柟釋木文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聚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抒脃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　傳錦衣至之服　正義曰錦者雜綵爲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

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傳紀基至如堂　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屺　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傳黑與至之繡　正義曰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箋三良至從死　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至其身　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　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　傳交交至其所　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　箋黃鳥至本意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

傳子車氏奄息名　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傳乃特百夫之德　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傳惴惴懼　正義曰釋訓文

晨風三章章六句　鴥彼至實多　正義曰鴥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欝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欝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

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　傳鴥疾至北林　正義曰鴥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鸇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機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傳櫟木至虎豹　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傳棣唐至赤羅　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　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爲次所以倒也

豈曰至同仇　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爲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　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　傳袍襺至其死　正義曰袍襺釋言文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　箋此責至同欲　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爲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

傳戈長至仇匹　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

箋于於至攻戰　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

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
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
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
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
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云王事靡盬皆
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傳澤潤澤　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
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
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其
褻衣近汙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箋戟車戟常　正義曰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
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
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
遭此麗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
納文公爲晉君於時康公爲大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
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
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
詩述己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
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
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
麗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
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
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
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
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
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
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
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
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

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
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
念母也　傳母之昆弟曰舅　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
尊長之稱　箋渭水至之地　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
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
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傳瓊瑰至次玉　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
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
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已
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之至
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
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
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
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
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
薄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至權輿
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
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
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
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歎之
傳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屋具至勤勤然　正義曰屋具
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
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
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
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
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
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
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
大具　傳承繼也權輿始　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爲
繼權輿始釋詁文　箋四簋至稻粱　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

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詩正義卷第十一

計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陳譜變風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譜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譜變風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皡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皡又號虙戲故連言之虙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　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駮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祀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　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揔名故漢書唯言好巫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枌去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

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
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
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
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
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欵立
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
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
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
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
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
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
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
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
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
卒縱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
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
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
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
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
以此而知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至度焉　正義曰淫荒謂耽於
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
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翺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
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揔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
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
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
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
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至
望兮　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
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
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
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　傳子大至宛丘　正義曰
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
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
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
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
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
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
下取此傳爲說　箋子者至不爲　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
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
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
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
此子止斥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
皆爲也　傳洵信　正義曰釋詁文　坎其至鷺羽　毛以爲坎坎
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
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
游蕩無復節度故舉以刺公也　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
傳值持至爲翳　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
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
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機云
鷺水鳥也好而絜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春鉏遼東樂浪
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
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
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
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
也　傳盎謂之缶　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盆
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
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
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

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井星井星之形又似缶天子大
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
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値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
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
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傳
翿翳　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翿作纛音
義同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　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
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
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
序以棄業而後歌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
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
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
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
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
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
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
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
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婆娑於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
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
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傳枌白至所聚　正義曰釋木云
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是枌爲白榆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之
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　傳子仲至舞也　正義曰知子仲是陳
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
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
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
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
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　箋之子男子　正義曰序云男女
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
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至婆娑　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
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
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
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
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　傳穀善也原大夫氏　正義曰穀善釋
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
也　箋旦明至上處　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爲明也釋詁云于曰
於也故于得爲曰差擇釋詁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
明乃去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
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
也　穀旦至握椒　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
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
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
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荍之華然見我說汝則遺我
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　鄭唯以鬷爲捴
言於是男女捴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　傳逝往至邁行　正義
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
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　箋越於至合行　正義曰越
於釋詁文商頌稱鬷假無言爲捴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
捴謂男女捴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
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
傳荍芘芣椒芳香　正義曰荍芘芣釋草文舍人曰荍一名蚍衃
郭璞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
疏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
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　箋男女至所由　正義曰言相
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
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若是
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爲淫亂詩
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
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愨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
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今興國致理

也經三章皆誘之辭　箋誘進也掖扶持　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至樂飢　毛以爲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遊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　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瘵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　傳衡門至遊息　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横假借字也然則衡横義同故知衡門横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横木爲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　傳泌泉至忘飢　正義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别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　箋飢者至猶是　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瘵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爲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爲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瘵渴耳而云瘵飢者飢久則爲渴得水則亦小瘵故言飢以爲韻　箋齊姜姓宋子姓　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祚四岳賜姓曰姜宋者契之苗裔契之後也契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　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爲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爲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至晤歌　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　傳池城池漚柔　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慌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烏禾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忍也　傳晤遇　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　箋晤猶至切化　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　漚紵　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脱但得其裏忍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漚菅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矣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　正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至煌煌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與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令

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音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爲異其義則同　傳牂牂至秋冬　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爲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箋楊葉至之月　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與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　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未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傳期而不至　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辯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　箋親迎至煌煌然　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　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旣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絶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傅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　箋不義至自立　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弑君也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免爲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弑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至然矣　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覯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旣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覯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惡旣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絶故又戒之云汝之　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　傳墓門至折之　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爲析義也　箋興者至之罪　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絶其祀故云陷於誅絶之罪　傳夫傅相　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傅言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　傳昔久　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　箋已猶至常然　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誰疑辭也　墓門至思予　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鴞鳥來集於其上而鳴

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　傳梅楳至萃集　正義曰梅楳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鴞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　傳訏告也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　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　防有至忉忉　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　傳防邑邛丘苕草　正義曰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知為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蝱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傳侜張誑　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　箋誰讒至宣公　正義曰言誰侜予美者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為所美之人　傳中中至綬草　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甎甋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機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　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至悄兮　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　傳皎月光　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　傳僚好至之姿　正義曰皎兮喻面色佼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　傳悄憂　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慍也故為憂

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　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　箋夏姬至御叔　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為至夏南　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兮靈公為人所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兮字　傳株林至徵舒　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

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
姬也御叔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御叔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楚殺御叔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御叔也實從夏南之母
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箋
匪非至之辭　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爲觝拒
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
之也孫毓以王爲長　駕我至于株　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
邑言君何爲駕我乘君之一乘之馬鄉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
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
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　傳大夫乘駒　正義曰皇皇者
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
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
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　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
女淫泆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
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
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
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
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
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
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
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
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
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是傷有美一人
之無禮寤寐無爲二句又在其下是爲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
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文承蒲荷之下則蒲荷
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
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
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
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
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
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
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既憂不
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
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至滂沱　毛以
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
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
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
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
知可如之何既不可柰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
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　鄭以爲彼澤之
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
莖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
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
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
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
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　傳陂澤鄣荷芙蕖　正義曰澤障謂
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
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
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
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
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
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
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
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
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
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
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　箋蒲

柔至姓生　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與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　箋傷思至見之　正義曰傷思釋詁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箋自目至曰泗　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傳蕑蘭　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爲執蘭則知此蕑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　箋蕑當至言信　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傳悁悁猶悒悒　正義曰俗本多無之　檜

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焉遷謬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　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

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　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苫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秃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鄔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史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爲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

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絶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識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　其國北鄰於虢　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虢也地里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皐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

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
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者以鄭滅虢檜而
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
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
虢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三章
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
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
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國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
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脩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
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
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
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
爾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
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
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
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之道爲之憂悼是以道去
君之事也以詩爲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　箋以道至
乃去　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
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
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
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
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
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
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
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
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
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
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
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

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
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
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
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
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
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
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
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
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至忉忉　正義曰
言檜君好絜衣服不脩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遙
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
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
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勞忉忉然而憂也逍遙遊燕之
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
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　箋諸侯至政治　正義曰
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
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
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
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
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
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
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
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
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
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
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
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
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
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
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

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遥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　箋爾女至忉忉然　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傳堂公堂　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爲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至是悼　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熠燿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　傳悼動　正義曰

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　素冠三章章三句　箋喪禮至能行　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鄉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素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至慱兮　毛以爲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慼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膄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　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　傳庶幸至瘠貌　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慼者其人必膄故以欒欒爲膄瘠之貌定本毛無膄字　箋喪禮至膄瘠　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

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
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
見練冠便是朞即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
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
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
素紕也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
冠也時人皆解情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感之
人形貌臞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傳
慱慱憂勞　正義曰釋訓文　庶見至歸兮　毛以爲作者言已
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
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　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
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
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
處　傳素冠故素衣　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
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　箋除成至
素裳　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
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
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
手摳衣謂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
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傳願見至同歸　正義
曰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
爲行如一亦與鄭異　箋聊猶至居處　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
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爲同歸彼人之家觀其
居處　庶見至一兮　毛以爲作者言已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
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慼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
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
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　傳子夏至所勉　正義曰傳以此
篇既終摠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
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
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
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
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
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箋聊與至其行　正義曰
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
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　正
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
其情意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
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至無知　正
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
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
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
於人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子之無配匹之意若
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　傳
萇楚銚弋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云銚弋
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
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
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
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箋銚弋至情慾　正義曰妄者
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
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
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慤則
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慤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
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
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
五六時也　傳夭少沃沃壯佼　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之少則
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　箋知匹至
之意　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
箋無家至之道　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
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

爲室家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　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悼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至怛兮　正義曰此時周道既滅風爲之變俗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　傳發發至之車　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爗爗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　傳怛傷至道滅　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　傳迴風至節度　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誰能至好音　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鬵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　傳溉滌至治民　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䰝謂之鬵

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　箋誰能至亨者　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　傳周道至懷歸　正義曰此詩爲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　箋誰將至政令　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　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　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　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　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　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　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効之其遺風

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　夾於魯衛之
閒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　正義曰魯在其東南
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
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
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閒作詩
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
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
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曹世家
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
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
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
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
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
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爲

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
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
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
公鳲鳩在其閒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三
章章四句至依焉　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
而迫脅於大國之閒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爲奢侈而任用
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
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
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
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
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
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
色美亦互以爲興也　蜉蝣至歸處　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
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
知己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

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脩絜君任小
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憂之言我心緒爲之憂矣此國若亡
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傳蜉蝣至明貌　正義曰釋蟲云
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閒曰
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郭璞曰似蛣蜣
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莫死豬好噉之陸機疏
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
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
渠蠖者誤也　箋興者至渠略　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
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羣臣
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
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傳采采
衆多　正義曰以卷耳芣苢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
亦爲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

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貌也　蜉蝣至歸說　正義曰蜉蝣之
蟲初掘地而出皆鮮閱以興昭公羣臣其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
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
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既任
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
君之身當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　傳掘閱至
鮮絜　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
而出形容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　箋掘地至
深衣　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
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
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皆
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已
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王藻說諸
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
無文也雜記云朝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問傳云

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十五升也彼是大祥之服也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而彼注以麻衣爲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麤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　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至赤芾　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止爲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祋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

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傳候人至候人　正義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爲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爲上士不宜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爲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朝歸則送之於竟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竟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祋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之物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說文云祋殳也不刺遠君子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爲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爲候人故以官言之　傳彼彼至乘軒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下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大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至其服　毛以爲維鵜鳥之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與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　鄭上二句別義

具箋 傳鶂洿至翼乎 正義曰鶂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鶂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機疏云鶂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鶂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 箋鶂在至其常 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傳媾厚 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爲厚也 薈兮至斯飢 正義曰薈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爲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即接勢爲喻天若無大雨則歲穀不孰婉兮而少孌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 傳薈蔚至升雲 正義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薈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 箋薈蔚之德教 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薈蔚雲興者是小雲之興也 傳婉少至弱者 正義曰以其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爲少貌孌爲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孌兮而下句云總角丱兮丱是幼稚故傳以婉孌並爲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陽婉兮思以爲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爲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特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 箋天無至困病 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爲喻是因不雨爲興故知此言歲穀不孰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今定本直云歲不孰無穀字

鳲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 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爲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駮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至結兮 正義曰言有鳲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爲巢而其子有七兮鳲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刺曹君用心不均也

傳鳲鳩至如一 正義曰鳲鳩秸鞠釋鳥文鳲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爲然無正文 箋淑善至如一 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 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正義曰如結者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謂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 鳲鳩至伊騏 毛以爲言鳲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 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之璂以玉爲之餘同 傳騏騏文弁皮弁 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 箋其帶至其服 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璂引此詩云其弁伊璂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

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用采如彼
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璂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
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
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
騏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
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
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止云
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
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璂
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禮
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
弁執兵衛王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說善人君
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傳忒疑
正義曰釋言文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　箋執義至侯伯　正義
傳言正長釋詁文非爲州牧不得爲四國之長故任爲侯伯也

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　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
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
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
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
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冽彼
至周京　正義曰冽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稂非
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
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寤寐之中覺而嘆息
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　鄭唯稂草
有異其文義則同　傳冽寒至而病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
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
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水下流是爾雅之沃泉
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故以苞爲本
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

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
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
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　箋興者至之屬　正義曰
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箋以苞稂若是童粱爲禾中
別物作者當言侵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
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
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箋愾嘆至明者　正義曰祭義說
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息之聲是愾爲嘆息之意也
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
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
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
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
芃芃至勞之　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是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
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
得台首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　也今無　伯致

國之方治故思之　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　傳郇伯至
述職　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爲
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甸自曹以外
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
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
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
事考績述職之事也　箋有王至之功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
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
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輒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
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
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今由無明
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
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
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
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

召公大公畢公爲之無邰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計二万三千五百三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二



毛詩正義卷第十三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豳譜變風　七月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追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閒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栒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邰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云邰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閒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爲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閒復脩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　正義曰詩緜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　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　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古公復脩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　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　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此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大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俊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緜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

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　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大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爲雅不得列爲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幷爲豳風故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也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之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

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大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爲大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避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幷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

建侯衞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衞是封衞侯康誥論封衞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衞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年十五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大王以此序己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爲二年作詩之時爲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冝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君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爲既得雷雨之後啓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即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在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爲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爲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
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
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
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
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
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
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
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
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
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
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
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
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
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
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
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
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
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
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
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大
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
之德言己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
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
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
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
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
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

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
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
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
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
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
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
艱難　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
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
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
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
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
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
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
也但古之語字重耳無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
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　箋周公至東都
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
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
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
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
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
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
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
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
待罪以須王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
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辟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
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
毛讀辟爲辟扶亦反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
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敎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
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

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御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爲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蘩記悲傷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

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己志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下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

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盛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其失時所以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須說其芟又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故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鄭注雖小有異大意則同　七月至至喜　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敎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敎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豳公憂念民事敎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　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　傳火大火至冬衣矣　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　箋大火至所在　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

夏六月黃昬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昬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昬火星中六月既昬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昬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昬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揔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傳一之至寒氣 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葽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發是風故知烈烈是氣故以觱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 箋褐毛至當績 正義曰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賤者所服也卒終釋詁文言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事絲蠶爲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巳見火流於時蠶事巳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 傳三之至大夫 正義曰于訓爲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藉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豳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爲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 箋喜讀至成之 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

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
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異鈌如
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壟畝草間
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
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
君欲授之以飱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
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至同歸
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
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稺
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又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
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
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
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
來歸於家　鄭唯下句異言始與豳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

傳倉庚至以桑　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
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
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　傳遲遲至
時歸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
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
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
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
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
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
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
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
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
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
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之始然則胎
殆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

則公子時亦適野故豳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豳君既脩其政
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箋春女至豳風　正義曰箋
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
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得
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
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即
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
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
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
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
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
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
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
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

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豳雅豳
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捴
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
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
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
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
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
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
疆是謂豳頌也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
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
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
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
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豳頌皆
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

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説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内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征伐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今一篇之内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至子裳

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繒則染爲玄則染爲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爲公子之裳也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　傳薍爲至爲曲　正義曰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蕄騅理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云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説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簿也植槌也簿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　箋將言至於此　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説爲裳故云自始至成也　傳斨方至黃桑　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此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

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　傳鵙伯至纁裳　正義曰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説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染法玄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辭其意由祭服尊故也　箋伯勞至者説　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

蜩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揔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

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貍云爲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至于公　正義曰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

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豜於公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　傳不榮至蘀落　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爲不實秀爲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葽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　箋夏小正至葽始　正義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葽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爲一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

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蔭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以否未能審之物之成孰莫先葽草故云物成自秀葽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　傳于貉至始裘　正義曰于訓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爲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須賜故也　箋于貉至女功　正義曰以經狐貍以下爲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

書衣貍製裘服虔云貍製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貍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　傳纘繼至私之　正義曰纘繼功事皆釋詁文豵入私豜入公則豜大豵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有獸故言獸也　箋其同至曰豵　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説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曰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絶有力麉箋意蓋以麉爲鹿麕有力者也　五月至室處　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有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墐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豳人又告妻子言己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爲此也　傳斯螽至訊之　正義曰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螒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　箋自七月至卒來　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傳穹窮至墐戶　正義曰窒塞釋言文以窒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鄉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蓽戶儒行注云蓽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箋曰爲至功止　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摠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至農夫　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薁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　傳鬱棣至豪眉　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禎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孰故言鬱薁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爲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　箋介助至豳雅　正義曰釋詁云介右也右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鬱下及棗摠助男功穫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爲正男功果實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　傳壺瓠至惡木　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葛又斷

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蕡
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
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
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
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羮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
常食也　九月至百穀　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
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
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
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
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
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
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以豳公又
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乆故豫脩廬舍
美農人趨時也　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　傳
春夏至爲場　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

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
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
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畽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
烝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
爲茹　傳後孰至曰穋　正義曰後孰者先種之先孰者後種之
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重後種先孰謂之穋
相傳爲然無正文也　箋納內至囷倉　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
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
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
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
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
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
更言禾字以摠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箋既同至
功畢　正義曰既納囷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
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

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　傳
綯絞　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綯繩之絞也　傳乘升　正義曰乘
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　箋亟急至公社　正
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
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
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
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
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
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
屋者見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
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
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
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
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故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

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至無疆　毛以爲豳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
冰沖沖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羔於神
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
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
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
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爲殺羊也乃升彼公堂序學
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豳公使
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
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
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殽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
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君萬壽無
疆餘同　傳冰盛至冰室　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
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
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
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沖沖非貌非聲

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荅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箋古者至敎備　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見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荅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爲此須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此已破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揔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illegible]出言之上章蠶績裳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illegible]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敎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

傳肅縮至羔羊　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滌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敎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

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　箋十月至羣臣　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有牲體謂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尚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於燕禮故用羊也　傳公堂至疆竟　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别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境作竟　箋於饗至豳頌　正義曰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俱教孝悌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爲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三

計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定

豳變風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　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作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毁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悦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絶之意以怡悦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悦也

箋未知至之意　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貽悦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爲悦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悦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悦王心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卑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至閔斯　毛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悦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意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毁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毁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毁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毁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絶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毁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絶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

傳鴟鴞至周室　正義曰鴟鴞鸋鴂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機疏云鴟鴞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窠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無能毁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毁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爲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

箋重言至由然　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音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

滕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如罪也以興爲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爲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悟自當喜悅與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辭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與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傳恩愛至成王　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鞠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爲稺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爲惜　箋鴟鴞至閔之　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爲興恩之言劬也以鴟鴞之意劬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劬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指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辭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天至侮予　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己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　鄭以爲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　傳迨及至桑根　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上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箋我至至絕奪　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至室家　毛以爲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撠挶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畜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　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

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　傳拮
据至之難　正義曰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七
月傳云薍爲萑此言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
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租
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瘏病釋詁文經言予
口卒瘏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
手予所捋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
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瘏言口病
明手亦病也且卒瘏謂盡病若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
俱病鴟鴞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　傳謂
我未有室家　正義曰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
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
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
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
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至嘵嘵　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
予尾消消而弊手口既病羽尾殺弊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
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
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風雨之所漂搖此
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嘵嘵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
成王幼弱而爲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嘵嘵然
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
鄭殺弊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
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
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嘵嘵喻告訴之意也
傳譙譙殺消消敝　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
之狀故知爲殺弊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　傳翹翹危嘵嘵
懼　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
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嘵嘵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
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嘵嘵而懼　東山四
章十二句至東山乎　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
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
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
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
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蠃等物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
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埽穹室以
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
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
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
之情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
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
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
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揔
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
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
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
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
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
箋成王至詳之　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
以啓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往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
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
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
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
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
謂叛時在二年非二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
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

奚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至車下　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慆慆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又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蜎蜎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本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

之事定本是也　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　箋此四至尨茾　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　傳公族至之喪　正義曰辟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罄于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而縊殺之曰罄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　箋我在至而悲　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宜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

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　傳枚微　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枚為細物也　箋勿猶至不陳　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鬭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　傳蜎蜎至烝窴　正義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窴釋言文彼作塵　箋蠋至塵同　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

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窴真也故轉窴真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窴塡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傳果贏至螢火　正義曰釋草云果贏之實括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踦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迹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曰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一名寀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

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有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　鸛鳴至三年　毛以爲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瓣甚苦既繫綴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爲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　傳垤螘至而喜　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然則螘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輂土爲冢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冢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溼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

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鶵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　箋此又至裂同　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爲塵訓之爲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倉庚至之何　毛以爲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縭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

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　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　箋倉庚至樂之　正義曰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　傳黃白至曰駁　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騂色名白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駁非也孫炎曰騂赤色也　傳縭婦至多儀　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

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也毋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說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是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箋女嫁至之多　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

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
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
傳言父長之道　正義曰舊訓爲父也言父長之道理未知善
惡所以戲之　箋嘉善至戲之　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
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父長之道故易傳以爲新來時甚善
至今則父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至國焉　正義曰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
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
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　箋惡四至周公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
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禄父及管蔡流言奄
君薄姑謂禄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
舉事然後禄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
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
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
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至之斨　毛以爲斧斨者生民之所
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
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
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
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
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
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　鄭以爲有人既破我之斧又
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
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
傳隋銎至之用　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
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
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爲他
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
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
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　箋四國至大罪　正義
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
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
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
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
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
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
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　傳四國至皇匡　正義曰書
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
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
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
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
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
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
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
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
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切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
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　釋言云皇匡正也故傳以皇爲匡箋又
轉爲正　箋周公至而已　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禄父管
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
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
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
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者謂殺其身
執其家瀦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傳鑿屬曰錡　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銶皆未見其文
亦不審其狀　傳吪化　正義曰釋言文　傳遒固　正義曰
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
爲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
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
不知　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
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

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
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爲周
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
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
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
羣臣不知之也　箋成王至刺之　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
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
以獨刺朝廷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可刺故知是旣得雷
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
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
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
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
初卽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
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
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
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
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
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
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
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
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未應
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
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旣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否　伐柯至不得　毛以爲柯者爲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
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以治國
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
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唯周公耳又言取妻
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
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
公而不任之也　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
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
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
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
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
知也　傳柯斧至之柄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斧也
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
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
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
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旣伐得柯人
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旣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
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
周公能執禮也　箋克能至先往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
云我覯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
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　傳媒所至不安　正義曰傳以下文
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
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
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國而王不知故
刺之　箋媒者至先往　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
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
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
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
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
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
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
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至有踐　毛以爲伐柯之法其法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
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
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
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

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豆籩
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偏舉言其籩豆有列
見禮法大行也　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
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
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
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　傳以其至遠求
正義曰此伐柯之則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
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己則以所願
之事交於在己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已
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
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
則不遠　箋伐柯至知之　正義曰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
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
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　傳踐行列貌　正義
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
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
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
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
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箋覯
見至說之　正義曰覯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今勸
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九罭四章
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　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
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
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
不悅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
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
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
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
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
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
王當以衮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
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
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
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至繡裳　毛以爲九罭之中魚
乃是鱒也魴也鱒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
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
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　鄭以
爲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
禮迎周公之大人是儗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
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　傳九罭至大魚　正義曰
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
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
云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機疏云鱒似鯶魚而
鱗細於鯶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
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
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
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
人傳意或然　箋設九至其禮　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
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
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傳所
以至卷龍　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
畫龍於衣謂之衮故云衮衣卷龍　鴻飛至信處　毛以爲鴻者大
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
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
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
刺王不早迎　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
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
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
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

願留之　傳鴻不宜循渚　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
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
也王肅云以與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
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　傳周公至曰
信　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
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
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箋信誠至得留　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
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公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
人公既西歸不得遥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
可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
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
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公歸
不復　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爲東
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

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至心悲兮　毛以爲首章言
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以迎周公故大
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
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
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
王令爾來顧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
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　傳無與公歸之道　正義曰周公
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
不與歸也　箋是東至西歸　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
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
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
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
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　箋周公至至深　正義曰東都之人
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
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

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　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
爲周公於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誹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
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
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
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
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
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
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
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是
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
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
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耳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
以兼之矣　箋不失至著焉　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摠美周
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

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
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
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進退有難
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
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
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
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
至几几　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狼進前則躐其胡卻退
則跲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
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
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
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　鄭以爲老
狼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
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爲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
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

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義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　傳跋躐至其猛　正義曰跋躐疐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也蹎丁千反跲躓竹二反躓即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之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躓耳老狼有故謂頷下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疐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載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箋興者至玷缺　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躐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且周公人臣以居攝爲進致政爲退取象爲安故易傳也　傳公孫至絇貌　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舄色赤則絇亦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箋公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赤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傳瑕過　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計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小大正變雅譜　正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
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
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大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
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
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
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
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
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
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
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
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
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揔云豐
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
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
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　正義曰案周
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
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比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
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
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
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
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文王受命武王
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
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
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
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
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
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主故其篇
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
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
緜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
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
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
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
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緜
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
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大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
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
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
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
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
王經云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
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緜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
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
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
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
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
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　正義曰此又
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
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
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
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曰文

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旣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己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旣治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旣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旣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旣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旣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旣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敎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爲國之政因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曰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毋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雅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比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旣不同推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宜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　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聖賢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

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缺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爲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爲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爲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後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涖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一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恩及海外故次蓼蕭也既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爲行葦言成王爲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大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大平既已大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或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大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大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大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大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云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　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辟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

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既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己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己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　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

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饗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鍾以奏之左傳曰歌鍾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揔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

天子於諸侯揔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則亦揔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次國於小國
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
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
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
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
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
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
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　天子諸侯燕羣臣
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
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
巳羣臣為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
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
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
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既言天子饗元侯
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
文王者皆謂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
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言之故鄭畧上
取於饗其實饗中亦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
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
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
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章王者
盡用之但鄭從風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
得不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己所得用
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
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
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
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
侯宂用小雅非比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

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
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
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
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
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
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
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
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
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
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
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
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
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
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
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
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
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
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
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己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
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
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
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
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二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
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
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
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
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
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

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　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閒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閒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閒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閒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閒之篇未得詳聞也　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録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録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爲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嚴虐又三年而出奔則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也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令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壞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爲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差小故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上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魯　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

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
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
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
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
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
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
在三十九年之後矣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
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誨爲常故宜多
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
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
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
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
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能用
臣以征伐爲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
以臣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
芑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
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遞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
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
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敘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
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
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
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
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而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
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
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
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
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
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
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

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
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
襃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大子而以襃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國人
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
廢后去大子不言其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襃人以襃姒自
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大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
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大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
專任於外襃姒因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
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
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襃姒亂政之事
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
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襃姒威之車舝序云襃姒嫉妬小弁言大
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襃姒萬物失
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襃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
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
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
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
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
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
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
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
大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雅政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
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
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
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刋述墳
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
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

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癉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悽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閒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於其閒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　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　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詩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戾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

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蹋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
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
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
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
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
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揔名之是
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
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
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
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曰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
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
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下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
爲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
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
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鴈爲
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
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
以本取十篇爲卷一篇不足爲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
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取法於大雅與頌
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
在爲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
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
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
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爲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
古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明亦分別可知
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
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
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
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
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
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至
心矣　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
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
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
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
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爲嘉
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
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
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揔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
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
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
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
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爲羣
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
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
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
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
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
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
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
心揔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
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　箋飲之至侑幣　正義曰此
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
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
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
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
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
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

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爲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旣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至周行　毛以爲呦呦然爲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爲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旣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旣有酒食亦有懇惻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旣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爲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己所以召臣燕食琴瑟笙簧幣帛愛厚之者由己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己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己由是當饗食之　傳鹿得至成禮　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絶羣下禮有饗食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爲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己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亦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　箋苹藾蕭　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傳筐篚至幣帛　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爲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　箋書曰厥篚玄黄　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黄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

傳周至行道　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君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箋示當至是用　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間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以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日話言而已明是據令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

於義爲長故易傳也　我有至以敖　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殽以
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
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
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
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
傳蒿菣　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
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
汝陰皆云菣也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非蒿也與蓼
莪傳相涉而誤耳　箋視古至甚明　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
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
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
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
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
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
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
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
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
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
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
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
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
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
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
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臾說文訓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
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偷若然鄉飲酒禮注皆
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似
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
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爲至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
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故爲先王道德之音其
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

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傳苹草　正義曰陸機云苹
如敍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四牡五章章五句至說矣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爲西伯
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
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爲王所
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
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至傷悲　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
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
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
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
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　傳騑騑至世法　正義曰以此勞使
臣之辭明慰其勞苦故以騑騑爲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
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
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
也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
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
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
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之朝聘耳
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
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
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
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
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非即適王畿也
故鴇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
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
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
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
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　傳思
歸至王事　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以我

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
不遑啓處將父將母是也箋以傳言未備故賛之云無私恩非孝
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
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
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無箋
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傳臣受至乃行　正義曰案聘禮
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爲
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君使巳受
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
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
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
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
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
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翩至將父　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
勵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
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
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
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
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　傳鵻夫不　正義曰
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
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孝故爲司徒郭璞曰今
鵓鳩也　箋夫不至栩木　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
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爲
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
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豈不至來諗　毛以爲
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
用作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
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　鄭以箋備　傳諗念
至不至　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
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
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
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箋諗
告至其情　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
諗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
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
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據今詩歌
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
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
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
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
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
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
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令君勞使臣言汝
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序
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
華　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
之以禮樂敎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
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
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爲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
既能有禮敬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
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勑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
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
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
辭亦君所勑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
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
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勑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至靡及　正義曰此述文王勑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

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　傳皇皇猶煌煌　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爲宜故猶之　傳每雖懷和　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説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　箋春秋至所及　正義曰鄭之此説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言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引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竝説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駪駪爲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摠戒勑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竝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摠勑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勑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

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至咨諏　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浣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　傳忠信至爲諏　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爲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傳兼此至六德　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　箋中和至其事　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説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諏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勑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得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

此五者猶當云己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愼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賛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已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荅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荅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又久遠未知鄭之此說止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荅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常棣八章章四句至棣焉

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己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誅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章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　箋周公至親之

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者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

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
亦冝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
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
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
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
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至兄弟　毛以爲常
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
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
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
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
榮顯也　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
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
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
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　傳常棣至光明　正義曰常
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
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
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
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
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爛若常
棣之華發也　箋承華至拊同　正義曰以鄂文承
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冝爲鄂足故知當作
拊拊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
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
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
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
近故不從毛也　傳聞常之言爲今　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
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
爲今謂從今以去冝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爲常棣之
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至求矣　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
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
如是則當求以相助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
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
譽所以相求矣　脊令至永嘆　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
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
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
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
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
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　傳脊令至急難　正義
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曰大如鷃雀長腳長
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
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
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
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
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爲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
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
救耳　兄弟至無戎　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
自不相得可鬩很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
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
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
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生論語曰有朋自遠
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
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傳鬩很　正義
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傳兄弟至切切然
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
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
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
勉勵以立身使其曰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
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

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
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也　儐爾至且孺　正義
曰上章以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
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爲飲酒
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爲好焉爲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
矣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
宗族亦自相親也　傳飫私至之飫　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
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
爲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
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
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箋私
者至爲公　正義曰此解飫爲私之意也以私在露寢堂上故謂
之私若聽朝則爲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
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
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
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
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
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
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爲飫下二句
爲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傳孺屬至尚毛　正義
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
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是王與宗族之
人燕以毛髮年齒爲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
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鬚爲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
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至且湛　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
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傚王親親與其妻子
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

毛詩正義卷第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小雅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等三篇序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等三篇序　蓼蕭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　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内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摠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爲二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爲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内之於治内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比篇皆有義意

伐木至且平　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興爲異耳

傳丁丁至驚懼　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高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

箋丁丁至言之　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摠言丁丁嚶嚶爲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釃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大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大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黄鳥爲興亦此類也 伐木至有咎 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藇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羜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爲設燕食兼有焉 鄭以爲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 傳許許至曰湑

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傳羜未至仁者

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别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是稱大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陜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大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 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王

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呂命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幷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　箋有酒至飲酒　正義曰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食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而已是非饗食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

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箋陳其至食禮　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日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當六簋上肥羜釃酒爲燕禮此爲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殽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釃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大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粲洒埽以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亦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至

湑矣　毛以爲伐木於阪以鸎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釃其酒有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湑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閑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率有閑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　箋兄弟至之黨　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揔上父舅二文故知爲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

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幷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揔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立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　箋反可以恨兄弟乎　正義曰定本恨作限恐非也　傳酤一宿酒　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箋爲我至樂己　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己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己而作故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親在舞位知

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　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荅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比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荅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至不庶　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　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　箋天使至予之　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福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至不足　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亦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傳高平至曰陵　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　箋此言至高大　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

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至無疆　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饎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俱悅所以能受多福也　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　箋謂將祭祀　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　傳春曰至曰烝　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夏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　箋公先至諸盩　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已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

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
不謂昉祭盡及先公也　傳君先至象神　正義曰以經陳祭事
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
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
嘏主人傳神辭也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
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至爾
德　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巳致神之來
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
衆百姓之臣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旣人神事治羣下樂德是
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至或承　正義
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
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始出稍益明盛王旣德位如是天定
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
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
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　箋月上至就明
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
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
日巳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
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
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
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
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緪字作恒
采薇六章章八句至勤歸　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
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
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
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
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
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
患難者謂與中國爲難非獨周也故卽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
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
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
師主伐玁狁故戒勑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
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
而遣之不特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
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
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愧之情深勞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
之作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
爲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摠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
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
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
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
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
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
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
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
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　箋文王至息之　正義曰
西方曰戎夷是揔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
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
知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
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幷禦西戎及
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
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
進來不與戰明退卽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
也是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幷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爲始以
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
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
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
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卽命之
但往則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
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有章

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
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
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
生之久柔謂初始生耳若對作止又柔在作後矣與鄭脃脕同也
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
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
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　采薇至之故　正義曰文王將
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
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
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
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以夫婦之
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閑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
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而怒寇也　箋西伯至行期

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
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
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
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
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　箋莫晚至其心　正義曰集本
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
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
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
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
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
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
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不告
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
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寧文
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

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故小詞將
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
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
至歸聘　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
薇亦始生柔脃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
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
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
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示知其意也　箋柔謂脃
脕之時　正義曰定本作脃腝之時　傳聘問　正義曰聘問俱
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縣箋云小聘曰問以卿大夫
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傳陽歷陽月　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
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
事五月受之以始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
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
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

然　箋十月至爲陽　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
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
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
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
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
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
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
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
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
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
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
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鄭讀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
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
之爲陽是也　彼爾至三捷　正義曰戍役之行隨從將帥故說
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

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對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　箋君子謂將率　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箋三有至戰也　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敗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至孔棘　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　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　傳腓辟　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蔭也文七年左傳曰公族者公室之所庇蔭是也　傳象弭至魚皮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箋弭弓至矢服　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方結反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至我哀　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揔述往返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返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　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　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正義曰作出車詩者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

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
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　箋遣將至其義　正義曰箋解
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
同心也同歌謂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
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
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
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
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
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
地設旐旟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
伐玁狁三章言往城朔方營築壘辟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
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
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
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
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
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師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
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
小倒耳　我出至棘矣　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至
本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
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
僕御之夫謂之令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
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汝聞
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有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
勞之　傳出車至牧地　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
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
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廄供用者
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廄者是也廄
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
戎馬齊力尚強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箋上我至自謂　正
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
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
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
訖王即命已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已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
也　傳僕夫御夫　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
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
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
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
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
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
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卿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我出至況瘁　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
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爲將帥我受命當
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旐於旄乃
建立彼旐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
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
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
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
此旐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皆此類也　傳龜蛇曰旐　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
爲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
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
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
還師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
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
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
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
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衞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
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
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

爲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軍車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　傳旆旆旒垂貌　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旒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至于襄　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壘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旂旐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　傳朔方近玁狁之國　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　箋往築至軍壘　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

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至簡書　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閑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爲勞苦　箋黍稷至休息　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既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

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　傳簡書至救之　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喓喓至西戎　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喓喓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　箋草蟲鳴晚秋之時　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爲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

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至于夷　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　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　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人有所知識可與之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

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三月采蘩爲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
事皆三月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有杕至遑止　正義曰文王
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
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
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
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
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
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　傳室家踰時則思　正義
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
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至不遠
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
木之葉杞木本非食葉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
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
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者己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
檀木之役車今幝幝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
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己念之　箋杞非至君子　正
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
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
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
此同也　傳檀車役車　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
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
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
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
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至邇止　毛以爲文王勞戍
役言汝之室家云我之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
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
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
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
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
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　傳會人占之
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
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是俱占之若不
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
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
至神明矣　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
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
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
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
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
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
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言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
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
是故並見也經六章皆陳魚多酒旨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言可
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內謂至
歌之　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
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
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
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
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
可以　魚麗至且多　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
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
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
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傳罶曲至所然　正義曰釋訓云凡
曲者爲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
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簿取魚者名爲罶也釋器
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簿爲
魚笱其功易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楊者魚有二名釋
魚無文陸機疏云鱨一名黃楊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
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

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鰭鯊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夭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揔名自十月始則風暴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令俗放火張羅其遺敎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罻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罻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罻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為十月事也言罻羅設者說文云罻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匝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其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為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匝也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為盡物也庶人不揔罟謂罟目不得揔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揔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　箋酒美至又多　正義曰旨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為物若酒則人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傳鱧鯛　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鯛偏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若作鯛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鯇者定本鱧鯛鯛與鱺音同　傳鰋鮎　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為鰋鮎鱧鯛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南陔至黍稷　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

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　箋此
三篇至之舊　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
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
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揔言鄉飲酒燕禮用
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
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
論其詩令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
知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
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
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
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經亡而義得存者
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
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
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
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

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上鹿鳴一篇
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
炅摸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占書義
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
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
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
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
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
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
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
之　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
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篤誠實之心樂與在野有
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
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至以樂　正義曰言南方
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

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
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
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
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
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　傳江漢至篧也
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
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
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
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
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
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
一也　箋烝塵至至誠　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
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如是以塵爲久然爲
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
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

無閒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
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
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
皆出經重罩而來也　箋君子斥時在位者　正義曰鳧鷖與
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
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
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
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
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
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
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
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闢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
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
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
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

王明矣　傳汕汕樔　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
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南有至綏之　正義曰
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
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
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
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　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正
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
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
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
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
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而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
者　翩翩至又思　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
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鵻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
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
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

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
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
之甚也　箋壹宿至遲之　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
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不之鳥愨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
心故特以鵻鳥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
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
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
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至
無期　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
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
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
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
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
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
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　傳臺夫須萊草

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
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
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揔名非有別
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爲茹
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
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
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郭之物若欲顯其
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矣言不一端矣　傳栲山樗杻檍　正
義曰皆釋木文也舍人曰栲一名山樗杻名檍也　傳枸枳至鼠
梓　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
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
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
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傳黃黃髮耇老　正義曰釋
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

凍梨色如浮垢　由庚萬物至其辭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　箋此三篇至之處　正義曰此鄭
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
陔等也即言其用之事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閒歌
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閒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
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
詩事終更述燕禮所用云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
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
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
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閒歌南
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
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
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
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

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録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録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録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　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黄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摠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　箋九夷至五長　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雒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云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内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内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内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内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皐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内爲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十有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内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至處兮　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今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

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
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無復留恨
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
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
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　傳蕭蒿至露貌　正義曰
釋草云蕭萩也李巡曰萩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瀼瀼泥泥
皆重言故此亦為湑湑也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為蕭上露貌
箋蕭香至賤者　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爇蕭合馨
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
之賤者　既見至不忘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
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
見笑語使四海稱誦之不忘也　既見至壽豈　正義曰遠國之
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
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宜為
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illegible]得其宜故能有善[illegible]　之與言壽　凱樂
之福也　既見至攸同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illegible]君子之王者
又蒙垂意[illegible]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illegible]
以為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
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為主得所
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傳鞗轡至曰鸞　正義曰釋
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
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
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
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
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驖箋
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
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驖已明
之此從可知也　箋此說至云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
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
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
然此既見君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
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
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
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
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
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
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
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疾擯
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鄭注云王立當軫又
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
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
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六

計二万一千六百　十五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小雅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變小雅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湛露四章章四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因燕之義也下三章乃分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　乃誠之則止三章言庶　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揔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爲天子所尊爵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雖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至無歸　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嵬峩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　傳湛湛至陽日　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興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爲喻以陽能乾物故知日也　箋露之至而晞　正義曰露之所霑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揔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　傳夜飲至渫宗　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亦俱大儒當各有所處而　箋天子至大燭焉　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渫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爲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揔而言之　湛湛至載考　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　箋夜飲至不成　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

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耳故以庶姓摠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　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荅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饗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湛湛至令德　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至令儀　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木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爲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　箋其實至陔節　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絶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禮賓醉乃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内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内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云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　箋諸侯至征伐　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爲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説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别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别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别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玈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爲摠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橐之乃載以歸

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爲捴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捴也鄭亦首章爲捴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爲異耳　彤弓至饗之　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鍾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　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傳彤弓至言我　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强弱之名此彤旅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旅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王弧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射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受藏之以示子孫也　箋言者至反入　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　箋王意至序之　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箋大飲至早朝　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傳右勸　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爲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　箋右之至之謂　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此右之爲當獻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箋飲酒至厚勸　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

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酬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酬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酬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道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至樂之矣　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　箋樂育至官之　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敎之爲秀士是敎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至有儀　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莪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彼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　傳莪蘿蒿　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　箋官爵至見接　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箋古者至得意　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已之辭故爲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實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揔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至則休　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　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

道同故但言鈌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
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
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
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
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
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
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
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
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
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
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
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
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
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
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
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
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
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
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
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
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
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
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
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
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
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歟毛天資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
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
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後何統乎又還
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

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
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六月至王國　毛
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
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
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
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
熾我王用是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
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
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
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
也王曰今汝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　傳棲
棲至戎服　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
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
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　箋記六月至弁服　正義曰以征伐之
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
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
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
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
之車闕車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
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
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
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
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
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
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
皆素裳白舃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
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舃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
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其服蓋韎布以
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

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
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獵
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
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
章言旣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
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
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
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箋于曰至封畿
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其曰也毛氏於詩
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至天子　毛以爲宣王之征
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
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旣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
戎服旣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戎已爲
天子之大功也　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餘同　傳物
毛至用師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
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
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
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
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
四黃旣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
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
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　傳師行三
十里　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
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至王國　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
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
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
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旣有此文武之臣共掌
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　鄭唯據吉甫爲異

玁狁至啓行　毛以爲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
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
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爲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
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
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
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爲異　傳焦
穫至玁狁　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
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孫炎
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
之故爲北方耳　箋匪非至大恣　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
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
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當在焦穫
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
涇去京師爲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
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京故王
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鄗曰千里之鎬猶以
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
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傳鳥章
至旐者　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
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
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
云白茂繼旐者也茂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茂旆旌
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
則通名　箋織徽至著焉　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
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
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茂央
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旐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
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

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徽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内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冝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旂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縿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旟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敎茇舍辨號名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伍長是將帥以下自伍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　傳夏后至先良　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　箋鉤鉤鞶至未聞　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弁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制故云同異未聞　戎車至爲憲　毛以爲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旣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旣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　傳言逐出之而已　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至孝友　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去中國有功而歸臣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旣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閒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

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
亦所以為美也　鄭唯據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時
所有侍者諸友恩舊之人以此為異餘同　箋御侍至勸之　正
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
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
之　箋張仲至孝友　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
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
孝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　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
征蠻荊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
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己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
其義一也　薄言至鞗革　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
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
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彼采之也以與須人為軍士我薄
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
其家之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

召得車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
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
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
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
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為轡首之革
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　傳芑菜至用之　正
義曰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
食亦可烝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
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
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
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臣工傳及易
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
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
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
解菜之新田耕其田上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

之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
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為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
殺草亦名為菑也鄭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
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　箋宣王至盡起
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
王之亂荊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
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
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
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
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
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
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
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
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　傳奭赤至樊纓　正義

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
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
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
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
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
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
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
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方叔至葱珩　正義曰
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軝
錯置文彩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瑲然其身則服
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
佩葱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　傳軝長至文衡　正
義曰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
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

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爲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　傳朱芾至斯劣矣　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二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　箋命服至衣裳　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

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至闐闐　正義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歛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　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

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　傳鉦以至動之　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鍾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鍾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箋春秋至禮一　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將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

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至來威　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荆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讎怨列國之大尚致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如霆之發

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　鄭以爲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　傳蠢動　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　傳五官至之老　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老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　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秉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卽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揔名也既攘去夷狄卽是復境土是爲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爲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卽爲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卽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卽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卽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

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罷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意揔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至徂東　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壯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傳宗廟至尚疾　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耳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至行狩　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壯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　鄭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　傳甫大至之道　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閒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芟爲防院當設周衞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卽草止明茇草止其中焉

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閒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二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弊其

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

覆質爲槷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　箋甫草至甫田　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至于敖　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讙譁唯數者有聲躢躢然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　鄭以于爲曰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　傳之子

至有聲　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揔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躢躢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　箋于曰　正義曰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至有繹　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　傳諸侯至曰同　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

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至舉柴　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詩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摠名　箋佽謂至相得　正義曰傳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　箋既同至積禽　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四黃至如破　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衣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驅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箋言御者之良　正義曰騶驖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猗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爲說也　蕭蕭至不盈　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傳徒輦至力取　正義曰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設耳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爲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以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爲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爲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

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
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
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
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
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
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獵者田
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
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至大成　毛以爲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
聞而率其所部無諠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
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　鄭以之子斥宣王爲異耳　箋晉人
至無聲　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于
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
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至上焉　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
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
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
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
言田足以揔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
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
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
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
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至羣醜　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
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
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
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
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　傳維戊至禱獲　正義曰馬國之大
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
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
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
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
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
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
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
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慎
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
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
獸而獲之　吉日至之所　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
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
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
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
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
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　鄭唯以麌麌爲獸名爲異耳　傳外
事至差擇　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
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
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
至春分馬在廄今擇馬不必在廄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廄擇則調
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
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
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差擇釋詁
文　傳鹿牝至衆多　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
也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　箋麕牡至言多
正義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
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
麇是爲麇牡曰麌也由麇之相類又承鹿牝之下本或作麇牡
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麔牝麎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
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
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
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
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字破字
則鄭本亦作麌也　瞻彼至天子　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

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是其甚有也既而驅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　鄭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麌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麌餘同　傳趨則至二曰友　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也周語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　傳驅禽至天子　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駟驖箋云奉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至酌醴　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下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羣臣飲時爲俎實也　傳殪壹至制大　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　傳饗醴至飲酒　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　箋御賓至俎實　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爲大賓故臣爲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七

計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　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令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揔言焉經序參差者欲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使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illegible]之務故不同也　箋宣王至是務

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爲始者以宣王撥亂而起明其王先招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至鰥寡　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

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　傳大曰鴻至寒暑　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　箋侯伯至美焉　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爲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注云歲者

巡狩之明歲以爲始自王巡狩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二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令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揔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

耳　箋可憐至依附　正義曰以下別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至安宅　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所以得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今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其辭而美之　傳一丈至爲堵　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

義言耳五板爲堵亦見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　箋春秋至六尺　正義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駮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

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　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閒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刺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箋諸侯至早晚　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

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爲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爲箴也　夜如至將將　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鏘鏘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　傳央旦至大燭　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

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
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　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
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
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共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
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
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
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
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
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箋芟末至雞鳴時
正義曰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
辭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
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芟爲
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刃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芟者
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芟之名言未成芟猶夜未至於旦
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
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文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
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
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名刺者
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
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
王治諸侯察讒佞皆規王使爲善也　箋規者至盡規　正義曰
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
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
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
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
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至父
母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
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
君也何爲今更不然駃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

止則止飛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
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爲邦君之人
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爲自恣不朝無肯念
此於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
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爲不以事父母
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　傳水猶
有所朝宗　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
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
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
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
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
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
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　傳邦人至父母　正義曰尚書云
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
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
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
云我同姓異姓諸侯揔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
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
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
父母　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至弭忘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
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大者僭放
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駃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
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
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
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　傳言放縱無所入
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
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
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
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

集注云放恣　駮彼至其興　正義曰駮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愼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勤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侯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　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敎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至爲錯　毛以爲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皐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我所以觀焉以興我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觀又佗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興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　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箋皐澤至鳴聲　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鵞長脚青翼

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傳良魚至在渚　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　箋此言至則出　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敎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傳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爲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三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　箋祈父至畿同　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鍾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至止居　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宜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　箋此司馬至之士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爲祈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

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　傳宣王至爲敗　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　箋我乃至之士　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力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至尸饔　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孰食以奉父乎　傳孰食曰饔　正義曰對例則飪爲孰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孰食故可陳也　箋己從至供養　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己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飧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駮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皎皎至逍遙　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　傳宣王至縶絆　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靷也　箋食我場中之苗　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此宜云圃

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
名場也　皎皎至遁思　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
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責之
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
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
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
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　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　正義曰
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
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
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
相飾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
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爲馬之貌賁不宜爲人之貌蓋謂其
衣服之飾也　皎皎至遐心　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
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戒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
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
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
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
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　傳空大　正義曰以谷
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
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遥及於焉嘉客
爲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
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箋毋愛
女聲命　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黃鳥三章章七句　箋刺其
至不固　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
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
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
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
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
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
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

之事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
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
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至邦族　正義曰言
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
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
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
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
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
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
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不可
至諸兄　毛以爲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
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　鄭唯不可與盟爲
異　傳不可至之道　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
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
可與明夫婦之道也　箋明當爲盟盟信　正義曰易傳者以
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
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
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
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
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
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
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
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
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
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
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箋刺其至之俗　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
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
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

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揔一國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至邦家

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鄭唯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　傳樗惡木　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爲薪是惡木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　箋樗之至責之　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箋遂牛蘈　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不思至以異　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　傳葍惡菜新特外昏　正義曰陸機疏云葍一名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烝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昏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　箋不以至媵之　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

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揔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孔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　箋考成至先祖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君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依焉則而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爲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爲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祭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

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
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
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文鄭
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
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
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
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
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
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
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
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
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至猶矣
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
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
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
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
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
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　鄭唯無相詬病爲異餘
同　傳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山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正以秩秩宜
爲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也漸卦鄭注
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
異也　箋國以至深山　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
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爲體正謂民間饒足非
聚材於官民取官材也　箋言時民至茂矣　正義曰以竹言苞
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凋故以
爲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　傳猶道　正義曰釋詁文　箋猶
當至詬病　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
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
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
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至笑語　毛以爲
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
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
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
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　鄭以爲宣王既已於國門之左
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
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是室爲
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
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
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　箋似讀至先祖　正義曰箋
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
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
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
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
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
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
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
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
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月號謚則后稷
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揔之明先祖
之文兼通諸廟也　傳西鄉戶南鄉戶　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
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
推此有東鄉戶北鄉戶也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　箋此築至南
戶　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
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
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
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
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
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

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
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
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
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
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
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
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
義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爲中
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
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
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
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
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知宗廟及路
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
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
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
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
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
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
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
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
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
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
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
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
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
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
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
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
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
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
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及
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
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
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
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
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
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
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
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　箋於是至安樂
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
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
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至攸芋　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
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版
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羣寢既
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
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　鄭以爲摠官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
蓋爲異　箋約謂至搯土　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
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裖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
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搯土者
取壤土投之板中搯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
從手　傳芋大　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
光大　箋芋當至覆蓋　正義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之聲
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爲君
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故云其堂室相
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
至攸躋　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辟翼然如矢之鍭有
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
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

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
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
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
取喻也　鄭以此章主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
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　傳棘稜廉　正義曰
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　箋棘戟至翼
時　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
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
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
暑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天期斂鳥
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
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　傳躋升　正義曰
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　箋伊洛至之時　正義曰伊洛
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
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
者故以成之解此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
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
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
至攸寧　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
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
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
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　鄭以
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
寬明故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
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　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　正義曰
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義在
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　傳正長冥幼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
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
大之楹皆少長懷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

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
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
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　箋噲噲至之貌
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
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煟煟爲室宇寬明之貌　下莞至維虵
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
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
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
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己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
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
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
箋莞小蒲至落之　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
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
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草
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
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
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
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
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考
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
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
其室內寢卧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
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傳言善之應人　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
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　箋熊羆至吉祥　正義曰以熊羆
四足而毛故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
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
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
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

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栂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閒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箋大人至生女　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識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至君王　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則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喤喤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　傳半圭至之職　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壁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文也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宜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　箋男子至有漸　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外內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王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悄寢於地青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褓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箋芾者至黃朱　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至詒罹　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爲善爲異餘同　傳裼褓也瓦紡塼　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　傳婦人質無威儀　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箋儀善至非婦人　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　箋厲王至之數　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

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宜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牛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傳黃牛黑脣曰犉　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

箋以宣王至如古　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荅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辭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羊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傳蓑所以至御暑　正義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彼蓑笠同槀車所載槀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

傳異毛色者三十　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傳騫虧　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至溱溱　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服乃復為王興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孰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孰民滋是國之休慶也

箋牧人至國事　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為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亦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孰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

傳陰陽至衆多　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

箋魚者至豚魚吉　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雞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孰則無以相養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孰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其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其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為明君賢臣恩意之所供養故吉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而然澤及民觀彖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計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定

變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　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上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其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　箋家父字周大夫　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與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於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至不監　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熾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足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　傳師太師　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　箋此言至刑辟　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炎訓爲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外貪暴可知　箋天下至察之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

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至懲嗟　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　鄭唯有實其猗爲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尊顯亦當以政敎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

傳猗長　正義曰以菉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　箋猗倚至齊均　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畎谷耳能實畎谷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畎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畎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敎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畎說文云畎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畎引之則畎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畎禹貢曰羽畎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人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　傳薦重瘥病　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　箋天氣至大多　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　箋天下至柰何　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以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柰何也　尹氏至我師　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能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　鄭唯氐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

傳氐本至毗厚　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有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　箋氐當至之桎　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轄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至膴仕　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汝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

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婚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禄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　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末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近之餘同　傳庶民至而行　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　箋勿當至上矣　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　箋殆近至人近　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　傳瑣瑣至曰亞　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箋壻之至其禄　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褻人所獻未必有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揔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禄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婚姻矣而角弓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婚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至是違　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上爲善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　傳傭均鞫盈箋盈猶至於天　正義曰傭均訩訟釋言文鞫盈釋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鞫訩大戾　箋屆至至反復　正義曰釋詁云屆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鞫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鞫訩也言民心不言鞫訩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至百姓　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傳病酒曰酲　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　箋昊天至得安　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令昊天之辭且

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何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下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勃勸之何謂非人惡宜言哉肅不識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至所騁　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狹今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　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　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領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　傳騁極箋馳騁無所之　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　方茂至醻矣　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仇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仇之戈矛矣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既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敎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辨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至其正　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　鄭唯下句爲異餘同　傳正長　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皆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至萬邦　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喻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

正月至以痒　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敎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　傳正月夏之四月　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交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　箋夏之至憂傷　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常行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　箋人以至甚大　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眞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至有侮　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

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令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己也　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　傳父母至天下　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故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恐剌不專爲己故謂天下爲我也　箋天使至免身　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去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至之屋　毛以爲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惸惸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爲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鄭以爲作者言憂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但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　傳古者至臣僕　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

土謂晝則役之夜則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重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今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之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其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朞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　箋人之至并制　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被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至云憎　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維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

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為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　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為是為異餘同　傳薪蒸言似而非　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林中有為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　傳王者至夢夢然　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　傳勝乘　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臧以為大功其所成定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為惡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乎箋義為長　謂山至蜼雄

正義曰謂之為山者人意蓋猶以為卑況為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為淺況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偽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至虺蜴　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己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己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虺蜴也　傳局曲蹐累足　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　箋局蹐至陷淪　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　傳蜴螈　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至我力　正義曰王政所以為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阨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　傳言朝至桀臣　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比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　傳仇仇猶謷謷　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至滅之　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為人之長何一然為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為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為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至助予　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為喻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

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辟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兵國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隤敗汝之車載既隤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己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　傳大車至其輔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箋輸墮　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隤成何言隤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隤幣焉服虔云隤輸也是訓輸爲隤隤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隤作墮　無棄至不意　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

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益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隤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教王之用賢勸臣也箋傳維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似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乆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爲仍　魚在至爲虐　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爲之憂而心中慘

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可憂也　彼有至慇慇　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美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慇慇然痛也　鄭以爲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婚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然孤特自傷耳　箋彼彼尹氏太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傳言王至及遠　正義曰傳解婚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婚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婚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至惸獨　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

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煢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天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　鄭唯天夭是椓爲異餘同　傳君夭之在位椓之　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天之夭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　箋民於至害甚　正義曰箋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天既爲夭則椓爲王者故去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十月八章章八句　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乆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　箋當爲至知然　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去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

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撿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秉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處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文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illegible]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撿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是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横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至之哀　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當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　鄭唯厲王時爲異　傳之交日月之交會　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是之交爲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謂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箋周之至甚惡　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

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顚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日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日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王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敎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駮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脩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向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有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　箋微謂至其常　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脩謫見於天月

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與日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至不臧　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横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爗爗至莫懲　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上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趣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即是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傳山頂至箋乘陵　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子規反㕒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嵯峩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直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至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貫安　皇父至方處　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聚氏之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得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爲厲王時豔妻爲后爲異　箋皇父至士云　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請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揔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

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
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
黨甚故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
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羣職故
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摠統六官之事
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至然矣　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
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内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破牆屋
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
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己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
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
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盡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
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
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
惡之　鄭以厲王時爲異　傳下則汙高則萊　正義曰汙者池停水
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
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
汙高則萊　皇父至徂向　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
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己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
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
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慭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
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
時　鄭唯厲王時爲異　箋專權至二卿　正義曰箋解自謂聖
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己自以高官厚祿謂己智能得之以爲天
下莫若己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
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
厭也禮畿内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
其伍云注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内故王制注亦云見
畿内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
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
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
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内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
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
箋慭者至衛王　正義曰說文云慭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
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
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
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
定本及集本云慭者心不欲強之辭也　箋又擇至于向　正義曰知擇民
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故擇民
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偪將
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至由人　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
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
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囂囂然己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
言下民競相讒慝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
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
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逐爲此以相
災害非從天墮也　鄭以厲王時爲異　箋孽妖至由人　正義
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人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之災害
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
之故云下民有此害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
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極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
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至自逸　毛以爲詩人見王政
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如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
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坐
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
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己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　鄭以爲
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雨無正七章上二章
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爲政　正義曰經無此雨
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
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

皆苟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
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至以鋪
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
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絶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
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
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
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
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
改之乎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穀不至曰饉　正義曰釋天文李
巡曰五穀不成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
者通名爲蔬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
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
不升於民之困苦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　箋此言至侵伐
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
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
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
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　箋慮圖
至不圖　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
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　傳舍除　正義曰欲放舍其人即
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至爲惡　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
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已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
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
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
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
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　鄭以
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
定也餘箋備　傳戾定　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
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　箋周宗至
于彘　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

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
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
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
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
與漢時不同　傳勩勞　正義曰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
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雖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
王都　箋長官至罷勞　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
揔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
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
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　箋王
流至省王　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
六人孤則無所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
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
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
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
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
對邦君諸侯若二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
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箋上下至于天　正義曰天道
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至則退　毛以爲
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
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
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
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荅而
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
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　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
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
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
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
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

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
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毁
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難之令小人得進讒於王
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　箋兵成至歸餼　正
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
彘無御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
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
蓄積不必朝夕之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
牢也　箋有可至醜正　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
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
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
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荅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荅也故云共
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
則距逆見惡則賛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
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至處休　毛以爲幽王信讒賢
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
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
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
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
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
其順說　鄭以厲王時爲異　箋不能至困病　正義曰以下能言
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
入故云旋見困病　箋巧猶至剴微　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
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
之巧則自得志矣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
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
其傍不斥言　維曰至朋友　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
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
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
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
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
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
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箋不可至二者
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爲可使不稱
已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
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
我爲可使也　謂爾至爾室　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
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
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
其友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
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
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
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　鄭以爲
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
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
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
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
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
別耳　傳無聲至見疾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涙也
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涙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涙比血
禮記曰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
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
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
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
七句　箋所刺至小旻　正義曰經言旻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
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比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
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
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
事小於上篇也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
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

或亦然也　旻天至之邛　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
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
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
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
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
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　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
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潝
潝至胡厎　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
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
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昏亂故去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
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
今君臣所謀之道雖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
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　鄭以厲王時爲異　傳潝潝至乎上
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
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
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
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者
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至于道
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
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
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
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
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上而但坐謀
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
於事不成之　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
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　箋卜筮至不中　正義曰禮龜曰
卜箸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
瀆故云卜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

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
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
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璺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
每云其繇曰者是也　傳謀人至之道　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
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
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己者左傳
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
咎是敢執之也　箋無進於跬步　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
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至于成
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臣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
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
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
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
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　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
謀事也餘同　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
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
賢聖者也　箋不用古至於遠　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
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
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
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
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至以敗　毛以爲告幽王今日天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
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
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
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
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君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
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君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
餘同　傳靡止至理者　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
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　傳兼言人
有通聖者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

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膴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音撫爲法王肅讀爲幠火吳反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　箋止禮至去然　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考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比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事係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

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也君思睿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心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睿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耳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欲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　箋王之至濁敗　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

亡爲義故不須言清濁　傳馮陵至危殆　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一非他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唯刺厲王爲異　宛彼至二人　毛以爲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王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宛小至可得　正義曰以鳩是卜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

也　傳先人文武　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　傳明發發夕至明　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箋中正至以勝　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至似之　毛以爲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

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
賓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　鄭
唯刺厲王爲異　傳菽藿　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
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
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　箋王位無常家
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國誤　傳螟蛉至蒲盧　正義曰
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蟲俗謂之桑
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上小青蟲
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菜上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　箋蒲盧至其子　正
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
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
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至所生　毛以爲
既王位無常當須自勸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
鳴既飛以翼〻〻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
自舍於此脊〻〻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
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
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箋題之至止息　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
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眄也
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
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鳥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
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　箋
我我至止息　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
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
以先王制此禮欲使君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
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
決也　交交至能穀　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
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
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
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
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
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音從何而能生活乎
是尤可哀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桑扈至可得　正義曰桑
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
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
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
也　箋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
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
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
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此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九

計二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　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名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至之何　正義曰言樂乎彼鸒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illegible]是[illegible]然聚[illegible]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illegible]不得其然是以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被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傅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　傳鸒卑居至羣貌　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　箋彼雅至獨不　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鸒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　傳幽王至殺之　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　傳舜之至父母　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怨也　踧踧至疾首　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爲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illegible]疾首謂頭痛也　箋此喻至四方　正義曰此[illegible]周道[illegible]之荒鄭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絶行人實生茂草直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　傳惄思擣心疾　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曰築也　箋不脫至假寐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至安在　毛以爲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　鄭唯毛裏爲異餘同　傳父之所樹　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　傳毛在至言母　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

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
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褒姒
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
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　箋不處母之胞胎乎
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
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　箋此言至吉凶　正義曰
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
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
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菀彼至
假寐　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
蜩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生萑葦
其衆渒渒然柳木茂而多蜩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
容猶王揔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
逐辭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爲
之憂矣不得閒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　箋大者至不容　正義
曰定本無旁所二字　箋言今至所至　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
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
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
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至之知　正義曰此鹿斯與鸒
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
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雉雊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爲求
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
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也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
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
者　箋雊雉至不如　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
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
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
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蜩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
傳壞瘣謂傷病　正義曰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

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
尫傴瘻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苻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傳墐路
冢至箋不忍　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
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
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至佗矣　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
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
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
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柂其薪之理
矣不欲妄折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折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
意乃不如彼伐木折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
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　箋醻旅醻　正義曰酬酢皆作酬此
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
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
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
酬也　傳伐木至其理　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
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柂明隨其
理柂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　傳佗
加　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
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至我後　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
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
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
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
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默而
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
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辟者知王愛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
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
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
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
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
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

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　箋山高至者焉　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諭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慭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践之處而言也　傳念父至而慕　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案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過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僟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

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悠悠至無辜　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　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　傳幠大　正義曰釋詁文禮內飾亦謂之幠　箋幠敖至法度　正義曰幠傲釋言文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幠言甚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至遄已　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

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　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　傳僭數涵容　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　箋僭不信至不別　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　箋君子至所生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

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至之邛　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止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猒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神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

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　傳盜逃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
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　箋盜謂
至諸盜　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
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
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
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
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
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
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
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餘
文異者皆有襃貶事具於傳　奕奕至獲之　正義曰讒人爲
讒自謂深密此言己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
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
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
能獲得之　傳毚兔狡兔　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
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是也
箋此四事至田犬　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
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
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宫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
君子也以敎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
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
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
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至厚矣　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
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
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
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
數也巧爲言語結搆虛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
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
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　傳柔木椅桐梓漆　正義曰定之方
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
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彼何人至幾何　正義曰疾讒佞
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
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腳骭有微之疾
而足跗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爲此
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
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敎之也　傳水草交謂之麋　正義曰
釋水文　箋何人至曰何人　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
此既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
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
之　傳骭瘍至爲尰　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
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脛也瘍瘡
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
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至絶之　正義曰何人斯詩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
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
以絶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案此經無絶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
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絶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
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絶之辭也經八
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絶
疑者未絶則不疑者絶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絶明暴
公絶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
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　箋暴也至國名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内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
内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
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皆畿内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
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

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
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
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彼何人至
之云　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
也迹同譖己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己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
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
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
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
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
異　箋梁魚至不妄　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
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
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
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
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　箋由己情至何人意
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己猶尚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
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
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之以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
共譖欲使不復猜己還與和親　二人至我可　正義曰言暴公
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
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
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爲可言我有
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己被譴而不唁疑其
譖己而內慙　箋二人至唁我乎　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
暴是其一明二人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
幷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
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
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
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彼何至于天
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
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慙而不
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
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
敬天道二慙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　傳陳堂塗
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　箋陳堂塗者
公館之堂塗　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
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
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庭　箋疾如飄風
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至其盱　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
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
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
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
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
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
何而使我有罪病也　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餘同　箋壹者至
何病　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己下章言入與不入則壹
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
何人故言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
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己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伯氏至
爾斯　正義曰既窮之而不得其情己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
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
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
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
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且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
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
此事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
傳土曰壎竹曰篪　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
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
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嗃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
爲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

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
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
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
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
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
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
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
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與鄭同也
傳三物至以雞　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
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
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
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
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
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
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
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
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
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
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
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
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
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揔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
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
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豭詛
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
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
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
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
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
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
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
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
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
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
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為鬼至反側　正義曰研
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
得而見不須與我為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
極巳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
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　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
其實也　傳蜮短狐靦姡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
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
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
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
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
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
傳反側不正直　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
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
其意與傳同也　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
句卒章六句至奄官　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
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
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　箋巷伯至名
篇　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為之其職掌王
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
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
中為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
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
之長人主之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
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
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
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

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
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
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
及也　萋兮至大甚　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
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
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實無罪而讒
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譴讓
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大甚　傳萋斐至錦文　正義曰
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
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　箋錦文至貝文
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
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
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
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
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
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
九眞交阯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至與謀　正義曰既言讒人
集成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爲踵兮其
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
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爲始兮
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
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爲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
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己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其多
而能巧也　傳哆大至於是　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
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
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
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
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
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
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斯作詩之人

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顏叔
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
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姧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
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摍謂抽也言燭又言蒸則初執燭次然薪薪
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已爲之摠目言其然火以
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摍屋是未旦時也吾聞
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
房不得閒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閒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
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是也必男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
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稺也柳
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絜之名素已彰著固當如是可於吾身
爲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
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
爲行最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
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
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姧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
之事　箋踵狹而舌廣　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緝緝至不信　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
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
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
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至汝遷　毛以爲讒
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閒豈不爲汝受之
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　鄭以
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　驕人至勞人
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巧密爲王信用彼成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
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
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至有昊　正義曰
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
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
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

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傳北方至不毛　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楊園至聽之　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愼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此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愼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愼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傳楊園至丘名　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　傳寺人至此詩　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　箋寺人至此官　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絶焉　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絶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此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若乃箕子之處朝鮮太伯之在句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

習習至棄予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澤之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興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愛得成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爲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轉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　箋東風至潤澤行　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　傳言朋友至相棄　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藟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　箋朋友至之甚　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習習至如遺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頹使之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　傳頹風至而成　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之

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扶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至小怨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由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大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　傳雖盛至枝者

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又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此言至小訟乎　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此爲平地之草木非上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　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

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　箋不得至得見　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而連言病者以亡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至劬勞　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緋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供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爲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　箋莪已至其事　正義曰視莪以爲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孝子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爲蒿以喻衆事皆然故喻孝子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

也　傳蔚牡菣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缾之至靡至　正義曰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不使小缾先竭今缾之既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己雖生不如死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怙無母何所恃己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　箋缾小至恤寡　正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盈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

罍而少酌缾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爲均也今缾盡而罍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缾罄則罍盈矣罍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喻王恥也　箋孝子至所至　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内耳　父兮至罔極　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又懷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　鄭以腹爲懷抱爲異　傳腹厚　正義曰釋詁文　箋父兮至懷抱　正義曰上章揔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爲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爲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至何害　正義曰孝子言已在役之苦我本從苦役於南山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作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　箋言民至之害　正義曰自傷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　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爲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揔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餫餫輸之勞即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告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率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人之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　箋譚國至滅譚　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東也　有饛至出涕　正義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其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睠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潸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　傳饛滿至赤心　正義曰簋以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

三尺是也鼎實羹肉也羹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
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
於俎也雜記注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
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
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
意未必取赤心爲喻　箋飧者至天下厚　正義曰箋飧之所
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
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
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
曰饔餼是也言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
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
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爲凡介行
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
具史主書皆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
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
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
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
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諸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
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睠言顧之傷
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
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
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　傳如砥至不偏　正義曰砥謂
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
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如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
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
行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
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
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失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
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
者以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

暢之且粲粲衣服鞙鞙佩璲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
箋此言至無怨　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
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傚
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
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
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
尾　小東至心疚　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
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
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
之葛屨公子以貧之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寒霜也佻佻然獨行
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餫又見使行於彼周之列位而發幣
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餫
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
使我心傷病焉　箋小也至不作　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
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　箋雖公子
至不得止　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
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
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
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餫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
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
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仍被行役言困乏猶不得
止也　箋曾無至之惠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
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
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
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
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稇載
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有冽至可息　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
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

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氿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腐不中用故
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
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菑是穫刈之
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餌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氿泉之
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
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氿泉比周王刈薪之
人惜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氿泉之
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
之狀皆互見也　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
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
傳洌寒至憚勞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烈是洌爲寒意也說
文云洌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
泉從傍出名曰氿氿仄出是側出曰氿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
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荊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
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箋穫落至爲薪　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
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
機疏云今椈楡也其葉如楡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
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
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至是試　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東國
譚人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言王意以
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
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
制致舟檝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
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而驕貴也此
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　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具在箋
傳東人至鮮盛　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
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税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
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　箋東人至而已
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

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況國人乎此
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
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
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幷此章亦
是從此盡不以其漿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
雖多意唯此二事故揔解之　箋舟當至之職　正義曰箋以此
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
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
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
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
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
熊羆是求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
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
敺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
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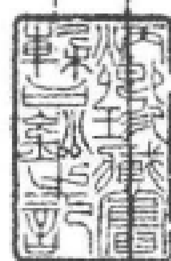
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
之世莫不嬖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臣之
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
各有爲不相害也　傳私人私家人　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
本無官職皁隸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
爲王卿上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
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或以至七襄　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者或
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
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
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
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
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
曾有用乎　鄭唯言佩璲云是王也故鞙鞙爲玉貌璲瑞釋器
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

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
釋訓云皋皋鞙鞙刺素飡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飡也
傳漢天至所明　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
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
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
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
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
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
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摠之使下諸星
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
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
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
者選言寘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　傳跂隅貌襄反
正義曰說文云跂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
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莫七辰
而復反於夜也　箋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
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
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
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
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
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至之行　正義曰言雖則終日
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
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
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
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
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
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
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興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
傳何鼓至之箱　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
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
爲何鼓亦名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
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
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
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呼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
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車
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　傳日旦至庚續
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鄉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
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
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
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
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
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傳捄畢至掩兔　正義曰上言捄
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
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
言所以掩兔也　箋祭器至鼎實　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
宗人執畢是祭器亦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
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
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
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
義爲長　維南至之揭　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
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所
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
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
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
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
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
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
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
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
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其名既定雖單亦通

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此也　傳翕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衆矣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箋翕猶引至相近　正義曰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

計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二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勅撰定

變小雅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　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爲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辭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閒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知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始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大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大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閒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比二時中閒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如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辟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爲章次耳　四月至忍予　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也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爲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王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忍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爲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　傳徂往至往矣　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爲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辟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爲義也　箋徂猶至一夕　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才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爲始也東山云我徂東山下云我來自東則我

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
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
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　箋我先
至亂世　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
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至適歸　正義曰言嚴秋之日凄凄然有寒涼之風由此
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
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
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
之禍其何所之歸乎言此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國家滅亂也
箋今政至爲亂　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
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爲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
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
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
毳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
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　箋我獨至之害　正義曰上以寒
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
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至其尤　正義曰言山上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
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得蕃
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賦
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
在位之人慣習爲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爲
過惡者故令民皆病　傳廢忕　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恒爲惡
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太與鄭不同　相彼至能穀
毛以爲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
侯之行何爲一皆爲惡曾無爲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
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曰
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我諸侯日日
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爲善言其皆無所善

不如泉水有清者也　傳滔滔至一
方　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興吳楚強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
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
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
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　箋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
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
爲喻而言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
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
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所以能
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
石序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荊已叛矣亦既背叛
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
有強國商頌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
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荊蠻不
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
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
連言之　箋今王至不如　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
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玁狁正中國也此
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爲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車
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
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
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荊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
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荊楚是舊貪殘也
匪鶉至于淵　毛以爲鵰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
非鵰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良大
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
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
大亂而不振也　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鶉若鳶可
能高飛至天若鱣若鮪可能潛逃於淵此其體性能然今非鶉

鳶之小鳥亦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駭避害故也以興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擾甚亂政故也　傳鶉鵰至匿淵　正義曰說文云鶉鵰也從敦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鶉鳶也何得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者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匿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　箋喻民至政故　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山有至告哀　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之木是菜生在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生匿於安樂亦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傳桋赤栜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栜舍人曰桋名赤栜也其氏曰白色爲栜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栜可作鞍郭璞曰赤栜樹葉細而岐銳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栜葉員而岐爲木大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　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主恨勞而不得供養故先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至父母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木之葉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己爲偕偕然而強壯今爲王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使己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母由父不得歸故父母思己而憂也　傳溥大也濱涯　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也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　傳賢勞　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己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或燕燕至不爲　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往或不知叫號者或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苦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　鄭唯鞅掌爲異餘同　箋鞅猶至促遽　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　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儁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

子玉況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至疷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小人居
職百事不幹己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
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己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
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
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小明
也　箋將猶扶進　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
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　正義曰小明詩
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
今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
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今而悔仕者以牧
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
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
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
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摠
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
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
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至罪罟　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
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王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
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
照察勞逸不均令己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艽野遠荒
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
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
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
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
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

而得罪故不敢歸耳　箋明明至以刺之　正義曰言照臨故知
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
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
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曰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
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　傳艽野至朔日　正義
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其歷曰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
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
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
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
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
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里準之則三千里矣
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
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
月之吉亦朔日也　箋詩人牧伯之大夫　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
徂西至于艽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
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
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
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圭則
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
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
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是也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
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
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
由王者所爲故曰幽王不能然是由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
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
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
一人而已　箋共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
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
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土無二王不得
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

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至譴怒　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艽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兮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鄭唯方除爲異言往至於艽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　傳除除陳生新　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即春温亦謂二月　箋四月至不得歸　正義曰四月爲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嗟爾至以女　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己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　箋嗟女至擇木　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　傳靖謀至曲曰直　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爲正正已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　箋是使至則是　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　正義曰毛以爲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鐘至不忘　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傷其失所也故想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　鄭唯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幽王至憂傷　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

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衞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樂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箋爲之至尤大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證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懸克諧以雅以南旣言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鼓鍾至不猶　毛以爲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其鼛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爲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　鄭以爲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鼛於淮上賢者爲之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爲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爲瘉瘉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瘉相近而誤　傳鼛大鼓三洲淮上地　正義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韗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　箋妯之言悼　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爲悼也　鼓鍾至不僭　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若鼓擊其鍾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磬和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　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鍾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　傳欽欽至皆同　正義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進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爲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作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鍾鎛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　箋同音至克諧　正義曰以上言鍾及瑟琴是琴瑟爲堂上鍾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　傳爲雅至僭矣　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

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揔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　箋雅萬至文樂　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幷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爲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相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揔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獻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是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繹祭廁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内羞庶羞案

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
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
而不述越言繹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
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
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爲賓謂繹曰祊尸爲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
數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爲胗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至景福　毛以爲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之茨棘也我明王
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爲乃勤苦爲此事乎古
我蓺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乃萬物蕃盛我所種之
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
之我倉之内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爲
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酳醴饋熟酌
盎以獻比至於尸酳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
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
祀以禮神所歆饗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　正義曰經言楚楚
者茨井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同楚楚故箋云互
辭也　箋茨蒺至互辭　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
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太宰九
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　傳露積曰庾　正
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
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于
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
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
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
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　箋黍與與至喻多　正義
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
苗蕃廡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
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

斛依九章筭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
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
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直以庾至
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
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
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秭也　傳妥安坐也侑勸也　正義曰
妥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
是重報之義　箋享獻至大福　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
三酒揔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
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盛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
而已以黍稷爲穀之主故舉黍稷以揔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然
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
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藉田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未必祭
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
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揔辭也終祭皆是祀事因獻
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
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
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
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揔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
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
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
辭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奥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
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
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即郊
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
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
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
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
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竟

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濟濟至無疆　毛以爲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蹌蹌然甚皆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其職或解剥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㸦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爲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　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爲異既或亨而煑之匕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暀之餘同　傳濟濟至其肉　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煑之使孰故云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爲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㸦注云㸦若今屠家懸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㸦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㸦就㸦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　箋冬祭至進之者　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礿者王肅云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剥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剥其皮體解爓之是煑孰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剥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煑孰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㸦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各以次第也既解剥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孰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得既亨孰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傳祊門內　正義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孰時也祭以孰爲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　箋明猶至甚明　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揔濟濟蹌蹌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絜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謂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宰繫之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　箋皇暀至祭祀　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饗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

歸胙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饗帝孝
子爲能饗親故此章云神保是饗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歸往安
來爲義箋說爲長　執爨至攸酢　毛以爲當古明王祭祀之時
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爲俎之牲
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或燔燒膟膋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
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爲薦豆甚
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
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
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笑語盡得其
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
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
刺也　鄭以爲俎孔碩謂爲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
者或加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
酒之用也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腝美者既
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　傳爨饔至炙肉
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
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
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
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
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
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閒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
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
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爲膟膋故
以炙爲炙肉焉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
用肝　箋燔燔肉至美者　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
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既以爲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
獻之物故爲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
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爲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
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
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

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
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
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
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
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
曰燔對遥炙者爲近火故云傅火加火耳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
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
亦炙爲臠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
數多少量長短若非臠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
亦臠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
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
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
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
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醓醢主人乃獻尸案
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
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　傳莫莫至賓客　正義曰
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倩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
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
醢人注云凡爲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
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
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
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
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
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
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
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
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
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
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
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

賓也　箋君婦至胗美　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
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胗也釋言文舍人曰庶
衆也胗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胗然則豐胗亦肥多之義爾雅
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胗故易傳也天官九
嬪職曰賛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
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
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胗美者言物者籩豆
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
人所主籩豆唯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
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
夫人摠主之故也　箋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牲少牢
咸有其事獻醻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
旅而酧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
時　我孔至時億　毛以爲上三章旣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
爲神饗食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

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
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
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者乃汝以孝敬享祀
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令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
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
矣既能誠正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和
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即報以介福之事也今王不
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二句爲異以徂賚孝孫言
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爲嘏之
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脣減取其物以擩于醢以授尸矣孝子
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則尸令祝釋嘏
辭以勑之永錫爾極即嘏辭之略也　傳熯敬至賚予　正義曰
熯敬釋詁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
曰工賚予也釋詁文　箋我我孝至主人　正義曰以上章說旦
事既終此摠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

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
之下即云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箋
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
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
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
祝致告訖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
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
祝致告　箋苾苾至之意　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
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由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
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
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辭
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
非嘏辭　傳稷疾也勑固　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
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　箋齊減取至勑之　正義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故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

意此言齊之[illegible]參之以特牲少牢[illegible]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其
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
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
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
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
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
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
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
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
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言嗇者因事
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
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
黍授祝祝授尸准此故爲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
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
子天子當皆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尸

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旣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旣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卽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云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准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愼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禮儀至燕私　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旣畢備矣鐘鼓之[illegible]　[illegible]旣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illegible]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斮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剌之　箋鐘鼓至利成　正義曰以禮儀旣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卽禮儀旣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是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旣言徂位卽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卽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准彼二禮祝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卽彼尸謖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此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卽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准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傳皇大也　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爲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　箋具皆至於天　正義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illegible]尸神象也此詩所陳[illegible]神醉而尸謖送尸[illegible]神歸是尸[illegible]度也神無形故尸象[illegible]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饗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　箋尸出至爲敬　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爲敬　箋祭祀至骨肉　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

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至引之　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殽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illegible]其歡　正義曰秉前文而言入奏故知[illegible]樂復皆入也[illegible]　同樂而云皆入者[illegible]雖異樂器則同[illegible]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illegible]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illegible]辭也　傳替廢引長　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一

計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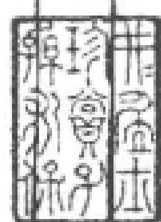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之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彼至其畝　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通[illegible]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　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　傳甸治至成王　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匀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已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為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　箋信乎至賦法　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為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經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成平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illegible]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陳之之陳同其訓曰[illegible]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

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立甸其田也且井邑立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　傳疆畫至地理　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傳或南或東　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上天至百穀　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霢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偏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　傳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小雨曰霢霂　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閒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疆埸至萬年　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埸之上翼翼然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賓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埸畔至盛貌　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埸翼翼是閑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　箋斂稅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言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　箋中田至異物　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

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　箋獻瓜至獲福　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祭以至血膋　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成王爲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牡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周尚赤也　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以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周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　箋清謂至享時　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揔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者臭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

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旱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令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麓況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酤之言亦揔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酒三酒也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用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　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也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鬯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享時者太宰云又納享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享人然則納享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享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享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享時也納享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　傳鸞刀至中節　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封之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　箋毛以至馨香　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

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蕭薌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　是烝至無疆　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　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箋既有牲物　正義曰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箋刺者至失職　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廩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田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乃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至髦士　毛以為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時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為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　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人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　傳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　箋甫之至一鍾正義曰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傅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為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太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古各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

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
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
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
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
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
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
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
而莇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
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
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
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
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
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
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閒說
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瀉鹵之
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
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
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
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晏曰平歲
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
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闕
中爲畝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
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
莇莇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
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
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
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

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
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
一而莇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
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莇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
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
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
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莇法既言百畝爲公田
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莇則九而莇一貢則什
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莇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
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莇明九中一莇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
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云通其率以什
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
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
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
則諸侯郊內貢郊外莇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莇法
以爲諸侯皆莇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莇者多故以邦國爲
莇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
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
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
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莇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
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
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
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莇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
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
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
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旣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
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
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
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

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
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
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
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
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
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
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
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
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
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之州上者一家受田
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
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
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
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
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
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
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
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摠舉大辭
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
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
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
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
傳尊者至食陳　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
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
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
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
別孝養之義也　箋倉廩至如此　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
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
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
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

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
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
即我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摠爲農人不
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
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
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
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藝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
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
之也　傳耘除草耔雝本　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
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
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
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即此雝本也
箋今者至丞辭　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
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
農人之其南畝也　傳治田至以進　正義曰管子云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
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
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
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　箋介舍至之行
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
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
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
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
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
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
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　傳以我至士女　毛以爲上既黍稷茂
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盛而明絜及與我犧羊而純色之
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
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
田夫而饗食勞之也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

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
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以佑助我
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
傳器實至於郊　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
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揔爲
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揔名六
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巳盛於
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淸在器則豐
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唯此言
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
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又曰后土爲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趙商問郊
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
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
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
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
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
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
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
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
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
之亦可不須由此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
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
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
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
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
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
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
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
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
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
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
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
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
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
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
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
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幷言四方蓋常
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揔祭故幷言四方也　箋以絜至其功
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絜也齊言明謂絜淸羊言犧謂純色
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倒者
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
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
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
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
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
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
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
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
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
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　箋我
田至不通　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
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旣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
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
蜡又爲臘祭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
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
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
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

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是民無故不得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毎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　傳田祖至穀善　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揔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箋設樂至田畯　正義曰言設樂者揔琴瑟擊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迎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　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敎民亦是先敎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未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至克敏　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敎農夫以閒暇

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言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功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己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饎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饟其左右從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　箋曾孫至親之　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嘗爲饟也釋詁云饁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云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

嘗其氣言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處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緊然有叙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外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饟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饟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毎地皆往農人盡資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藉

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藉田明矣　曾孫至無疆　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當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茨積至高丘　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　箋稺禾至高地　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箋年豐至疆竟　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音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　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幽王至刺之　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至是若　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

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　箋大田至事之　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薙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耕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鎡錤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揔上事故云是既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椓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　傳覃利也　正義曰良耜云畟畟載芟又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　箋俶讀至曰菑　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　箋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予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實未至似苗　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　箋方房至致之　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

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
傳食心至曰賊　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姧
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言貪
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税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
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别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蟘與
螣蟊與蝥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
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
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
身長而細耳或説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
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説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姧宄内外
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别釋之
箋此四至去之　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恒害我田中之穉禾蟲
災之盛穉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無故云明
君正已而去之　傳炎火盛陽　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
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

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
嬴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　箋螟螣至消亡
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嬴則生之以
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
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
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
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
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至之利
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
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
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
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
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今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
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
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矜寡

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穧作積　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
云渰陰雲貌　正義曰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
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
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
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箋成王至爲利
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
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
名爲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
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　數異禾之
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
把耳米之筥則五升是有對故言此以别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
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
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
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至景福　毛以爲
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

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慕能
勤故得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
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
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
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
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
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
傳騂牛黑羊豕　正義曰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
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
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
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
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别　箋成王至黝牲
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農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
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

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歲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二

計一萬八千九字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　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毎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直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至六師　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且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　傳洛宗周漑浸水　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　箋君子至喻多　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於此經對文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　傳韎韐至六軍　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一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　箋此諸侯至纁裳　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令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云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昬於齊始賜之衞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

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為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體合韋為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純衣耳　君子至家室　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　傳鞞容至琫珌　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蚌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璗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璗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　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揔名公卿大夫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作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己棄絕之事也　箋古者至幽王　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至覯兮　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須共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則在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覯之兮言常覯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　傳裳裳至盛貌　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湑為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為枝葉不相比次也　箋興者至遠矣　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至有慶矣　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　傳芸黃盛　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

而繫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箋華芸至賢臣　正義曰類上章
有葉而此無故云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
是其微也　箋華或至不純者　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
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
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
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
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
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　左之至似之　正義曰
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
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
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
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
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
君子之所能故下經揔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　傳左陽至之事
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揔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

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
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
言以見衆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　正義曰以其時君臣
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
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
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揔之此與賓
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上下之禮故幷言以見義
交交至之祜　毛以爲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
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
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爲下
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
祜福也　鄭唯樂胥爲異具在箋說　箋交交至樂之　正義曰
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
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爲義　傳
胥皆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
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諫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
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
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　箋胥有至福祿　正義曰周禮每
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
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
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泠剛云
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事胥須古今字
耳　君子樂胥萬邦之屛　毛以爲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
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爲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
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爲之蔽捍矣　鄭義具箋　箋王者至不侵
畔　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爲屛蔽明捍四夷可知故
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之屛至不那　毛以爲
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
百辟卿士莫不脩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

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
皆順之則爲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
故刺之　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　傳翰幹憲法
正義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
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爲喻楨幹是牆
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箋辟君至法象之　正義
曰辟君釋詁文之屛因上文而轉之故亦爲蔽捍四表之患難人
君之所施爲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爲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
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故
曰君也　箋王者至不多　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
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
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
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爲
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
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

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箋彼賢至慶賜　正義曰以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爲不傲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　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物而緩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　箋交於至暴夭　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夭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夭王制文　鴛鴦至宜之　正義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時取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箋匹鳥至散時　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箋鴛鴦至恐懼　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　箋摧今至有節　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廏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廏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爲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即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爲有事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爲同齋三太牢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令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下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至說懌

毛以爲有頍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興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殽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附于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　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　傳興也至皮弁　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　箋實猶至視朝　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　傳蔦寄至松蘿　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

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傳弈弈然無所薄　正義曰弈弈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　箋君子至解懌　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　如彼至維宴　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爲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己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己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　傳霰暴雪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箋將大至大雪　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襃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致使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襃姒教幽王改脩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襃姒嫉妬思

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褒姒嫉妒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脩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至且喜　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妒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覬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傳間關至季女．正義曰以連言舝兮故知間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妒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至無射　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爲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喻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　傳依茂至辰時　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箋諸大至之至　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言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言嘉經毋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揔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爲主引人從已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已就人自已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至寫兮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與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爲賤者以此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　箋登高至之明　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知辟除嫉妒亦廢棄之也　高山至我心　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　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　箋景明至有和　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　傳慰安　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

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甫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云慰安也　青
蠅三章章四句　營營至讒言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
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
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内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
此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
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
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傳樊藩　正義曰釋言文也孫
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
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即
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意言藩下章
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箋搆合猶交亂　正義曰搆者搆合
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
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
常搆二人搆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賓
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
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怠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
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効
而行之沈酗於酒湎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爲
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
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
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身
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
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即飲酒無度
之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
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諱大夫
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
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
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
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章毛以上二章陳古
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
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
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
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
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者尚然君臣
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
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
下沈湎淫液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
理在不然　箋淫液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
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是久飲醉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
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
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
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
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
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
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
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
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
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
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
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
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
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愼後
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
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
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
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至爾爵　毛以爲古
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葅醢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令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秩秩然肅敬　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　箋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席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有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官乃行大射云公入驁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祑祑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祑祑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　傳楚列至旅陳　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　箋豆實至曰殽　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葅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葅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主云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言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葅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揔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　箋主人至肅慎　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　傳逸逸往來次序　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閒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

鐘鼓之懸改之矣　箋鐘鼓至改縣　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閒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傳大侯至之禮　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

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　箋舉者至祭與　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

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皆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

鵠也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為祭事則此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

歆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言箋義爲長　箋射夫至之功　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廁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傳的質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記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　箋發發矢至君子　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其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至爾時　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

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
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懽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
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飮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
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
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
之射中者令以飮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
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
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
閒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
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
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
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
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
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
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
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
虛之爵以進洗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
幽王不能然至於沈湎而無度故舉以刺之　傳秉籥至相應
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在笙鼓之上明
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
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
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
師曰請奏貍首閒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
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
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
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　箋殷人至之禮　正義曰殷人
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
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
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
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閒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
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魄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
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
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愼諸
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
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
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
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
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
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示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
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
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遁而留者
有發而外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
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
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
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
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
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荅志以爲
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
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
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
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
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
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
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
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糦是承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
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

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　傳壬大林君　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　箋任謂至歡心　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

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　箋嘏謂至喜樂　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　傳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並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揔陳賓主之黨不獨陳王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

今更衣帳張席爲之　箋子孫至加爵　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畢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辟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

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鄭謂鄭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

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　傳酒所至時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箋康虛至無次　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賓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至其秩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徙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媟慢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

箋此復至和柔　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　傳反反至僊僊然　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愼與下抑抑愼密一也謂愼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傲傲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　箋此言至如此　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一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既二令儀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傲傲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至多又　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

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
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訟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
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顚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
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逐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
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
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
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
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冝以此荅彼問自息將愼其己然
而爲之立大法也　鄭唯以式爲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之餘同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
史不知是何監何史替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
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
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大既立
之、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女、刂盖其失禮此乃督
之人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郊於鄉射引此耳　箋式
讀曰慝　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
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
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箋當言至酢酬　正義曰
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
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
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
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
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三

計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　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剌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　箋萬物至之禍　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至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　傳頒大至其性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揔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　箋魚之至著見　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箋那安至然安　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此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六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揔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幽王至無救　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下繫云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至又鬴　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與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衮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以不與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興也至則薇　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揔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揔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箋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醯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卽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芼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　箋賜諸侯至爲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　傳玄衮至之黼　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繢人文　箋玄衮至章者　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者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揔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揔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

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或以爲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筥馬爲韻也　觱沸至所届　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與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騑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旣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旣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　傳觱沸至正出　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説焉　箋芹菜至鴈醢　正義曰上章菽芼羹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是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卽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筍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

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　箋諸侯至不尊　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食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

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至申之　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諸侯至偪束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　箋芾太古至予之　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

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挹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腳跗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束者作者

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
箋古者至不然　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
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卽上車服是也天子旣已
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
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
卽人謀神又重之卽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
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
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至率從　正義
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
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
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
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鎭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
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於是相與循順而從之
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
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　傳蓬蓬盛貌　正義曰述柞葉而
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　箋此
興至者明　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
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
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
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
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立其君常有
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
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
爲興亦然也　傳殿鎭　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鎭重之
義故云殿鎭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
則得鎭安天子之國也　傳平平辯治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
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
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箋諸侯至循順
之　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
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
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
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
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旣成以賜魏絳之樂卽引詩
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汎汎至
戾矣　毛以爲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
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
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旣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
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
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旣以賜祿諸
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於是至美矣古之命
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
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
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敎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
句言諸侯旣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
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
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傳紼繂至諸侯　正義曰釋
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
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
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緪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
之止息以緪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
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箋楊木至禮法　正義曰箋亦
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
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
舟止爲喻　傳葵揆　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
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　箋戾止至
其位　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
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

也鄭亦約彼優遊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角弓八章
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
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内自相憎怨使人
傚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
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
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
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
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
爲驕如蠻如髦也　騂騂至遠矣　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既
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
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戾矣是用角
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
善設食燕而恩銜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
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　傳騂騂至而反　正義曰騂騂文連
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

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
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
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
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
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
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内於檠中此弓已
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訖内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
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
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待也　箋骨肉至成怨
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
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
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
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箋爾女至
胥皆　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

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
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至爲瘉
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
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
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
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至斯亡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
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徒然相怨於一方彼
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遥則相怨又
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
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
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己斯
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遥則相怨對則不
讓由此以亡　箋民之至怨恚　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
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

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
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
是空也　傳爵禄至愈危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爲彼所怨
是以禍及於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己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
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
先人後己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禄可辭又曰爵位相先
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
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禄言爵禄可
辭者以辭爵則禄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
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
由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
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己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
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亦危己故身危也然則求黨在於不黨求
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
之　老馬至孔取　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言老馬反爲駒

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己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傚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己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蒲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䘏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巳老至慢之　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巳老矣而咳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尤所不宜慢之　箋王如至之禮　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若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飫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孔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毋教至與屬　毛以爲上言小人傚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似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導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　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

傳猱猨至附著　正義曰猱則猨之輩屬非猨也陸機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要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猨獼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箋毋禁至則進　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奸之者言止其奸而稱毋故毋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澁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至婁驕　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　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幷統下句爲義　傳晛日氣　正義曰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雪者日也字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　箋雨雪至教之　正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

滅矣以雪比小人曰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戒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敎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敎之乎　箋遺讀至過者　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如蠻至用憂　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蠻如西方之戎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　傳蠻南蠻髦夷髦　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揔名也　箋今小至從焉　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　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揔三章之義也　有菀至極焉　毛以爲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己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　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爲惡故己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　箋尚庶至不然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其美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暱近　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爲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　箋蹈讀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己所以不朝之意　傳靖治極至　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己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己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　箋靖謀至朝事　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箋瘵接　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邁行至行之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字有鳥至凶矜　毛以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

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
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
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
傳曷害　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
何也　箋王何至四裔　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
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
以禦螭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
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
之故繫而言焉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　正義曰都人士
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
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
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
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
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内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
者蓋敘者知畿内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
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
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
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
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
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
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説長民不貳
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揔敘五章之義民者兼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　箋服謂至同也　正義曰冠弁在首衣
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弁者古
冠之大號也冠弁揔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
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爲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
揔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
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爲官倡導帥
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

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
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
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
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
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
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
服色齊同也　箋城郭至過差　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
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
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之
都邑以駮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
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
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
也詩人見而説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
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
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覲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
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
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
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
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
非同於常祭其實爲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
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
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
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
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
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
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
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
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
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

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人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黄黄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揔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經以此爲文次也　箋都人士至不然　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彼都至不說　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㬢不然士女淫恣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　傳臺所至布冠　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箋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揔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糸者爲帛從甾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　傳密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爲密也　箋彼君子至隆殺　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彼都至苑結　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然槃屈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尹姞爲異餘同　傳琇美石　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　傳尹正　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箋吉讀至禮法　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

必著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衆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箋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彼都至之邁　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己憂悶不能自勝也　鄭唯以垂帶如鞶裂衣爲異餘同

傳厲帶之垂者　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

箋而亦至卷然　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爲裂衣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衣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

箋我今至古人　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至盱矣　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病爲事之次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至曠者　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己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箋怨曠至非禮　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至歸沐　毛以爲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　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爲異餘同

傳興也至曰匊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

箋綠王至於事　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箋禮婦至待之　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笄以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至不詹　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　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

傳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箋藍染草　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傳婦人五日一御　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

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冢人之情
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
日之御則不然故内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
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
日爲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
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
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
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是鄭差後宫之數
爲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准之
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
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
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
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内則之注亦先姪娣從卑者起由准此也諸
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
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
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箋婦人至憂思　正義曰箋
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爲日數
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
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
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　之子至之繩　正義曰婦人既思夫
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
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
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己與之作繩今
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箋綸釣繳　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
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
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
綖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
其釣至觀者　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
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
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
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
焉　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
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
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
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
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
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
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
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
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
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
士耳　箋陳宣至事業　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
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君臣廢此恩澤
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芃芃
至勞之　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
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
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
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
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
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
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
不知又刺之　箋宣王至先之　正義曰以嵩高言天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
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
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
悅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
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至歸哉　正義曰上言南行爲
揔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

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爲南行之事旣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　傳任者至牛者　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箋蓋猶至止時　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摠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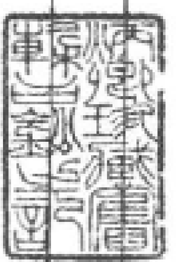
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旣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以舉其歸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皆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　傳徒行至旅者　正義曰傳亦見四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　箋召伯至旅從　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

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傳土治至曰清　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　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至如何　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有阿然而長美其葉則有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旣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旣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　傳阿然至利人　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然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

言桑葉茂盛而柔輭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　箋隰中至於民　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爲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爲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箋孔子至誨乎　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計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小雅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
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得
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
化而傚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
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
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
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
主刺褒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
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　比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
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　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
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箋申姜至正故
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
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
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蘖也樹
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蘖支庶也
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王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
當爲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蘖也宗適
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
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旣以妾爲妻毋愛者
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
於爲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
代太子故爲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
以己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己不正
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至獨兮　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與婦人有德
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
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
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如也　鄭以爲言人旣刈白華已漚爲菅柔韌中用兮何爲更取
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肥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旣聘申
女已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
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爲喻餘同　傳白華至爲菅　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文舍人曰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
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王肅云白茅束白
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
然　箋白華至滅國　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
菅茅相比故以韌肥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肥也言取
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肥其實
茅亦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興者以善
惡相比爲喻耳　箋之子至弃申　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
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不復荅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
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
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譏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
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至不猶　毛以爲上
旣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
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
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
不如也　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
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
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
之故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

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　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
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
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
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需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
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　箋白雲至見黜　正義曰箋以上章言
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
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　傳步行猶可　正義曰舉足謂之步
故爲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王倡爲
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
不類今以侯爲毛說　箋天行至褒姒　正義曰上旣以露雲養
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
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
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作
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
忠臣列士不可委之上天嘿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
人諷詠亦勸王之諫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
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
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
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爲乎訓語
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
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
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齓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
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
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曰同二君
二先君也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
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爲蚖蚖蜥蜴也毁齒曰齓未旣齓毁未畢
也女七歲而毁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
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
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
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
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
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
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毋年五十六凡在毋腹五十年其毋共和九
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
人道同　箋池水至北流　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
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
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澁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
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
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
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
不云自瀕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
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
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旣訖又決
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箋碩大至念之　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
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
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
毛旣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至我心　正義曰有人樵
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
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竈失其
所也以興幽王娉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
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毋養天下今不以當
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
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　傳烘燎

至養人　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烓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釡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

箋人之至猶是　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煁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饔饎之爨爨以煑肉饎以炊飯饔言之也煑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爲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爲喻也

鼓鍾至邁邁　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

箋此言至所言　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鶖至我心　正義曰有禿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興有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

箋鶖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舉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既以食爲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養者近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也

鴛鴦至其德　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歛其左翼是左翼歛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歛翼相下之義也

箋歛左至家道　正義曰言歛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至疷兮　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甞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

傳扁扁至履石　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爲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即引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緜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爲己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爲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叙其爲亂之意於經爲摠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爲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

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　箋微臣至刺之　正義曰以微臣
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
祿重是爲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
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
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
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餼爲遺忘也知士所末介者
以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
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
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
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
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
廢以下是也　緜蠻至載之　正義曰言緜蠻然而小者是黃鳥
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
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
者而自依屬焉旣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
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
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
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
大臣何爲遺忘己而不肯飲食教載之　傳緜蠻至於仁
正義曰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爲
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
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
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
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　箋止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
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
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
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
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
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己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

人而責之者以己本親之冀其恤己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
己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　箋在國至倅車　正義曰此
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
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己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
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
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爲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
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
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
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
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
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
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
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
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　正義曰
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
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
之人不以菹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
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
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
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
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箋牛羊至賓客　正義曰孝
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
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
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孰曰饔也饔旣爲孰則餼非孰
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
餼是已殺殺又非孰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旣有饔餼遂
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牢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
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
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饔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

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
賓客　幡幡至嘗之　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
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至農功畢君子賢
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
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
不肯用所以刺之也　傳幡幡至之菜　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
豕此上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
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
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　箋亨孰至講習　正義曰序云不以微
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孰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知爲菹
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
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
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
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爲之以三時務農將
闕於禮故爲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讓先言嘗之則未

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
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爲行禮也又
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
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其重賓客
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殽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
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内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
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爲之羞鄉飲酒及燕
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殽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
也引易兑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
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禮講藝
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至獻之　毛以爲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雖微耳
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爲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今酌
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
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　鄭唯斯首謂白頭爲異餘同　傳毛

曰至獻奏　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
唯肉炮内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
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
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
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又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
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
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
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爓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
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
箋斯白至酌名　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
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
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
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
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
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乃將以爲飲酒之羞

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
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言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
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
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
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
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爲
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
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
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
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
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傳炕火曰炙　正義曰
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箋報者至燔之
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
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
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繫貫而

象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傳醻道飲 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箋主人至勸酒 正義曰傳以醻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猶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國對天子爲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也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揔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特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箋荆謂至士卒 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 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至朝矣 毛以爲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 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 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遠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揔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 箋山石至卒服 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

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諭故皆以爲荆舒焉　箋武人至於王　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正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伐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漸至出矣　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戎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𢇁音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　傳卒音沒盡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音之義故云卒音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爲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音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　箋卒者至盡服　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　此有豕至他矣　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已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爲禮也　鄭以爲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其衆豕離其𦁧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群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于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千王命　傳豕豬至水波　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箋烝衆至於豕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𥝠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巳訓蹢爲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蹢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橧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橧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豬所寢爲橧李巡曰豬卧處名橧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橧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𦁧與橧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比方於豕以其餘與諭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　傳月離至則雨　正義曰以

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哲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暘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或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　箋將有至王甚　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後天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　箋不能至王命　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攝爲餘事秉其所守于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爲義次也　箋師旅至危亡　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幾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至傷矣　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　傳苕陵至則黃　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苕一名陵苕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箋陵苕至孤弱　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

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至無生　毛以爲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衞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　鄭唯以華衰爲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

傳華落葉青青然　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所以言亡爲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

箋京師至出見　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爲鄣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爲皆亡不可以落爲喻故爲衰耳　箋我我至之甚

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爲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爲恨故知已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至以飽

毛以爲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曜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　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　傳牂羊至可久

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暫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　箋無是至須臾　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箋今者至飽之者　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兕虎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至四方　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爲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爲勞萬民又甚苦焉　箋用兵至之甚　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爲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至匪民　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

道而皆爲矜夫也旣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　箋玄赤至之矜　正義曰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　箋古者至民乎　正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春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至不暇　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旣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　傳兕虎野獸　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　箋兕虎比戰士　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芃至周道　正義曰有芃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傳芃小至役車　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　箋狐草至輦者　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車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五

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文王　大明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至作周　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日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揔之　箋受命至周邦　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案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出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敎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主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下云受錄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為受錄而發受錄者即謂受丹書王命之錄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錄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錄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錄而為之故受錄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己塞水是助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錄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

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曆挍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曆挍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雒授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挍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逆數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末武王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挍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一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

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一迊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挍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㝡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候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片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圖者謂肆不

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是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烏烏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烏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須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胙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干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呂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

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商命驗曰自三王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下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至左右　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傳在上至歎辭　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嗚聲則於嗚古今字耳　箋文王至曰文　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摠受命之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見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嘉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　箋大王至美之　正義曰言大王自豳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閟宮云實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　傳有周周也時是也　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　箋周之德至是矣

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　傳言文至接人　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　箋在察至行之　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亹亹至亦世　毛以爲亹亹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之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支子皆得百世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澤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又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誦不復已止也　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百世餘同　傳亹亹至支子　正義曰亹亹勉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云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辟本幹庶辟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子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福及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　箋哉始至百世　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陳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　傳不世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爲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

乎言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士者世祿欲舉輕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文　箋凡周至其功　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揔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爲揔辭顯爲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位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爲列士諸侯或爲王朝卿佐雖爲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外內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爲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爲常雖以世祿爲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世之至以寧　毛以爲因上不顯亦世又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又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之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爲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　傳翼翼至皇天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爲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　箋猶謀至之臣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爲願朝廷之士多妬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爲恭敬而論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爲用之矣

傳濟濟多威儀　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揔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穆穆至周服　毛以爲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

文王德盛之至也　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
之中爲異餘同　傳穆穆至假固　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
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
敬事有德而爲天所命宜爲堅固故爲固也　箋穆穆至子孫
正義曰於爲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
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
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
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
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爲此命之言
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己有
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　傳麗數至爲衆　正義曰以億是數名
故知麗爲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爲衆言德盛
則難爲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
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
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　箋商之至如德　正義曰以舉多

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
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
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
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
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衞要夷鎭蕃是也此亦據在
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
侯綏要荒五服皐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侯服至爾祖　毛以爲商之子孫既衆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商之
族類變爲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既無
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
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
事而言文王之寛此殷士其爲裸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
而冔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己今仍服殷冠明
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
成王言王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脩德

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　鄭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
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　傳則見至無常　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
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
之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　傳殷士至曰冔　正義曰此殷士即前
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
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知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
鬯也舉裸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
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
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爲送但裸時
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公羊傳曰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故訓爲大也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
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
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

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
故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
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
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
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箋殷之至以彊　正義曰殷臣壯敏來
助周祭裸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
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
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
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
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
耳不必專助行裸也以祭言己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
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者若爲畏威當改
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
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
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

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　傳蓋進無念念也　正義曰蓋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　箋今王至成王　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即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至不易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爲己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爲異以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

傳聿述至多福　正義曰聿述言我永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　箋長猶至自來　正義曰長雖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　傳帝乙已上　正義曰以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閒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成王畏相舉未亡以駁亡者耳其實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　傳駿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宜以至改易　正義曰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命之至作孚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常順天也既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儆儆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寞欲儆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　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　傳遏止義善虞度也　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　箋有又至行之　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爲又也蕩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能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　傳載事刑法孚信也　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　箋天之至香臭　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燮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毋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爲揔目餘皆同　箋二聖至大明　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明明至西方毛以爲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

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爲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爲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達於四方爲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爲天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揔爲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　傳明明至於天　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　箋明明至效驗　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揔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幷言武耳不以兩明赫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　傳忱信至挾達　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迊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迊義同也　箋天之至美周　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使之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玆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摯仲至之行　毛以爲既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内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　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　傳摯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爲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　箋京周至志意　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内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揔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大任至方國　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　傳身重　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箋小心至由父母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傳集就至涘厓　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文王初

戴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也
轉以相訓是合爲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
亦水也釋丘云涘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　箋天監至大姒　正義曰於
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
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巳有天命
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
之命定於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巳在其録明天歸文王在於
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爲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
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
命爲生大姒所述意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
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
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爲生賢妃
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文王之妻
爲大姒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姒所言居河之
湄唯言有微尰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

各有意不得同也　文王至其光　毛以爲此篇主美文王雖王
季尚存皆以文王爲主上既言天爲生配此言成昏之禮故言文王
既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以爲昏姻媒以行
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此邦之有子女
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
之後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
則禮成昏定也旣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
其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
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餘同　箋文王至求昏　正義曰
上既言大姒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
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爲妃故知乃
求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昏禮納
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　傳俔磬
正義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
云俔天之妹謂之辭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

辟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辟喻物云磬作然也　箋既使至
女弟　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
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之也
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揔述昏禮故箋
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渭之涘故爲聞而美之
既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
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
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
弟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妹即女弟天者無
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
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　傳祥善　正義曰釋詁文
箋問名至納幣　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
而得吉昏以納幣爲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
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
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

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
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
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
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
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
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
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
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
取大姒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
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
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爲主者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
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
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
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
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

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　傳言賢聖之配　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
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
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
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
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
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姒之家在郃之陽
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
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
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
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
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
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　傳言受至光輝　正義曰
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迎於
大姒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
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

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
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
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
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
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
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
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箋迎大姒至等制
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
制也云迎大姒而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
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
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
制則卜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
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
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
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

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　有命至大商
毛以爲既言迎得大姒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
言敎命乃從天而來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爲生善
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子女
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
德義之故爲天降氣於大姒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
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之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
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爲天助也
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　傳纘繼至德焉　正義曰纘
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姒是其姓則莘是
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
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
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
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
上章爲說也　箋天爲至之行　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

時已受命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
猶有命既集也纘女維莘猶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
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姒之德自在於
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莘爲纘女
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
傳篤厚右助燮和也　正義曰篤厚燮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
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爲助也　箋天降至三五
正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有
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
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
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
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
遂命之也燮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
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
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

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逄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逄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太姜之祖有逄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逄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

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　殷商至爾心　毛以爲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爲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爲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　鄭唯下三句爲異言殷衆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爲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而興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不以己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

傳旅衆至望周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

箋殷盛至師勝　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土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

傳言無敢懷貳心　正義曰言無敢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

箋臨視至疑心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閟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

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
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
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
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至清明　毛以爲上言
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
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
駕駟騵之牡馬彭彭然皆彊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
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彊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
彼大商會値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
復濁亂之政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將帥之武
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爽淸明之時伐之也
傳洋洋至下殷　正義曰洋洋文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爲廣
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明也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璞曰騵赤
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
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

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以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
先代之色時主之意異　箋言其至且整　正義曰詩辭所發理
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
之鮮明馬之彊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怱遽閑暇於事且
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
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
師尚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雒師謀說太公受兵鈐
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
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己之謀所
出無常道者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己當預爲之備所以貴
權謀故美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
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己同力又相敵當
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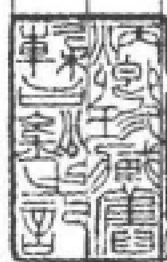
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
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
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
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
前敵曲爲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
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
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爲狂狡
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
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爲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　傳師太師
至涼佐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
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
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
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
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爲號故雒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

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illegible]望而爵[illegible]尚鈞尾注云尚
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
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
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
訓是亮爲佐也亮諒義同　箋佐武王爲之上將　正義曰太誓
云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
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　傳肆疾至淸明　正義曰釋
言云兗肆也郭璞曰輕兗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
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淸明之速又解會朝淸明爲速疾之
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爲天下淸明是其疾也
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淸明無復
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
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
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箋肆
故至乃誓　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變伐大商

協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即上檀車四騵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者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横爲會甲旦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六

計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緜九章章六句至大王
正義曰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王業之本文王
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
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大王下二
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爲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
本之冬皆爲勢故文倒也　緜緜至家室　正義曰緜緜然不絕者是
瓜紹之瓞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於本若將無復長
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冑封爲諸侯後更遷於豳國
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盛得其民心而
[illegible]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爲微此也[illegible]在何時乎乃[illegible]居於沮漆二水之
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父古之公
號爲亶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爲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
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
傳緜緜至漆水　正義曰緜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
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
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
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
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
言之釋訓云由從自也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
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
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
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
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蓋　沮一名洛水
孔連言之　箋瓜之至沮漆　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瓝故謂之瓞其實瓜之與瓞猶種不同
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
故言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
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爲
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
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
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
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
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言緜緜不絕則非徒
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邰遷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是在
邰在豳皆緜緜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終之
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
經云即有邰家室周本紀云舜封弃於邰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
之冑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
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illegible]也周[illegible]云昔我先世后稷以
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illegible]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
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
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
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
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
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邰國未即定
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
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
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
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大王而德益盛者
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大王爲始周之追王上至大王
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閟宮云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
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漆沮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
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　傳古

公王家室　正義曰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説或殷以亶甫爲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亶甫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不從或説也自古公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大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説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亶甫

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説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其人別説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説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左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

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閒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説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説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也爲以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

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説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箋復者至章發　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豳而下説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

狄人所逐故遊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至胥宇
正義曰言文王之先乆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
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
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
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　傳率
循至宇居　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
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
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　箋來朝至賢知
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
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
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
是人君之事輙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至
于茲　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
地膴膴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菫荼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
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豳人
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
而不復去也　傳周原至契開　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
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
可食也内則曰菫荁枌榆則菫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
菫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菫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
鴆於酒寘菫於肉賈逵曰菫烏頭也然則菫者其烏頭乎箋云
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菫荁之菫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菫是
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菙
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
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
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
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
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
契開耳　箋廣平至從矣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

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
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豳人從己者謀
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
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云始與豳人從
己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
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
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
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箋卜從至於是　正義曰以文承龜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
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迺慰至執事　正義曰上告民令止
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
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
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
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箋時耕至滸言　正義曰以宣在
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
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
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
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
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
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
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西
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東
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
西何謂荅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
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
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
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至翼翼　正義曰
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

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　箋司空至位處　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傳言不至爲後　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爲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　箋繩者至爲繩　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捄之至弗勝　毛以爲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言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鼛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鄭唯以度爲投語異意同　傳捄虆至馮馮然　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陾陾薨薨皆是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也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脯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　箋捄捊至板中　正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捊引取也故以捄爲浮言捊取壤土盛之以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薨薨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薨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　傳鼛大至樂功　正義曰冬官鞾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云大鼓也鼓是總名鼛是鼓之別名今鼛鼓並言則非一物故云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　箋五板至役事　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鼛鼓爲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鼛是大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二鼓故鼛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鼛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鞾人爲鼛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鼙爲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右止之文而因誤耳定本云鼓役事　迺立至攸行　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皐門此皐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　鄭唯以皐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王之至應門　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皐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皐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皐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鄉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

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
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
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
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
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
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
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别耳而郭門爲
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
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　箋諸侯至庫
雉　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
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
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
年傳宋人稱皐門之皙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
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
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
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皐應
故云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
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
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
謂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
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
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
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　傳冢大至大
社　正義曰冢大戎大醜衆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
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既爲大
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
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
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
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
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
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
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
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
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爲大
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以其遂爲天子之
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
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
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箋大社至之肉　正義曰
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
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
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
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
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
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蜃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
之蜃注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自器令色白
然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
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
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肉無曰
字也　肆不至喙矣　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衆之義故今
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
欲親仁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
使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
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己
乃驚走而奔突矣混懷逃布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避
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跡雖殊而興國則一故連而美之也
傳肆故至成蹊　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說文云慍怨也
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

之衆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衆既多非徒
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
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
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
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
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
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　箋小聘至之意　正義
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
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
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樸其實抹不言樸是柞陸疏云周秦人
謂柞爲樸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
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疏云三蒼說棫即柞也
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又可爲矛
戟矜今人謂之白抹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
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知接上冢土爲義大王立冢土有用衆之
義用衆欲以伐人故文王不絶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
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
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
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
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
師旅並言之　傳駾突喙困　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
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
爲困則未詳　箋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昆夷之
患故知混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兊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言
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而
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棫拔矣故知入此柞棫之中
而逃亡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
者殷之末世戎狄内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部落散居素
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入柞棫以逃避之士衆主爲聘行
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
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駾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
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内其一年伐
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
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爲
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絶恚惡惡人之心有征
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
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
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
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強戰則民
死爲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強
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
至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
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
耳　虞芮至禦侮　正義曰言文王遵大王之道行善消惡之故
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
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
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
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
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大
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　傳質成至餘
國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爲成以成爲
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
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
相勸之辭宜爲盍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
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右故也斑白謂年老其髮
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
夫讓爲卿爲選士爲大夫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
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　箋虞
芮至業六　正義曰此文王本大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大

王於緜緜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彼
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
此直增動大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緜緜者明大王於緜緜之中而
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緜緜後之初生故連言
之傳率下至禦侮　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䟽附者
此臣能率其臣下先與君䟽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䟽
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
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今
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
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
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揔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
䟽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
說有䟽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
比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
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
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
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
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䟽附與自吾
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
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
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
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
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
四人也　箋予我至趨之　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
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
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
四臣之力故也䟽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芃芃棫樸五章章
四句芃芃至趣之　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
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

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
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
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
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之
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
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
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
傳芃芃至蕃興　正義曰芃芃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
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
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槱燎在薪下故知槱爲積也此詩美
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
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
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
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　箋白
桵至燎之　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
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
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
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
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
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槱
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
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
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
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槱之者彼云禋祀實
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
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
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
槱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
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
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
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
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
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揔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
天神皆用柴祭槱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
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
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
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
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
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
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禡禡與是類見於詩
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
諸儒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
天下不宜巳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嚳而
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
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槱文可盡兼天神廣
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評云此篇
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
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
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
傳趣趨　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　箋辟
君至積薪　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
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槱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　濟濟至攸宜
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
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
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
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
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
璋亞祼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
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傳半圭曰璋　正義曰傳唯解璋而
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
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　箋璋璋至璋瓚
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
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
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
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
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
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
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
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
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
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
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
莫稱焉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祼
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
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愨而趨見其儀
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
儀敬且和是有儀矣　傳峨峨至髦俊　正義曰以峨峨是容儀之貌
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章爲
祭合於爾雅毛不爲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箋士
卿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祼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
也　淠彼至及之　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
行者是涇水之舟舩此舟舩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船人以楫
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
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政故可以征討
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　傳淠舟行貌楫櫂
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

椅或謂之櫂則毛以時事名之　箋烝衆至政令　正義曰烝衆釋
詁文淠淠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説賢臣之事故爲
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傳天子六軍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
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
箋周王至百人　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
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
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
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
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
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
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説鄭志趙商問
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
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
言軍耳此比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
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
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揔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
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
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
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
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
改之耳　箋周王至作人　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
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
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
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至四方　毛以爲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説其有文章之事言
治寶物爲器所以可雕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
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爲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
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雕琢
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
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
天下　鄭以爲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
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
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
甚餘同　傳追雕至相質　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
即追金玉故以追爲雕釋器説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
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則金不爲雕言金曰雕者
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雕木尚稱雕明
金亦可爲雕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
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矣其質如金玉矣
箋周禮至可樂　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天官追師職
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
兩傍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
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覩物
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
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
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覩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
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
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　箋我王
至爲紀　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説
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
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
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
窮根源者　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干祿焉　正義曰作旱麓詩
者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
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
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
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
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
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

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揔謂文王以前世脩
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
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
業公劉以後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
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
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
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
重明前已得祿是敍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干祿焉
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干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
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
福干祿之事也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
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
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
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
復及焉　瞻彼至豈弟　毛以爲視彼周國旱山之麓其上則有
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
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
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
鄭說在箋　傳旱山至衆多　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
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
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長
木之處在山而非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
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
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
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箋旱山至德教　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爲
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德教也　傳干求至樂易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
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
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
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
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
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
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
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箋君子至樂易　正義曰以序言受
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
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
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瑟彼至攸降
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
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
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
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　鄭以黃流謂鬯酒爲異
餘同　傳玉瓚至圭瓚　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
柄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
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
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
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
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
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
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
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
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
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
命言之也　箋瑟絜至此賜　正義曰以瑟爲玉之狀故云絜鮮貌
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
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
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
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

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
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
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狀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
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
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
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
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
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
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
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
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
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
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
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
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
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
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
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
賜與九命外頻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
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
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
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
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
房內不渫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
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
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

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鳶飛至作人　毛以爲大王王季德
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
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
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　傳言上下察
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
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　箋鳶鴟至得所　正義曰蒼頡
解詁以爲鳶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
鳶鷙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
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
鳥之得所當如鴛鴦在梁以不驚爲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
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
如本故易之　清酒至景福　毛以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
事神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牡之牲既擇而養
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
祿　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言年豐畜碩　正義曰言酒見
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
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
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　箋既
載至二者　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
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着物多矣獨舉酒
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
清酒揔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
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
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
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
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
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
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牡者不毛者
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

是諸侯用純色也武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傳言祀
所以得福　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
大夫之福　瑟彼至勞矣　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
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
以爲民所熂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得
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去
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
棫也
莫莫至不回　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
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
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己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
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
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千祿焉
箋葛也至而起　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
蔓爲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先人故
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　正義
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
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
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
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
成是其聖之事也　箋言非至由成　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
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
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深
錄之以爲後法耳　思齊至斯男　毛以爲常思齊莊之德不
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爲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爲母
也此大任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京
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爲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
音思賢不妬進叙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周藩屏之衛
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得行純備
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　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餘同
傳齊莊至王室　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爲大任思
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
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　箋京周至卑小
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
其所爲故知思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爲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
於京地無愆過也既能爲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
賢故知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
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
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
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　傳大姒至百子　正義曰定六年左
傳云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
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
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
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
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
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
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
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
叔者其曹[illegible]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
人母曰[illegible]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
[illegible]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
[illegible]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
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
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
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
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至家邦　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能恊和神人言文王之
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
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
又能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族親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爲法迎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　鄭以爲文王雖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政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爲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也　傳宗公至恫痛　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箋惠順至凶禍　正義曰惠順釋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之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是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甲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傳刑法至御迎　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箋寡妻至御事　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曰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損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次爲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御宜爲治也　雝雝至不瑕　毛以爲文王之德行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甚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　鄭以爲比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揔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雝雝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廱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爲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　箋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揔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

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制說大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廱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爲羣臣助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尚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　傳以顯至無斁　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斁也是民安君德無斁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斁也　箋臨視至高大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爲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爲在宮下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需而

志尨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爲其一人之所學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别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　傳肆故至假大　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　箋厲假至之深　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或作癘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絕則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

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待行禮乃變也　不聞至斯士　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斁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斁故成人小子皆學爲髦俊也　鄭以爲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

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此士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之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　傳言性與天合　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箋式用至求備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爲長不諫爲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質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

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上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爲小人使人必求備也　傳造爲　正義曰釋言文有爲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　箋成人至造成　正義曰箋以此爲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爲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爲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爲皆有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　傳古之至俊士　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　箋古之至之美　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睪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七

計[illegible]二千一百八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皇矣　　靈臺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修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修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修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　箋天視至盛耳　正義曰世世修行道德居自后稷以來莫不修德祖紺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修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而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巳有昌名在録嚳卜四妃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皇矣至與宅　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　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臣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爲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　傳皇大莫定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　箋大矣至歸就　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　傳二國至度居　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夏謂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

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居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更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損以惡紂不以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

箋二國至於惡　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耶不獲是也敍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爲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敍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

傳耆惡至宅居　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嚮而顧故西土謂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

箋耆老至王所　正義曰以憎已是惡故耆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間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意既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即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赤雀命云崇孽首則爲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作之至旣固　毛以爲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刊除以爲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爲菑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木其爲栵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檉木其爲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爲檿木其爲柘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旣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爲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啓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　鄭唯串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己亦伐惡以應之餘同

傳木立至山桑　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蘙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蘙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栵栭檉河柳椐樻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　傳徙就至路大　正義曰毛讀患爲串古患反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箋串夷至應之　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是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傳配媲　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　箋天既至堅固　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爲生賢妃謂大姒也天爲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至四方　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

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太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又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禄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　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禄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　傳兌易直　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　箋省善　正義曰釋詁文　傳對配至王季　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没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爲配也　箋作爲至王起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興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之時也　傳因親至光大　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婣注云婣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　箋篤厚至其德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爲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

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
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
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
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
故易之　傳奄大　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
奄是荒奄俱爲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爲
覆有天下　維此至孫子　毛以爲旣言王季明太伯之功故又言
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
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
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
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旣有君人之德故爲君
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旣爲國人順服
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
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
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

故旣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
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
德人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
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
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旣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
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
靜乃論身内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
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可以爲人君
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
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旣言堪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
故言王此大邦也旣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
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
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即此授以九德令誕生
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　傳心
能至貊靜　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

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
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
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
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
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
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
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爲說也　箋德正至曰君　正義曰
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
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照臨四方者
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
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
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
福作威君之道也　傳慈和至曰比　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
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
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云比

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
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
也　箋王君至追王　正義曰王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
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
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傳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服虔
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
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
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
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
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　箋王季至爲匹　正義曰箋以上陳
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
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爲
匹也　帝謂至天下　毛以爲旣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
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

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荅於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　傳無是至高位　正義曰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爲二無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箋叛援至曲直　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援猶拔扈拔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岸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拔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己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賂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

傳國有至侵共　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兵拒逆大國侵周地

箋阮也至不直　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亂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亂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傳會爲說要言疑於我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尊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

玁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　傳旅師至對遂　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爲衆也對則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上文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

箋赫怒至之望　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指言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爲荅者以天下心皆嚮己舉兵所以荅之謂荅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至之王　毛以爲上旣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密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飮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伐密旣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　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旣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飮我泉無敢飮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旣兵不見敵者知己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　傳京大阜矢陳　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絶高爲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飮食之　箋京周至而言　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小别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飮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强弱故難易不同　傳小山至方則　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别大山鮮孫炎曰别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　箋度謀至於豐　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己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湊則隨宜而可今威德旣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旣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帝謂至崇墉　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顔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

於汝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　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討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

傳不大至所更　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箋夏諸至自然　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貪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　傳仇匹至墉城

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故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類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

箋怨耦至尤大　正義曰怨耦曰仇左傳文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爲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臨衝至無拂　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義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強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王伐罪也　鄭唯以臨衝攻城言仡仡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餘同　傳閑閑至其親　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彼所釋言文玉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尚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臣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尊不絕其祀是文王爲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

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爲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絶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　箋言言至周者　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孽是舉動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　傳茀茀至忽滅　正義曰此茀茀亦宜猶上閑閑而云彊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既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云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箋伐謂至文王者　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　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爲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爲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

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囿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揔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囿主以養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　箋民者至備故　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煇而唯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

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食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皙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

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大學為一所以得大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

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揔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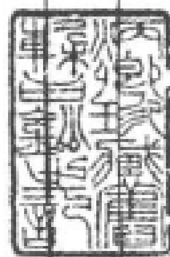
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具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

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爲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揔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大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大廟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大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經始至成之　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從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　傳神之至有成　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爲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爲之也　箋文王至以名焉　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爲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傳囿所以至於囿　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爲囿沼則似因室爲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爲鹿牝也　傳濯濯至肥澤　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虡業至辟廱　毛以爲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己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

飾維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鐘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　鄭唯下二句別義具在箋　傳植者至節觀者　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名爲虡然則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鼖爲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鎛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箋論之至之至　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爲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栒虡植橫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鐘鼓也以經有鐘鼓故特言之其磬鎛亦在栒虡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己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傳鼉魚至公事　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爲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令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爲名其揔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爲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爲揔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爲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瞍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爲等級不以目爲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八

計一万六千四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王季雖脩德創業爲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特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巳受天命故言復受爲亞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傳武繼　正義曰釋詁文　箋下猶至就盛　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爲西伯文王又受命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箋此三后至鎬京　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注云登上也遐巳也上巳者若僊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箋作爲至大功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箋命猶至不立　正義曰此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信爲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媚茲至嗣服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　傳一人至侯維　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巳謂天子爲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爲維也　箋可愛至萬大　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箋服事至天下　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述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此服相連也　昭茲至之祜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爲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愼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爲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爲民愛之如此

傳許進至武迹　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　箋茲此至成之　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愼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愼奉行故美其終成之　箋祜福至之言　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爲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至有佐　毛以爲民欲王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祜因則爲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

鄭唯以下句爲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　傳遠夷來佐　正義曰言不遠有

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叙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　箋武王至福禄　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爲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文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禄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　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之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民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之變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雖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摠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主四方施化而爲法度比之前事爲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爲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　文王至烝哉　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　箋遹述至益盛　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爲有聲矣故爲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爲己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　傳烝君　正義曰釋詁文　箋武功至天命　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邗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築城至烝哉　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興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纔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　傳曰淢成溝　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淢溝是摠名故云淢成溝謂十里成閒所有溝淢洫音同　箋方十里至其業　正義曰申傳淢爲成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也其外有此溝謂之爲淢此淢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己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己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大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

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
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注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
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
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
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
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
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
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
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
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
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執定典命注每言蓋匠人注
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辭以見二塗之意也傳后君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
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 不以義謚謂
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揔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
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至烝哉 正義曰既言築作豐城故又
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
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爲天下四方之民
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爲之楨幹謂爲施法度以行
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 傳濯大翰幹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文王至法度 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
自爲大也上言適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
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明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
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
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
木幹與牆爲法故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至烝哉
正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
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
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
於是爲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 傳績業皇大
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爲大 箋績功至
之東 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
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
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爲功
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
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
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
言可以兼及文王故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
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箋變王
至益大 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
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
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作
者以文王亦稱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箋自由至服者 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既言辟
廱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
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考卜至烝哉 正義曰
言稽考其疑契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
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
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
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 箋考猶至於此 正義曰以洪範有
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
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
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
爲成龜兆之占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
詩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觀上
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
伐紂爲成之 豐水至烝哉 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
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生芑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

乎言實以功業爲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德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爲人君之道哉

傳燕安翼敬　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翼敬釋詁文

箋詒猶至棄基　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　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注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録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至后稷　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掌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則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然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

傳生民至帝焉　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末云后稷故知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

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　箋厥其至生民　正義曰厥其釋言
文初始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
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
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
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
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
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
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
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
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
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
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
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
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
爲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

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
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
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
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
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
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以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　傳禋
敬至之前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
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
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
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
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
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煴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
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
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
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煴之禮也書曰禋于文

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
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
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竊以準言爲然
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
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爲祭天
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即
當去之故以弗爲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
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
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爲然故知
禋祀是祀禖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
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
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産乳蕃滋故王者重其
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
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
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

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
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
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
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
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
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
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
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
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
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
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蓋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
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
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
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
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

以爲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荅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冲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　箋克能至之禮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梔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　傳履踐至利民　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此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食謂祭而神饗食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爲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播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　箋帝上帝至后稷　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燿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記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云拇迹大指處也釋詁云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謂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

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
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
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
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
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
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
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
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
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
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
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
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至生子
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
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産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
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坼剖
不堛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
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
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
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
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
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
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
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
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
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傳誕大至生者　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
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
先生之意以人之産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
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
妹以否書傳亦無文焉　箋達羊至言易　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
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

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
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
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
言未可信也　傳言易至人道　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
易故云言易也以揔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
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坼堛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
能無坼堛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
母坼堛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堛之是堛爲裂也坼堛災
害其母皆謂當産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
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
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
生不如后稷所以爲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
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
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
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堛災害不爲惡
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
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
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
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
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
傳赫顯至康也　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
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
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
祀所安無疾而生子　箋康寧至不信　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
文箋以此章上四句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之此經四句文在
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
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
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
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
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

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
之胤故不安也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
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
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姧淫而有此胤以此又復
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信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
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
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
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
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
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
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
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
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以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
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

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不言感生必由父
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
天氣毋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帝嚳之冑唐堯之親
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
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
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
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
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
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
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
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
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
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
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
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

嫌而棄之王基駮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
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
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
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
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
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
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
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
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縶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
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
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
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
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
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
知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

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
然而謂自履其迹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
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
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姧非夫有識者之
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
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
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
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
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
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
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
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云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
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
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

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至呱矣

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伐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且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羽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　傳字愛至天下　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爲遺腹也　箋天異至異之　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　傳大鳥至藉之　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且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至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至唪唪　毛以爲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藝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　鄭唯實覃實訏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訏然餘同　傳覃長至嶷識

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　箋實之至歲時

正義曰實覃實訏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則實之爲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注並爲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知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從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

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
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　傳荏菽至多實　正義曰釋草云戎菽
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
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
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
爾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
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
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
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
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藝之之文爲下揔目於荏菽配之
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
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
旆穟穟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
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菶茂而以唪
唪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瓝也案集注等並無此

四字　箋藝樹至天性　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
故云藝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
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嗜於
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
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
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
稷至家室　毛以爲既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
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
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
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
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
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概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
雍種然而肥大實褎褎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
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
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

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
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
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　箋大矣至之力　正義曰下言有邰家
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
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　傳茀治至天命
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
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稷是民
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閟宮言稙稺菽麥尚
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
此種之黃茂爲下揔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
揔之方者方正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
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於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
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種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
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
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

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
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
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
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
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注云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則穎是禾穗之
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
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
貌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
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
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
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
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
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
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

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或遷之他所也　箋豐苞至變更
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
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故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
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
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
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
不稂不莠也傳以襃爲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
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
也傳言其實栗栗止言栗栗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
足之案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
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宫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
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
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
皐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
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
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紀云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
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誕降至肇祀　毛以爲上
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
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
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
之秠維是赤苗之穈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偏種之以
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偏種之以穈以芑至熟
則於是任抱之於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穈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
上天也　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餘同
傳天降至白苗　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
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穈作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
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
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
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
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
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
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
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
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
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
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赤苗
白苗者郭璞曰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　箋天
應至嘉種　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
穀而已而閟宫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所降
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
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種之必獲
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
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宫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
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
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
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
傳恒偏至郊祀　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偏定本作恒
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爲諸侯故云始
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　箋任猶至之後　正義曰
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
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
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
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　誕我至嗣歲　毛以爲上言得穀祭天此
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
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
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
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趨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
氣浮浮然言其盛也既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

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
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
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
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爲犯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
而燔之則如火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道神乃自此而往於郊
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
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　鄭以舂揄簸蹂爲事之次蹂
之言潤既簸去穅或復以水潤濕之將更舂以趨於鑿載謀載惟
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爲異又以興嗣歲
爲興起新歲餘同　傳揄抒至浮氣　正義曰以揄文在舂下簸
上既舂而未簸故知揄爲抒臼謂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
或有簸穅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
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舂而爲之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
且退蹂以爲韻也上有穈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
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

之既在簸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溞
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
溞烰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
有氣故言浮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　箋蹂之至之實　正義曰
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
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
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
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抒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召旻箋
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升舂糲一斗即爲粺
九升又舂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
一簸始爲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漸到之意也米
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
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有用鑿之處郊
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止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

宗廟之事夫人親舂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
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舂不過如天
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舂
禘之盛韋昭云率后舂之亦天子親舂也酒與食用此米爲之故云
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
穅矣而甫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
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
誤也　傳嘗之至曰烈　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
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
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獵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
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
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
穀今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
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爲然芟
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芟草

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
下謂秋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
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獵不接神明亦
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
日而問之耳獮爲習兵故因兵而問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
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
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興來繼
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爲祈穀今社
日卜來歲之稼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
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
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
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
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
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
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

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軷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　箋惟思至往郊　正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爲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旣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爲烝之釋之止爲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舂揄之事其爲米者非獨爲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必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有諏日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爲穀熟而設取蕭草與祭牲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爲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爲尸羞也此后稷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

傳興來歲繼往歲　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

箋嗣歲至上帝　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爲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故郊必正月旣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曰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由郊天生爲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爲己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卬盛至于今　毛以爲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旣爲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旣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今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今　侮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已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　鄭唯以肇祀爲郊兆之祀爲異餘同

傳卬我至大羹　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其質故以瓦器盛之

箋亶誠至器質　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

傳迄至　正義曰釋詁文上傳肇爲始此亦當然

箋庶衆至天焉　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爲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爲冀幸之義此旣爲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

君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后稷之敎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以天下言之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九

計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九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行葦　既醉　鳧鷖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　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耇五章盡卒章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illegible]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illegible]耳舉草則不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　箋九族至愛之　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耇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耇凍梨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郭璞注云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侍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至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　傳敦聚至泥泥　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聚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　箋體成至人乎　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至之几　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邇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　傳戚戚至几者　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　箋共矣無至以几　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北面少進注云爾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至奠斝　毛以爲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酌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　鄭以上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既爲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　傳設席至之容　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踧踖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乘

述上文與鄭異耳　箋緝猶至敦史　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　傳斝爵至曰爵　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爲捴稱作者因洗奠之别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　箋進酒至兄弟

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殷斝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醓醢至或咢　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并韭菹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内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爲加故謂之言嘉是爲嘉美之嘉也　傳以肉至曰咢　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圖有誂傳相涉誤耳

箋薦之至之嘉　正義曰醓所以擩菹禮籩豆偶有醓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醓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至以賢　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鍭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放此矢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其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　傳敦弓至中蓺　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之義言鍭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蓺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注

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之至爲賓　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蓺故又解之云蓺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揔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雖毛之意亦爲大射也　傳言賓至存焉　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牆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己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　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觶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慝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王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耆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皆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文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　箋序賓至次第　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至不侮　毛以爲又說擇士爲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爲此善射以擇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　鄭唯下句爲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　傳天子至成規　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也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　箋射禮至釋之　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再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至黃耇　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令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

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醹厚酌以大斗而嘗之
以告黃耇將養之也　傳曾孫至祈報　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
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醹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
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
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
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　箋祈告至君子
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
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
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
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
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
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
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
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
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
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
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也　黃耇至
景福　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
老人成王以此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耇老之人故得
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之福　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
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
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　傳台背
至翼敬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
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
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
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　箋在前至
曰翼　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
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
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來故易傳以上章
爲始告此章爲正養　傳祺吉　正義曰釋言文　既醉八章章四
句至行焉　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
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群臣助之至於祭
末莫不醉足於酒猒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
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民大安樂故作
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六
卿以下揔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
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
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
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
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
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
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
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
今定本無告字　箋成王至飽德　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
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群臣至
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
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
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
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
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
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
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延几依神詔室
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
別嫌而不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
其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
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群昭群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
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賞爲六也君在阼夫人在
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
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
也有畀煇胞狄闇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

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
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
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
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
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至景福　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
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
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
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
福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傳既者至其事　正義曰春秋日
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
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　箋禮謂至之類　正義曰以傳分
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謂旅酬之屬言之屬謂
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
卿尸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
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

箋君子至五福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
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
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乘之云天
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
與彼相值明亦天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
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
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
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
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
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
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
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
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摠目也　既醉至昭
明　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

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汝君
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
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　箋殽謂至行
之　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
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至嘉告
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
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
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
饗燕之禮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
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
王之祭事焉　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
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融長
至享祀　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
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
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　箋有又至其長
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
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
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
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
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　傳俶始至諸侯　正義曰俶始釋詁文
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
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
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
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
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
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　箋俶猶至公君　正義曰箋以此文從
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令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

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
故以俶爲厚釋詁云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
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
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
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
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
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
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
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
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
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
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
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
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
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

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
用公也　其告至威儀　正義曰案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
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王之所祭籩豆之物
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
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
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恒豆至徧至　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
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
用水土之意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
爲之若昌本與兒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産之物若麋𪊨麇之等也
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産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
醢則別用水物若蠃醢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
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
多品數故恒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
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

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
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
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
其餘雜錯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菁菹非水草也饋
食之豆有蜃蚳醢蜃非陸産蚳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
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
取水土之品是靜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　箋公尸
至致故　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荅之意言政平氣和因
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
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
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　箋朋友至之事　正義曰
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
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
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
濟漆漆是也　威儀至爾類　毛以爲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

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
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敎化則天長
賜汝王以善道矣　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　箋孔甚至
其宜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
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
於此也　傳匱竭類善　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爲竭類
善釋詁文　箋永長至莊公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
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
上朋友之文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
爾類爲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教其類則可以徧及天
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
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
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
之篤厚也　其類至祚胤　毛以爲乘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
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内以此室

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
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
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　鄭亦秉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
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梱緻恩親乃後及
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　傳壼廣　正義曰
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
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
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
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　箋壼之至天下　正義
曰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
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
密緻言其相親比之意既能室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
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
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
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

矣但不訓壼爲廣與毛異耳　其胤至有僕　毛以爲秉上祚
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
祿使之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當有萬
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　鄭唯以
有爲又餘同　傳僕附　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
傳不訓有爲又故知不與鄭同　其僕至孫子　正義曰秉上景
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
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爲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
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　傳釐予　正義曰
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　箋天之至之妃
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
言永錫祚胤爲遠之辭但秉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
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
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
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

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
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荅之見其生
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
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爲十亂之一
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
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鳧鷖五章
章六句至樂之　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
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
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
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
言太平之君子亦秉上篇而爲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
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
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
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
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爲主故能守

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
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
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
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
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即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
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
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
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
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倒者序以天地人
爲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鳧至爲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
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興祭處也二章傳曰厚
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
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矣鄭以首章祭
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
祀皆以章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

曰其餘皆同曰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
在涇旣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
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
在潨山之絶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
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至來成　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
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
也旣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
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
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旣清絜矣爾王之殽旣馨香矣乃
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
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　鄭唯上句爲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
興公尸在宗廟之内餘同　傳鳧水至衆多　正義曰釋鳥云鸍沈
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
東亦呼爲鸍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鷖鳥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平則

取之以時不妄夭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
所則餘者皆然可知　箋涇水至禮備　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
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
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
牲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
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
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
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
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
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但孝子以父
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由王事之盡敬故不嫌
也若人遇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鳧鷖至來爲　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
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
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

爾王之酒旣多矣爾王之殽旣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
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　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
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爲異餘同　傳沙水至其事
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故云沙水傍易
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
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其事也
箋水鳥至自嫌　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徧說諸
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爲一祭
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
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
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
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疈辜祭四方
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
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疈疈牲胷也辜磔
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

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
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
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祭以報焉旣言百種又言萬物
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爲田報祭其八者
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摠而祭
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
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
猶一一而祭之此得摠祭羣神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
祫皆有以而然故爲摠祭然蜡以先嗇爲主祫以后稷爲主亦尊
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
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祝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摠祭
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爲一祭故謂
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宜者謂
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

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卽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旣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卽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爲宜爲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　傳言酒至備美　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具也殽稱旣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　傳厚爲孝子　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爲助之也但不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至來下　毛以爲時旣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旣湑然而泲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　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卽以其日燕尸爲異餘同　箋水中至其處　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爲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爲神象故言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爲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爲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注是也　箋湑酒至而已　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泲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擧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鳧鷖至來崇　毛以爲時旣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潨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旣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　鄭以爲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潨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君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爲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　傳潨水會宗尊　正義曰潨音如叢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爲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箋潨水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旣別則潨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諸旣是水中高地潨當是水外之高地潨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潨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爲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旣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潨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　若然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耳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庋

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
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王人之注有庪沈之言
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懸之法鄭雖不解庪懸之義要庪懸
似非埋也祭山得庪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
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
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
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
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
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不以己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主以為
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　傳崇重　正義曰釋詁文　箋既
盡至云然　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
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偏以宗為社宗者以
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
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
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
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
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
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
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
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
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
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
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
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
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
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為重　鳧鷖至後艱　毛以為時既太平
鳧鷖之鳥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
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
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
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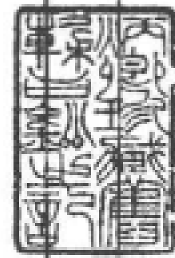
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　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絕水之亹喻公尸
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
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
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
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　傳亹山至和說　正義
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湊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
聚今變文言亹則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
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
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　箋亹之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
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
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
為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
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
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差降此言天子之事
故云七也案中霤禮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
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
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
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
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
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
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戶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
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
以尸在門故取亹名為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
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
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
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　傳欣欣至
多祈　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
氣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
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

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　箋小神至而已

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揔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艱而已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計一萬五千二十九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假樂四章章六句　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
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
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至申之　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
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
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
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
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
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　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
雖義通對宜有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
箋顯光至於天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
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爲摠辭安民
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
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傳申重
正義曰釋詁文也　箋成王至之屬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
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君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
申勑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摠云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勑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俞
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勑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
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
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千祿至舊章　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
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
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
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
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有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
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唯循用舊典之文
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　傳宜君王天下
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宜
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
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　箋干求至
以道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
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
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
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
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卽是千億之祿
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勗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　箋愆
過至禮法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卽
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
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己莅政而遵用舊
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
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
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
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
可忘是謂周公所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至之綱
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
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
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
己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
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　鄭以爲王立朝
之威儀抑抑然緻密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

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　傳抑抑至有常　正義曰抑
傳亦抑抑爲密則是齒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云秩常也
故以秩秩爲有常　箋抑抑至之心　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淸
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爲政之事故知謂
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淸明謂下
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
能匹耦己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己志合也　傳朋友羣臣
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
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爲朋友也　箋成王至而已　正義曰綱
紀者以結綱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是
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
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傳塈息　正義曰釋詁云呬
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
今字也　箋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
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
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
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
注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
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
此同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
戒成王也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
將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
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
詩以戒成王此與泂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
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
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摠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
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
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
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是也鳧鷖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己意欲使遺傳至王
非己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
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　箋公
劉至戒之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
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
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無罪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
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
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狄則是不爲天子所助
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
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
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
禹之孫不窋稷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
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
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
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向有千二
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世
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
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
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
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
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於金縢之注差
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
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
二□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左
召公右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
也鄭不辯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
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

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意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　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至啓行　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埸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鬬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埸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橐囊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鬬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己德於其時故爲民

而不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豳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　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　傳篤厚至於時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鬬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埸故一彼一此也乃埸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埸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

有出於疆埸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埸欲見公劉不恡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埸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鬬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顯於時也　箋厚乎至之基　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爲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摠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埸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邰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埸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

遷散之意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唯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己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傳戚斧至八國焉　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可爲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箋爰曰至全民　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至容刀　正義曰

公劉既至王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
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
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
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
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
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
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
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　傳胥相至無悔　正義曰胥相
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
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
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
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　箋于於至舊時　正義
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
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其爲生之事生之事
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爲時耕也

傳巘小至武事　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
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
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別大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
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
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唯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
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
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
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
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
儉而有度登降　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
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言有武
事　篤公劉至語語　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
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
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
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

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
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
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　傳溥大觀見　正義曰皆釋詁文
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
禦亂也　箋逝往至之處　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
廣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
高爲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爲之丘
則是人爲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
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
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
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
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
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
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　傳是京至曰語　正義曰春秋言
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蓮

上乃覯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
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
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屋舍之名賓
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
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者　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
則言語通也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至宗之
毛以爲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
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
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
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
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
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合禮也又
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
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鄭上二句與
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爲如此蹌蹌濟濟

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　箋蹌蹌至升坐　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言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主掌供辨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　傳賓已至以質　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摠矣左傳之說饗食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摠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美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殽酒各自相近故也　箋公劉至忠敬　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戶西也禮有斧依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擬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殽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　傳爲之君爲之大宗　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　箋公劉至在邰　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保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本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篤公劉至允荒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邰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　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度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　傳既景至高岡　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乃也定本影皆爲景字　箋既廣至富國　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邰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

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觀
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
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躬勤審之也　傳三單相襲徹治
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
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
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
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既至豳地以爲久住之
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邰之日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
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
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
爲糧是也　箋邰后至其徹　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
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
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
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
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
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
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
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
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
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者明徹是稅法其
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
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
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
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
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
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
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
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
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摠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
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
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
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
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
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
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
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大者亦得爲三軍矣易傳
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
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
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
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得三單是
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　傳山西至荒
大　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卽日也
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
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
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　箋夕陽
至寬大　正義曰夕陽者摠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
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大王去豳云踰梁山
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
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
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至之卽
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此
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爲
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
木乃爲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
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
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

矣又偽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
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鄉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田畝
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鞫之就也芮
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
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　傳館舍至鍛石　正義曰禮有公
館私館館者官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
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横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横渡則絕其流
故爲亂俱是渡渭取厲厲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　箋鍛石至
築事　正義曰鍛者冶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
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鐵之時須山石爲
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劒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
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居民豳地作官室謂作民官室非公官也公官則
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用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
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所用故云取材木給築事
謂給民之築事也　傳皇澗至澗名　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

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遡者鄉澗也謂開門鄉之大
率民居以南門爲正北蓋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横故在北
而鄉之王肅云或夾或鄉所以利民也　箋爰曰至之旁　正義曰
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
此言故云曰也作官室之功止謂民之官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
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官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
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
止官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
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
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
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　傳密安至鞫究
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
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
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
箋芮之至田事　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

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
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
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
隩則經爲互也內是芮以明鞫爲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汭名以
此見其芮爲隩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
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
卒乃安上言夾澗鄉澗此芮鞫爲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而
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
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引詩大雅公劉曰芮
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別解
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　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
降靈親鄉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
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爲德施行爲道故中候云
皇道帝德爲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食其
祭祀亦爲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

饗食之也下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至父母
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
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爲饎
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食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
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
故歆饗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
以戒王　傳洞遠至酒食　正義曰洞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
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
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餈（音脩）飯爲饙饙均熟
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
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饎酒食釋訓文　箋流潦至
繁物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爲薄物由忠信之
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爲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挹之
大器者以言挹彼注兹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

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之大器以汲之挹小器而
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饋謂爲饋之時以此水沃潤
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繄發聲也言
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爲有
德用也　傳樂以至之親　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
詩乃爲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
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而云父母故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　傳濯滌罍祭器　正義曰說文云滌洒也濯浣
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
是洗名下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
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
彼金罍則鄉飲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卷阿十
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　正義曰說文云
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
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
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至其音　毛以爲有卷然
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
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
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
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
樂王感王之善　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
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
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
傳卷曲至曲阿　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
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
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箋大陵至養民　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
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皐陶不
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
阿喻王之屈體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

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漫者多而疾來之
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
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也檜風云
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
長養之方故爲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
風爲喻　傳矢陳　正義曰釋詁文　箋王能至善心　正義
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爲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
以樂王也王能爲賢者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
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奐至酋
矣　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
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
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
意此樂易之君子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
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
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然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
鄭以上三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爲官任之以事則伴奐
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
不求餘同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　正義曰傳以伴奐爲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
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
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
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
泮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　箋伴奐至故逸
正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
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
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
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
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
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
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誡君而發章令自

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為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宕而妄爭訟也　傳彌終似嗣酋終　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以為嗣適終釋詁文彼適作酋音義同也　箋樂易至成之　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夭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爾土至王矣　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終汝得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　傳昄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土宇至使然　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　箋使女至佐之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爾受至常矣　毛以為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得大大之福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　鄭唯以茀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傳茀小　正義曰福之大者

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為小福故以茀為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　箋茀福至安女　正義曰茀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王天下也　傳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純大至為常　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至為則　毛以為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馮依者有藝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　鄭以為王所得為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馮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

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　傳有馮至翼敬　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揔而為名皆是道也以馮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馮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翼敬皆釋詁文　箋馮馮几至祖考　正義曰顧命云成王馮玉几又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是馮施於几故以馮為馮几皐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䓁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馮擇佐食解有翼

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爲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宫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牲禮云宗人遣佐食與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爲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爲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几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几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爲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爲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爲特牲少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此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文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至爲綱　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益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能令王體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盛而高朗似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　傳顒顒至盛貌　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爲體貌故爲溫卬卬爲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　箋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即溫和也卬卬是見

其適逸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即盛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皇至天子　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　鄭以爲鳳皇往飛之時翽翽然其羽爲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以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　傳鳳皇至衆多　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之爲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　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故云仁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鳥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大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

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
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
也　箋翽翽至喻焉　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爲聲之意故又明之
云翽翽羽聲也以此興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
亦亦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
似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
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
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　傳藹藹猶濟濟　正義曰
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
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　箋王之至盡力　正義曰以左
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吉士即云維
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
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
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
雅爲說也　箋親愛至失職　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

於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
靜爲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至喈喈　毛以
爲上既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揔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令鳳皇
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
菶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
驗矣　鄭以爲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
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
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
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
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　傳梧桐
至朝陽　正義曰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
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梧桐
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
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
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

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揔曰
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
所　箋鳳皇至不食　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
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爲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
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
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
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
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
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
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
皇即言梧桐之意也　傳梧桐至樂德　正義曰言梧桐盛
解菶菶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
[illegible]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

[illegible]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
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爲二事之
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
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
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
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爲說釋訓
又云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
以爲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雝和亦得合爾雅也　箋菶菶
至和協　正義曰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
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
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雝雝喈喈鳳皇
之聲上以鳳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聞於
人人聞之而知其雝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
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至遂歌　毛以爲
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

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
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
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
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與王常求賢士永爲
監戒不損今之成功也　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
餘同　傳上能至中法　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
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
美其中節度合禮法　箋庶衆至貳車　正義曰以經言既
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
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
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馬必以馬車言衆多則
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
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
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
不ㄙ導揖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
云ㄗ大士有乘車貳車非也　傳不多至歌焉　正義曰傳
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
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
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揔名卽
大師是也　箋矢陳至成功　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
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己言已爲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
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
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一

計一万六千六百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大雅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民勞五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　箋厲王至刺之　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烈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次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illegible]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爲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爲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人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爲姦宄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作爲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爲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至我王　毛以爲穆公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勑慎其爲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御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　鄭唯以汔爲幾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同傳汔危至諸夏　正義曰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箋汔幾至根本　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也愛皆釋詁文又解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illegible]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　傳詭隨至憯曾　正義曰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與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勑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憯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憯曾音義同　箋謹猶至有之　正義曰謹慎俱是勑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摠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　傳柔安　正義曰釋詁文

箋能猶至姓親　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
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
當先順伽其近者卽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
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卽綏四方也厲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
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爲王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
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
也　民亦至王休　毛以爲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
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爲諸夏
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
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慎其讙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
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
令終之無棄爾王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　鄭唯
汔幾爲異餘同　傳休定逑合　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
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逑合釋詁文箋以休之爲定於
[illegible]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illegible]爲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傳惽怓大亂　正義曰惽怓者其人好鬭爭惽惽怓怓然故
箋以爲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無節大聒亂人故云
大亂非是爲禍亂也傳休美　正義曰釋詁文　箋勞猶至
掖之　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爲汝始
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
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
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民亦至弘大　毛以爲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
此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
人以此勑慎衆爲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
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
大不可不愼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　鄭以汔爲幾厲
爲惡戎汝弘廣爲異餘同　傳愒息泄去　正義曰愒
息釋詁文說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
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

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　傳醜衆厲危
正義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
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爲惡行以危人者也　箋厲
惡至道壞　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
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
襄十七年左傳云衞孫蒯田于曹隧飮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
爲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
之名故以爲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
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　傳戎大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
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箋戎猶至戒之
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
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
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
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

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戎之
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傳賊義曰
殘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殘者是賊敗仁義
之事　傳繾綣反覆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
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
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執不捨常爲
惡行者也　板八章章八句　箋凡伯至卿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
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
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
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
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至大諫　毛以爲尊比上帝
之王者其爲政敎反又反也旣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
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

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爲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
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
之故用大諫正王　鄭唯以猶皆爲謀爲異餘同　傳板板至猶
道　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爲反也上帝
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
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
箋猶謀至將至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是不能深知遠
事故易傳以猶爲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爲政反先
王與天道王者爲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
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
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
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爲王說善言王不
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
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
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爲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　傳管
管至亶誠　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
繫亶誠釋詁文　箋王無至相違　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
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爲善終
不能行是於言爲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
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
上爲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　傳猶圖　正義曰釋言文圖
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
是大諫也　天之至莫矣　正義曰王之爲惡侵亂下民則有諂
佞之臣助爲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爲天言王
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
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
如是沓沓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爲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
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敎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
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
在於王敎故汝臣等不得爲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　傳憲憲至
沓沓　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制
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爲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
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
謂見王將爲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
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　箋天斥至其惡
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知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
故言方欲謂將爲敎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
民動是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
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爲作法
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爲逢者誤也　傳輯和
至莫定　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皆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
爲樂故以懌爲悅　箋辭辭至大臣　正義曰論語云出辭
氣故以此辭爲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敎也知此大臣
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
同時之大臣也　我雖至芻蕘　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
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
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汝以善道而汝聽
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
爲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
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況我與汝之同寮得
棄其言也　傳寮官至謷謷　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
者謂同爲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
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爲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
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謷謷　箋及
與至肯受　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
爲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
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即上
章所云勿爲王制法度是也　傳芻蕘薪采者　正義曰言詢于芻

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
以明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
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　箋服
事至我乎　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
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
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爲人所倣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
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
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至救藥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
王者方爲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
其所爲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
盡何爲汝等如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
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爲老也非我之言爲老耄有所失
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爲反用可憂之事以爲戲謔而慢我汝
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爲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
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爲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　傳謔謔至驕貌
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憲憲見王爲惡如喜樂之故爲喜樂也釋
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
猶款款言已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
又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　箋今王至我言　正義曰謔
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謞謞崇讒
慝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
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惡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
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款款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
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
小子不聽我言也　傳八十至熾盛　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文
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爲熾盛也　箋今我至其禍　正義曰老耄
之人言多惛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
耄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
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爲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

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
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天之至我師　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
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爲此夸毗足恭前却
以體從之君既爲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
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
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
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
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
恩恤故以刺之　傳懠怒至柔人　正義曰懠怒釋言文舍人曰
懠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
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
柔人　箋君臣至弭謗　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
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時政故也時厲王虐而
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己者　傳殿屎呻吟　正義曰
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箋葵揆至無恩　正義曰
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
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
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
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
爲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至立辟
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導民也如
壎然如箎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壎箎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
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
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己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
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爲善政民必
爲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
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爲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
惡政也　傳牖道至必從　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亦爲導
也壎箎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
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

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瓌篪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　傳辟法　正義曰釋詁文　箋易易至爲法　正義曰以韻當爲改易之易故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最處末故乗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价人至斯畏　毛以爲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爲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爲屛蔽王又身爲大宗維當施政爲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爲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屛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　鄭以爲王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爲其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爲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爲屛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爲楨幹皆近而任之令爲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爲離　傳价善至翰幹　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屛蔽行者故以藩爲屛也垣者小牆之名故云垣牆亦是屛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者爲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屛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鄣蔽寇難天子居内設法而撫安之价人揔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　箋价甲至遠之　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别名故以价爲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若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是太師爲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爲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乗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絶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爲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揔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屛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甲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　傳懷和　正義曰懷之爲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爲和也　箋斯離至適子　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爲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爲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旣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至游衍　正義曰上旣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旣曰若此不可不敬愼也　傳戲豫至自恣　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

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怪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　箋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　傳王往至衍溢　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爲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爲下摠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爲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至有終　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爲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敎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爲政化之命以敎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敎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敎之意故所以傷之也　傳上帝至辟君　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摠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　箋蕩蕩至之甚　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爲說也　箋疾病至舊章　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敎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　傳諶誠　正義曰釋詁文　箋烝衆至惡俗　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敎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敎故民化於惡俗敎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然之辭鮮克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至是力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爲惡言比天之王者下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　傳咨嗟至政事　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敎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服政事

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　箋厲王至職事　正義曰民勞亦穆
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
欲王惠中國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
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旣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
著己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旣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
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
者以小大近喪顚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
句四言曾是其義爲一故箋幷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
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　傳天君滔慢
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
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爲慢也　箋厲王至於惡　正義
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者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
異耳相與而力爲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　文王至靡究　毛以
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
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
寇盜攘竊爲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
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
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信是綱紀廢滅
可傷之甚　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
此流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
餘同　傳對遂　正義曰釋言文　箋義之至於內　正義曰凡言
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爲宜則而爲汝矣類善釋詁
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爲惡者懟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
禦衆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
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
今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旣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
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
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
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貴
指言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摠名故箋以盜竊

配之　傳作祝至究窮　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
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　箋侯維
至極已　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上言用惡人在官
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
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
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
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至無
卿　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旣官不得人徒彭亨然
自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爲
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此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
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故也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
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
人使之用事　箋炰烋至用之　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
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
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爲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
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
禍者也　傳無陪至卿士　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
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
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至作夜　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
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耽荒如
是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
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旣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
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日作夜不
嘗視事此所以大壞　箋天不至行之　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
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
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
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
之也　文王至鬼方　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
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螗之鳴言其讙譁之無次也其笑

語如湯之沸如羹之孰言其噂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奰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傚之此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　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　傳蜩蟬螗蝘　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螗一名蝘虭丁幺反字林虭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螇螰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　箋飲酒至方孰　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螗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蜩螗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孰則停故知其欲孰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不得沓沓無節耳　傳言居至是道　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　箋殷紂至其非　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　傳奰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至以傾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戒自改悔乎　箋老成至案用　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　箋朝廷至誅滅　正義曰以莫爲揔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至之世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惡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　傳顛仆至根貌　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怱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　箋揭蹶至皆死　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若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　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

警戒已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　箋自警至以亡　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

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至斯戾　正義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爲廉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爲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爲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

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爲愚病言王虐之甚也　傳抑抑至則愚　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爲然也　箋人密至不肖然　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覩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緜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　傳職主戾罪　正義曰皆釋詁文　無競至之則　毛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爲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敎訓之此賢人可以敎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敎化其皆

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爲彊也又言施敎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敎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愼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　鄭唯以猶爲圖爲異餘同　傳無競至覺直　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敎誨之別名故爲敎也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　箋競彊正義曰釋言文　傳訏大至辰時　正義曰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　箋猶圖至施之　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諸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

周禮六官其存者五唯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
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
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
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
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
采邑　其在至明刑　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
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
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
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憅於今時何故弗念其
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
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
耽　箋興猶至之甚　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爲尊尚以覆
爲傾敗故云傾敗其功德　傳紹繼至刑法　正義曰皆釋詁
文唯彼共作拱耳　肆皇至蠻方　毛以爲上言王之耽亂此又
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爲而下此
災異王將自絶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
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
相牽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即敎之行善當侵早而
起晚夜而寐洒埽室庭之内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
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
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
之來内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　鄭唯用此以治蠻方
之外不服者爲異餘同　傳淪率　正義曰釋言文　箋肆故
至誅之　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
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爲災所
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今仍有
災異是天未絶於王但王自絶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
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
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惜其亡而戒
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

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　傳洒灑章表　正義曰洒埽者以水
灑地而埽之故爲灑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
也　箋章文至以此　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
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埽
之人令埽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
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内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
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　傳逷遠　正義曰釋詁文　箋逷
當至不服者　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逷蠻方謂
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逷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周
禮九服六服之内爲中國七服以外爲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
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
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名同故
知蠻方是蠻畿以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
治軍實也掌王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爲軍將此
戒將帥摠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
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
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
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
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
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
蠻畿以外爲九州之外也　質爾至可爲　正義曰此又戒鄉
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勑汝爲君
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警急當豫防之
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
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
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
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
令故特宜慎之　傳質成至非度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
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釋言
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箋侯君至之事

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
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
鄉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
之君也平汝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爲君之法度即威儀是
也治民即是爲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
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　箋言謂至嘉善　正義
曰以此言人君爲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邑邦
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話敬
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　箋王
之至覆之　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
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
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爲重故特
躬勸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至不承　毛以爲出言
爲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
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

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
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
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思德而下不報荅之言王有善德
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
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
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衆
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
爲下民之法施順道爲子孫之基也　鄭唯以讎字爲異餘同
傳捫持　正義曰字書以捫爲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
箋由於至已之乎　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
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故皐陶曰朕言惠
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爲皇帝
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
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爲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
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

已之乎定本是也　傳讎用　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
言語故以讎爲用　箋教令至子弟　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
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
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
也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
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爲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
不及矣　箋繩繩戒　正義曰釋訓文　視爾至射思　正義曰
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忠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
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顔色以求王
愛無能一臣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
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在於汝王宗廟之
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愧心其於諸
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愧之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
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爲此慢以神之明
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末可

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
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厭之也　箋今視至其近　正義曰
此皆以王爲文故爾友爲王之友爾顔爲王之顔也脅肩諂笑
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
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
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　傳西北
隅謂之屋漏　正義曰釋宮文覯見釋詁文　箋相助至之末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
顯得爲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
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
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
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
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
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陋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
張之以代宮室其室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陋者

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禮祭於奥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陋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陋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奥是謂陰厭尸既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　傳格至

正義曰釋詁文　箋矧況至倦乎　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謖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至小子　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觝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擅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爲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　鄭唯止爲容止爲異餘同　傳女爲至僭差　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民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爲此言乃引此時以證之故傳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　箋止容止　正義曰以經言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愼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　箋此言至其報　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　傳童羊至虹潰　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　箋童羊至小子　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　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辟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至有心　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絃而成弓可以爲弓用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爲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爲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爲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　傳緡被至寬柔　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

不訓緡爲被釋訓云温温柔也故爲寬柔　箋柔忍至爲德
正義曰以荏染猶温温柔本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
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
資於本性故云内有其性乃可以爲德　於乎至莫成　正義曰
此又言王不可教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
非但以手攜掣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覩之而悟也我
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教
導之孰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
抱子矣巳爲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
王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
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
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　箋萬民至知故　正義曰王爲
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
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與其
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與王有晚成之意

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傳夢夢至不樂　正義
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
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
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故爲憂不樂也　箋孔甚至
忠臣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爲明言昊天明
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
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恣不用忠臣　傳藐藐然不入
正義言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
入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
傳耄老　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爲老也箋傳皆
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爲述也亦爲自也緜箋以聿爲自
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與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
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是老耄則無智也　於乎至大棘　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
之情巳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

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
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爲
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
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爲王謀而取辟不爲深遠而
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爲政當如知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爲差忒
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爲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
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　箋天以至滅亡
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
寇也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　箋芮伯至良夫
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
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
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内諸侯
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内則芮國姬姓也
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内也顧命注芮伯

入爲宗伯畿内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封畿内則畿外爲入衞
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封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
國亦在畿内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
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
良夫也　菀彼至我矜　毛以爲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
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
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復能蔽
蔭孫炎曰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
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
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侵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
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兮言上行
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愍之
倬然而尊大辟彼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爲民之父母寧不於
我而矜哀之何爲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　鄭唯倬彼昊天
爲愍之上天爲異餘同　傳旬言至瘼病　正義曰釋言云

洵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陰均也釋詁云毗劉爆樂也舍人曰毗劉爆樂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爲爆樂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樂也劉者葉之稀疎爆樂之意故云爆樂而稀也瘼病釋詁文　箋桑之至之德　正義曰箋以菀彼桑柔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樂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樂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爲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　傳倉喪至塡乆　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乆之塵則塵爲乆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乆　箋殄絕至乆長　正義曰殄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有絕已之期今滋益乆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乆長也　傳昊天斥王者　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　箋倬明至之言　正義曰箋以倬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四牡至斯頻　毛以爲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可哀痛也　鄭唯以黎爲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爲此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　傳騤騤至泯滅　正義曰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旟旐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翩翩也旟旐止則納之弢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旂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　箋軍旅至寇虐　正義曰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乆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偏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　傳黎齊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　箋黎不齊至及廣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樵燭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　傳步行頻急　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爲行也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　箋頻猶至比比然　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乆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爲行此禍害比比然　傳疑定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　傳梗病　正義曰亢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爲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爲病不已耳　憂心至我圉　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愍愍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　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　傳宇居僤厚　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僤亶同也　箋此士至之言　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　傳圉垂　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　箋痻病至之事　正義曰痻字從病而以昏爲聲是昏怱之病箋讀圉爲禦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爲謀

至及溺　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雖心欲重愼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

傳毖愼　正義曰釋詁文　箋女爲至非賢　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愼爲重愼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爲人所陵故爲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

傳濯所至救亂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箋女若至禍難　正義曰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己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禍難

如彼至維好　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敎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爲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　鄭唯下四句爲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爲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爲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

傳僾唈至天祿　正義曰僾唈釋言文孫炎曰心唈也郭璞曰嗚唈短氣也荓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

箋肅進至害財　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荓云不逮者是使之不得及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荓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爲進惡故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愛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居家吝嗇爲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爲己作力於民爲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出其賦稅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

斂下民且樂記言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　箋此言至而已
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
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
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至穹蒼　正義曰言天
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為
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事降此蟊賊殘食苗稼
之蟲食民所斂種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
災如此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
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有欲眾力一心共
諫爭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　箋滅盡至盡病
正義曰滅盡釋詁文蟲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蟲文卒盡瘁病
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
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辯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
正謂蟲災為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揔五穀也　傳贅屬至
綴旒　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旒

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大王屬
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為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為贅
壻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
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　箋恫痛至此災　正義
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
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眾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
廷曾無眾同力諫爭念天所為下此災也眾力則非一人所能
故揔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至卒狂
毛以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為
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眾又稽考誠信用
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為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
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
以己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眾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
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眾無可瞻仰也　鄭唯考誠其輔
相之行為異餘同　傳相質　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

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
箋惠順至之審　正義曰惠順宣徧釋言文慎誠釋詁文以相為
相導之相故為助也秉訓為執猶訓為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
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眾假使眾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
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
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　箋臧善至宣猶　正義曰臧善釋詁
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
也獨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眾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
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己為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己賢若皐陶
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
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為善人不如惠君
考慎也肺腸五藏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
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
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為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慎此
先上文而倒者以上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

以人不瞻之意此言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
故互相先後也實不善而謂之為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
於眾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辭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
至維谷　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今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
處乃見甡甡然眾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
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為今汝羣
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
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
其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
傳甡甡眾多　正義曰甡即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為眾多也
箋譖不至不如　正義曰譖僭是偽妄之言故為不信也胥相
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
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為相親善矣
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為相親善之意群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
是則不能甡甡故言鹿之不如　傳谷窮　正義曰谷謂山谷

隧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　箋前無至故窮　正義曰人君是施政
之本民心所嚮故以爲前罪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爲却以此
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
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末爲進退
維此至畏忌　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
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
寵用之維彼愚而蔽暗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
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辯其善
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
犯顔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　傳迪進
正義曰釋詁文　箋國有至小人　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
求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顧念謂初即
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爲官又復重而身進之故亦分爲二維顧
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　箋貪猶至之然
□箋以貪欲皆□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也民性本好安恣乎

□可以貪欲從之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
此王也荼苦菜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此惡行天下之民
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云故安然而爲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强陵弱
衆暴寡務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愠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至
中垢　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
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
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
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
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
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
行政亂民　傳隧道　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　箋西風至其性　正義曰
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中
垢言暗冥　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

大風至我悖　毛以爲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爲也有
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
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爲此行令使下民效
之非能聽用其善反使我下民效之受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
也　鄭唯類爲等夷爲異餘同　傳類善也　正義曰釋詁文
箋類等至傚之　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
善也類者比類故爲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
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
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爲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
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
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
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
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爲皆效君上故云
居上位而行此人或効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　箋居上至
正義曰云□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

□惡用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爲悖逆之
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
等類此使民爲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爲敗類驗者以善人與
惡人爲類善人欲教人爲善今惡人教人爲惡是善者敗也故爲
敗驗　嗟爾至來赫　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
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爲惡與言已知
其惡也爲惡不已如彼飛飛之蟲恃其羽翮之力自恣東西南北
有時亦爲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僞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
時亦將爲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
難使之改行汝何爲反於我來嚇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
將誅滅　箋嗟爾至誅女　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
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
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
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鳥之稱蟲也放縱又無所拘制謂
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謂知□□

而攺之　鄭唯上一句爲異餘同　傳戾定　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毛以賊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出作盜賊相寇害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二

計二萬五千六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三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定

變大雅

雲漢　崧高　烝民

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己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消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爲撥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爲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亂世[illegible]反[illegible]正消[illegible]是撥亂爲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側者[illegible]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爲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之事

箋仍叔至烈餘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至我聽　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爲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己爲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偏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悋牲物又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己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爲諸神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

箋雲漢至候焉　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異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

傳薦重臻至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此薦且荐字異義同故爲重也臻至釋詁文

箋喪亡罪至重至[illegible]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illegible]仍字皆作乃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illegible]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箋言王至雲雨　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偏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

爲其揔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
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
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
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
魯不罪己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
不爲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
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
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
羣神以祈福祥過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
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
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
也雩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
祈之是說所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
[illegible]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
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
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
責躬罪已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
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
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至我躬　毛以爲皆述宣王
之亂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
熱氣爞爞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絜敬
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
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
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
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
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曾
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　鄭唯不克不臨爲異餘同　傳蘊蘊
至而熱　正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
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爞爞是熱氣烝人之貌故云而熱以

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大同蘊平常之熱爞爞又甚
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
箋隆隆至殷殷然　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之
云非雨雷取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　傳上祭至祭
之　正義曰以郊爲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
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
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
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
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　箋宮宗至徧至
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爲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
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
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
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群
神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　傳丁當
[illegible]古人已無此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
[illegible]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
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
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　箋克當至之郊　正義曰以
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
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斁是毀敗
之義故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
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禋祀即云從郊往宮此先言
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
也　旱既至于摧　毛以爲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則不可令
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
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
甚也以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
漏而不饑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
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

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　鄭唯以于摧爲嗟歎告困苦之辭爲異餘同

傳推去至遺失　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文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

箋黎衆至餓病　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

傳摧至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

箋摧當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illegible]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illegible]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嗺共句爲文勢然

旱既至忍予　正義曰宣王言旱勢既已太甚則不可止却之矣故使旱之爲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爲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爲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

傳沮止至死亡　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澌故爲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

傳先正至父母　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偏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

箋百辟至天雨　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既至我遯　毛以爲宣王言旱勢已大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illegible]衆生此旱魃之神爲此虐害旱更益[illegible]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慚愧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慚愧　鄭唯以憚暑爲畏懼此暑爲異餘同

傳滌滌至熏灼　正義曰此皆爲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爲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爲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憚勞釋詁文毛讀爲憚丁佐反故爲勞也熏灼俱燒炙之義故爲灼也

箋憚猶至至極　正義曰箋以暑熱人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

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
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
氣至極也　箋瘨病至此害　正義曰以瘨字從病類故爲病也
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
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
箋我祈至不晚　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
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　旱既至何里　毛以
爲上言許不得雨此言殺禮救厄宣王言今旱既大甚矣歲凶如
此汝羣臣宜且離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
綱紀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困
哉汝衆官之長饑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
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
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爲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
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
何[illegible]安也汝[illegible]其[illegible]得[illegible]　鄭唯靡人不周爲
[illegible]給之[illegible]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可
能豫止而不賙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爲餘
糧也餘同　傳歲凶至不樂　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
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
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
穀不成熟也此卽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爲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
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
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
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粱米士飲酒之
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
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粱
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
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
是也歲凶者揔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
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
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
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
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
云除之者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
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
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
賊益須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强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
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爲妨民取蔬
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
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
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
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
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
[illegible]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
云[illegible]年令不[illegible]矣而穀梁大侵之禮
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大戴
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具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
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
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
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
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　箋人君至勞倦　正義曰
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爲友
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
困於饑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卽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
揔言羣臣又言疚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
下亦是庶正故箋揔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
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爲深閔之辭
傳周救至不能　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

止者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
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
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
箋周當至豫止　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以
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
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
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　箋里憂
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瞻卬至其寧　毛以爲上閔
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
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
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
斂散所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
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
者何止求爲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
[illegible]勸使救[illegible]以自安定王既[illegible]

臣[illegible]民[illegible]以瞻[illegible]作[illegible]天許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illegible]
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　鄭以爲王既賙救羣臣
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
止息因而意感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
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
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
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　傳嘒衆至假至　正義曰以嘒文
連星故爲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
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斂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
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
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　箋假升至勸之　正義曰假升
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
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
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成爲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
我也又解助己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

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
勸之　箋使女至職事　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
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
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　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
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
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襃崇賞賜申國之伯焉
以其襃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
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
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襃賞者錫賚之
名車馬衣服是襃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
中候考河命曰襃賜群臣賞爵有分稷契皐陶益土地然則
[illegible]地[illegible]此申伯[illegible]啟而[illegible]之據其新往謝[illegible]是

爲[illegible]論[illegible]有國土亦[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平能建國親諸侯雖
爲申伯發文要是摠言宣王之美其襃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
八章皆是襃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
車乘馬是襃賞之賓也　箋尹吉至國名　正義曰六月宣王
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
身爲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
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曰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
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
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
國名　崧高至于宣　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
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
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
國之伯以伯夷嘗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
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幹之臣君
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爲之蕃屏四方之國恩澤不至

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　傳崧高至大功　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嶽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傳言嶽四嶽謂四方之嶽也又解此嶽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嶽之祭祀述其嶽下諸侯之職德當嶽神之意故此嶽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嶽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嶽此傳唯言四嶽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嶽而已不主中嶽故堯典舜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嶽佐之又曰祚四嶽國命爲侯伯官謂伯夷爲四嶽此將言伯之事故指言四嶽也

其云五嶽者即此四嶽與崧高而五也者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嵩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嶽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嶽明有爲嶽之理鄭緣此言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嶽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嶽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嶽在五山之例取嶽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嶽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地王者當謂之變容嶽山得從五嶽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嶽定名取嶽山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

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吴嶽爲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嶽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嶽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嶽祀乎五嶽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嶽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崧高爲中嶽若五嶽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嶽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嶽而以崧爲高貌廣舉四嶽者此詩之意言此嶽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嶽也傳言四嶽之名東嶽岱南嶽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

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已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爲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

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揔主諸神故掌四嶽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皆死矣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之由掌四嶽故獨得四嶽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嶽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揔謂四嶽故傳廣以四嶽解之明不偏指一山言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　箋降下至苗胄　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嶽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嶽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嶽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嶽巡守之事故稱嶽也立四伯旣主四時又主方嶽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嶽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嶽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嶽之一而獨得四嶽之名者雖同爲嶽官而又特主嶽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嶽由主嶽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嶽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其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嶽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　箋申申伯至言之　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爲周之楨幹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扞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一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襃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嶽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至其功　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其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　傳謝周之南國　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　箋亹亹至云然　正義曰亹亹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記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

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　正義曰以常武之
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得
爲事　箋之往至子孫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
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
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
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
城郭其事既了知己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
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
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王命至私人　毛以
爲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
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
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
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
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傳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
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
共歸其國也　鄭唯以作爾庸爲異餘同　傳庸城　正義曰
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　箋庸勞至章顯　正義曰
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
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
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
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
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
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　箋治者至賦稅　正義
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
稅故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
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
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
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
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磽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
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耳
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
傳御治至家臣　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
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
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
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
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箋傳御至冢宰　正義曰三
公有太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
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傅也副貳於王
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伯至濯濯　正義
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
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
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
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
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俶
作　正義曰釋詁文　箋申伯至所處　正義曰亦訓功爲事
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
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皆
作成也牆垣廄庫無所不爲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
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摠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
故以爲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
傳藐藐至光明　正義曰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
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
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
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至是保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
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
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
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
之矣皆命遣之辭　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

爲異餘同　箋王以至最善　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旣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己厚之意傳寶瑞　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然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　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貴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爲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己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傳近巳至之舅　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也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至其行　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豫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俗本峙作時者誤也　傳郿地名　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

箋邁行至郿云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宰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

箋還南至于謝　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　箋粻糧至之行　正義曰粻糧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峙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旣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至是憲　毛以爲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旣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驟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旣受封而爲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爲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爲人之表式也　鄭唯戎爲汝爲異餘同　傳番番至喜樂

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爲勇武貌箋言威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爲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爲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揔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言入國不馳曲禮文　箋周徧至之言

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爲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爲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　傳不顯至有武　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爲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至申伯　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揔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己之美更復自强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　箋揉順　正義曰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橈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　傳吉甫至贈增　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　箋碩大至爲樂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强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逮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　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脩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爲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爲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弈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爲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至山甫　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爲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爲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翼之　傳烝衆至懿美　正義曰烝衆則法秉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爲事　箋秉執至之人　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六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爲怒聞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爲彼此之異故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

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
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
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
傳仲山甫樊侯　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
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
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
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
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
所案據　箋監視至聰明　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
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
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
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民也引書曰者
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
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
賢臣佐王政故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生賢佐先
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山甫之年未必
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
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至使賦　正義曰上言天
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
可以爲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
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爲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
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爲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
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爲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
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爲此明
君中興周室　傳古故至賦布　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
爲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
爲布也　箋故訓至布之　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
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爲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
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
傳文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爲言君須爲善從君之
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爲大臣故得使
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至爰發　毛以爲王命此仲山甫
曰汝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
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爲官乃施
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爲納而
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爲合度
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
也　鄭唯戎字爲異餘同　箋戎猶至王室　正義曰戎之爲
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
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
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
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爲至
忠也　傳喉舌冢宰　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
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
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　箋出
王至發應　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
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大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
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
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
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
爲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
應之是也　肅肅至一人　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
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之
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
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
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卧非有懈倦之時
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人亦至彊禦　正義曰上既言明
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
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

侮之強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強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噉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人亦至補之　毛以爲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比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　鄭唯儀爲匹愛爲惜爲異餘同　箋輶輕至自我　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

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乃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　傳愛隱正義曰釋言文　箋愛惜至言耳　正義曰愛者憐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歎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　傳有衮至補過　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衮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爲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　箋衮職至山甫　正義曰衮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至東方　正義曰既言在内佐王又説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

出於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樂事　正義曰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眡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　箋祖者至於事　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云懷私爲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箋破和爲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爲之作説亦云已與

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智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　傳東方至臨菑　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　箋彭彭至其盛　正義曰彔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爲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四牡至其心　正義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説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

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傳騤騤至山甫　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　傳清微至萬物　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　箋穆和至其心　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爲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爲清之用故和爲調和人之性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三

計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變大雅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　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爲賜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其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況及之主爲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揔之　箋梁山至晉乎　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又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尚以爲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鎮故知梁山爲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爲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興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閒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萬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云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至戎辟　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受命以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敎命而不用之其在職也當早起夜臥非有解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爲楨幹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　鄭以甸爲丘甸之甸戎爲汝共爲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爲異餘同　傳奕奕至侯伯　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爲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灾謂治山傍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爲侯伯也以其命之使幹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也　箋梁山至侯伯　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梁

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
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
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
之功也禹與成王俱爲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
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
侯奉行以此爲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脩臣職
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脩臣職奉貢賦也
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侯伯有
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
南山之箋甸爲丘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
注貢賦上皆無定字　傳戎大虔固共執　正義曰皆釋詁文彼
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　箋朕我至作共　正義曰
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強
以易傳也　傳庭直　正義曰釋詁文　四牡至金厄
以爲上言王命韓侯乃出　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
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
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
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
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簟爲車之蔽錯置文采
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
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
馬面之鍚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爲轡首
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
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
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
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纏搤之以此爲異餘同
傳脩長至覲見　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爲脩故脩爲長也
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爲
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爲
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
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
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
即得見王　箋諸侯至其美　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
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駮
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
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
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
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
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
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
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
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
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
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
在東方朝必以春以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
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
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
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
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
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
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
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
己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
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
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
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者也以所寶善圭
故以圭爲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
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
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

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
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此韓屬并
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
箋又恠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
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　傳淑善至鳥蠋　正義曰淑善釋詁
文交龍爲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則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
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涤
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
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
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
革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鞃爲軾
中蓋相傳爲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
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
春官巾車言犬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
之皮爲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
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
天官冪人之字異而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
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
云拖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即軾傍之立
木比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
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
端如厄蟲然也　箋王爲至搤之　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爲
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
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
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
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
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爲蔽而知漆簟以爲
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
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
以爲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茀明吉車之等漆

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
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
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
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貍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續羊
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知
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
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
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
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頟盧在眉眼
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
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
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
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
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非其一二處也　韓侯至燕胥
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
師之門爲祖道之祭爲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
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
而送酒多也於此飲餞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已炰之
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
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
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
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
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　傳屠地至德者　正義曰以屠可止
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
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
者非止一人也　箋祖將至有酒　正義曰始行而爲祖祭者爲
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
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愼故反國亦爲祖
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
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

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　傳蔌菜至蒲蒻　正義曰蔌者菜茹之揔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餗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　箋炰鼈至乘馬　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煑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謂烝煑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　箋且多至其多　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爲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至盈門　毛以爲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羡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王爲異餘同　傳汾大至卿士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意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箋汾王至尊貴　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父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犂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犂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犂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　傳祁祁至道義　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

字　傳姑蹶父姓　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　箋相視至最樂　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爲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爲女擇夫者禮陽唱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量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爲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溥彼至黃羆　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州内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内所有絶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摠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　箋溥大至築完　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爲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爲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　傳韓侯至奄撫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内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摠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内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内故知於周禮爲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内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揔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　箋韓侯至東遷　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揔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玁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

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玁狁之最强故知爲玁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玁狁字　傳實墉至其壑　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　箋實當至古常　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部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嘗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作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傳貔猛至領之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至淮夷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　箋召公至名虎　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辯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至來鋪　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强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游止所以不敢安游者以己本爲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寬舒者以己主爲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　傳浮浮至夷行　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强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　箋江漢至言來　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鄉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　傳鋪病

正義曰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　箋車戎至言來　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弢故將戰乃建之也　江漢至載寧　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與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　箋召公至於王　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王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至南海　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爲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王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服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　箋滸水至此言者　正義曰滸水厓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爲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非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閒取左氏之説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説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懆慼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懆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疚棘爲次耳　箋于往至事終　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主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至爾祉　毛以爲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楨幹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　鄭唯以旬爲營宣爲徧戎爲汝爲異餘同　傳旬徧至康公　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既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奭是召虎故辨之　箋來勤至勸之　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

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　傳肇謀至公事　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　釐爾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爲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且蒙君恩無以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　傳釐賜至之人　正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云卣器也案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　箋秬鬯至見記　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之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鬯酒今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　傳諸侯至土田　正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箋周岐至就之　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嚮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　虎拜至四國　毛以爲上既受賜令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成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荅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　傳對遂至矢弛　正義曰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　箋對荅至下是　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荅故以對爲荅休美釋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爲戒然　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爲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三章下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章武

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爲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
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當時所行之
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爲戒戒王使之有常也
此章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此章王自親行三既
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
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　箋戒者至繹騷　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
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
句説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
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至南國
毛以爲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爲盛察者以
王今命用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爲元帥親兵又命爲
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爲將爲監乃告之云
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戒備既已嚴備
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勵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
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爲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　鄭以南仲爲皇

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大祖者太師三公
皇父也此人爲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爲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
勑之以此爲異餘同　傳赫赫至太師　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
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爲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
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
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太師謂命此皇父爲太師毛蓋見其
文煩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
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爲太師其實皆在太祖
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
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
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師下
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以南
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
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　箋南仲至兼官　正義曰
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

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
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稱積世
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
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當易傳
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不
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
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
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
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
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箋敬之至將尊　正義曰箋以戒爲戒勑則
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
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爲
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
命餘將故辭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揔攝諸軍
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

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
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
軍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
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勵之不得與鄭
同也　王謂至就緒　毛以爲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内史大
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大司馬之
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列而
爲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
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
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焉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
還師勿驚怖也　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爲異餘同
傳尹氏至浦厓　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
即内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
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太

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滸水濆也則滸厓一物故云滸厓也　箋尹氏至誓戒　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爲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爲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師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　傳誅其至之臣　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恤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爲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爲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箋緒業至安之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爲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業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至震驚　毛以爲上言戒勑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爲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爲法故美王能行之　鄭以爲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　傳赫赫至騷動　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爲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爲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釋詁文　箋作行至恐動　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爲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言繹騷則騷由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爲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尊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至之所　毛以爲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雖以敦爲屯爲異餘同　傳虎之至虜服　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爲厓也釋詁文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　箋進前至服者　正義曰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也敦訓爲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

爲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旅至徐國　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伐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夫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

傳嘽嘽至苞本　正義曰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

箋嘽嘽至可禦　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傳緜緜至濯大　正義曰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爲敬濯大釋詁文

箋王兵至必勝　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爲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強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王猶至還歸　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陳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於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　鄭唯以猶爲尚爲異

傳猶謀　正義曰釋詁文

箋猶尚至不陳　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

傳來王庭　正義曰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瞻卬七章上三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　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

箋凡伯至來聘　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積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爲一人矣

瞻卬至夷瘳　正義曰言己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爲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爲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

傳昊天至塡久　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因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故以爲久

箋惠愛至亂之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爲政不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爲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

傳瘵病至瘳愈　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

箋屆極至大惡　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爲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

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爲自誤也　人有至傾城　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説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爲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爲此大惡故疾之也　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　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郭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苟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箋懿有至無善　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　傳寺近　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　箋長舌至言故　正義曰以舌動而爲言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　鞫人至蠶織　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説爲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爲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爲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爲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爲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紝于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　傳忮害忒變　正義曰忮者以心忮格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箋鞫窮至不信　正義曰鞫窮釋言文譖僭者皆不信之言故以僭爲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姦人亂德皆自以爲善此刺褒姒自以爲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　傳休息至之至　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爲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爲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褘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不可下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摠舉諸神以爲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爲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爲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官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御寇

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以爲此[illegible]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illegible]以[illegible]繭於夫人據諸侯

[illegible]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而[illegible]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褘者彼注云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爲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褘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揔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揔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　箋識知至於利　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天何至殄瘁　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　傳刺責至忌怨　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爲福也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　箋介甲至叛違　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當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爲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何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以故云見變異若曰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爲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王直不肯從邪故爲王所怨　傳類善殄盡瘁病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弔至至困病　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illegible]至悲矣　毛以爲上[illegible]責王賢人[illegible]其

[illegible]天之所下災異之[illegible]饑饉而多[illegible]賢人[illegible]皆去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去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哀矣　鄭唯以優爲寬幾爲近爲異餘同　傳優渥　正義曰以優爲優饒之義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爲豐多之意也　箋優寬至不憂　正義曰以天之降網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爲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　傳幾危　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　箋幾近　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　觱沸至爾後　正義曰言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濆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

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
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
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
也　箋檻泉正出涌出　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
出曰涌泉　傳藐藐至鞏固　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
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　箋王者至箴之　正義曰下
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
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
也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
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
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
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
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
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

……此故……命之臣能闢……者
益蹙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至卒
荒　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
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
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
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箋天斥至流移　正義曰箋
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
天故以天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
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揔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
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
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
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
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政
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
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為異者

以二句相偉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罰喪為亂亡賦稅也急者
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者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
疾則為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降以見
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與旻天俱斥王耳
箋又揔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
也　傳圉垂　正義曰釋詁文　箋荒虛至空虛　正義曰荒虛釋
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䘏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
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
處圉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謂以虐政故也　天降至我邦　正義
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
網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
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
昏奄椓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
……王之邦……何故信任之　傳訌潰　正義曰釋言文　箋訌
……從言故知訌者……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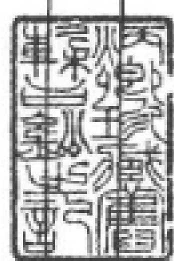
……故云……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
在為害又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
衆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
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　傳椓夭至夷
平　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為去陰但以正月去夭夭是椓夭謂夭殺
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
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謂平殄而滅
之　箋昏椓至王之國　正義曰解名此人為昏椓之意故云皆
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
椓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
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害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毀其陰
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
令其器閎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
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閽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

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昬爲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内小臣下有
寺人内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閽人與之爲類官居其閒
明亦奄人也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苑也遊
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
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則墨刖
皆亦爲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内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
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内爲中天子
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内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刖
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
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閤
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
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
牀第探知王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illegible]之邪正莫[illegible]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
[illegible]之朝[illegible]載之多[illegible]比作故[illegible]小人
[illegible]人[illegible]矣[illegible]心不欲滅國作所謀不[illegible]滅
恒[illegible]也故謂此之謀滅王國也　皁皁至孔貶　正義曰上言小人
爲謀將滅王國此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皁皁然志識頑鈍而不知
治道訿訿然在公寙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爲宜王政已壞曾
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令時之人皆兢兢而戒
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
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　傳皁皁至共事　正義
曰釋訓云皁皁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皁皁不治之貌其民曰無德而
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
莫供職也是訿訿爲寙不供其職也說文云寙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
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從宀音眠　如彼至潰止
毛以爲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
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捿止遂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
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
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戎殺

王是此言之信　鄭唯以潰爲彙棲苴謂樹上爲異餘同　傳潰
遂至浮草　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
潰爲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
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　箋潰茂至棲苴　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爲
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
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
有無不潰止嫌亦爲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
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
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
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箋春秋至曰叛　正義曰
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爲國亂之意也　維昔至斯
引　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
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
[illegible]之[illegible]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illegible]明王
則[illegible]其異[illegible]賢者[illegible]人
[illegible]食[illegible]由[illegible]當路以病賢[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得進乃復去爲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
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　鄭唯彼疏斯粺爲異餘同　傳彼宜
至引長　正義曰以小人爲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粺言其當小人
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
爲滋滋又爲益引長釋詁文　箋疏麤至御七　正義曰以疏對粺則
麤於粺也麤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
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
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職訓之爲
主玆此引長言王爲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玆復主長此亂
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
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
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
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爲疏也　池之至我躬　正義曰既言
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去由

其外之濵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內
由外之君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
內之池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
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
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
亂漸益大於乂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　箋頻當至
益之　正義曰以水厓之濵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
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
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
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
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
喻無賢妃也　昔先王至有舊　正義曰言曰闢曰蹙甚言之耳不
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
[illegible]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計二万二千九百四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五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周頌譜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太平自三年數也故……之……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厠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是可……明者孔子列之於詩未……也此有商……子加周也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繫於所興之君不繫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

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
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所以此
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
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
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
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
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
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
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繫於
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武本不錄今詩
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繫於子孫周頌是
也祖父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繫其父祖商頌是也
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祖父之事者則所繫之
主由作者[illegible]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
[illegible]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illegible]也[illegible]頌德[illegible]

[illegible]位[illegible]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illegible]體
奏[illegible]孫行[illegible]詩[illegible]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
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
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
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
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
般敍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代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
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
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
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
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
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
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
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
而見命尚書敍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是攝政二
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雝禘太祖以魯禮言之
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
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雝於周禮
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
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雝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
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
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
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然則朝諸侯郊禘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
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
配之[illegible]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
[illegible]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爲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illegible]先王[illegible]
宋[illegible]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
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
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
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
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
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
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
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
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
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爲成
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
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
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
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

二者皆爲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己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illegible]迄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illegible]之時[illegible]釋[illegible]

[illegible]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

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次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illegible]下所以年豐詩考本以[illegible]三得用師[illegible]功臣陟四嶽和河海故[illegible]桓賚般以爲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禡爲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埆論難以精悉也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秉上文爲勢也以
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鄭云效
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皆效天也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
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illegible]物生此則教令本
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
土之揔神爲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一曰山林宜皁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
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
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
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
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嚮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
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
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令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
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

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illegible]於[illegible]
也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
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
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
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
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
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
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
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
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
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而創爲之既爲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
社祀句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　又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
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　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
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
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
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
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
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傅故
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
義其仁可以揔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事也故云
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賓敬山
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禮行
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
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正義曰上既言祭
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
[illegible]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illegible]法[illegible]羣神

[illegible]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illegible]出而可盡人
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
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
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
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
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
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
言儐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略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
義之脩禮之藏也　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
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
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
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
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　[illegible]大如此可不
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
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

廟山川之祭自以歳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
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
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
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
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
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
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
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
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
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常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
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
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
廟中求助亦自然須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
[illegible]者臣[illegible]容烈文振鷺及閔予小[illegible]毖之等皆
[illegible]事[illegible]不一要是和樂之歌[illegible]必[illegible]是爲
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
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
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
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
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嶽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
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
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
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
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
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
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illegible]
[illegible]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
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
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

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
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
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
與鄭同　清廟八句至王焉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
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
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
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
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
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
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其餘序之稱祀
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夏禮春礿夏禘四時
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
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
誥經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
[illegible]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illegible]居
[illegible]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illegible]之位以治
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
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
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主諸侯其實亦有四
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
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
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
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
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
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
述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
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箋清廟至年時　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
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

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得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爲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illegible]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命士得立廟皆

[illegible]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illegible]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爲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耳若爲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　毛以爲於乎可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儀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　傳於歎至相助　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illegible]　箋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illegible]

[illegible]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illegible]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明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傳執文德之人　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亦與鄭同　箋對配至生存　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

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
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
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
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傳駿長至於人矣　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
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
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
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
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
與不見厭相涉而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　箋駿大至厭之
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
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揔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
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
[illegible]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illegible]

[illegible]又言歡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
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
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
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
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
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維天之命八句　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
命造立周邦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
父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
以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太平
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
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　箋告太平
至作樂　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
即太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
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太平
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
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
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太平成就文王
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
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
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爲制作
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須
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舉稱殷禮祀
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唯告文
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
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
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毛以爲言維此
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
[illegible]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
[illegible]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illegible]
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
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
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
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　鄭以純爲
純美溢爲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唯此爲異其大意則同
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去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
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
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
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
大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夫
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
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本或
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

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箋命猶至不已　正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傳純大至收聚　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愼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愼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爲聚也　箋純亦至祖德　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爲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爲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illegible]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illegible]之以制法度[illegible]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爲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爲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爲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皡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彼注更自觀經爲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　傳成王能厚行之　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爲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　箋曾猶至維今　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大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爲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曾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清五句　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觀樂尚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illegible]之可知頌必太平乃爲明是覩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illegible]所奏以此知[illegible]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illegible]用以成功[illegible]制[illegible]舞之意　箋象舞[illegible]制焉　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舞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舞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須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别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襄二十九年魯爲季札

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象舞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illegible]也必[illegible]彼象非此篇[illegible]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管象若[illegible]此篇則[illegible]與清廟俱是[illegible]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令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　正義曰詩人既覩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往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爲之乃本受命始爲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　傳典法　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爲常是典得爲法　箋緝熙至五伐　正義曰釋詁緝熙皆爲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爲此言要大爲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傳肇始禋祀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爲祀　箋文王至上帝　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止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爲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爲說也我應云玄湯代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爲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亦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illegible]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傳迄[illegible]至祺祥　正義曰迄至釋詁文祺[illegible]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箋文王至吉祥　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爲古故謂武王爲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爲伐紂徵兆故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烈文十三句

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即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勑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

舉諸侯以揔之　箋新王至嗣位　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爲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待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爲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

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爲祭畢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揔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

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爲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緖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爲之陳武王之德無彊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有不率教者其可使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　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此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

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則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彊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君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　傳烈光至錫之　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内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文王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　箋惠愛至天位　正義曰惠愛

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摠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
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 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
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
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
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
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
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
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
故連言之 傳封大至皇美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吴爲封豕
長蛇封與長爲類則封豕爲大豕故封爲大也靡謂侈靡奢
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爲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
義故以崇爲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
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
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
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汝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爲一國
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叙緒也則繼父祖之業緒也故
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
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箋崇厚至封之 正義曰以
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爲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
爲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
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
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
者爲之摠目於大功之中又爲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
次序謂卿之子爲卿大夫之子爲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
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爲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
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
而封之 傳競彊至武王 正義曰競彊釋言文也敎訓者
所以導誘人故訓爲導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
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
也 箋無彊至不忘 正義曰得賢國彊則四鄰畏威慕德

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
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
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爲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
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
法其所爲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
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天作七句
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
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
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礿嘗烝但祀是摠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
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
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摠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
今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
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
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
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箋先王至不窋 正義曰周公之追王
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盩至不窋於時並爲毀廟
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
者因有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
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爲先公欲明此皆爲先
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
爲祫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
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
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
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
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
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 毛以爲天之生此萬物在
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
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德被萬民居岐邦
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
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

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爲互文也　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　傳作生至所作　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　箋高山至其初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允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　傳夷易　正義曰釋詁文　箋彼彼至其德　正義曰彼徂爲民往則彼作爲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爲前至者此作矣即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

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凝簡故爲能人能佼易則其情易知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爲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爲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奥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衆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昊天有成命七句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揔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崐崘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

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昊天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　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爲別訓而破以同己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爲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爲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　傳二后至密寧　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　箋昊天至暴亂　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大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候苗興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録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爲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有所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爲寧寧又訓爲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在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爲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爲政清靖在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爲殘暴擾亂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箋廣當至之誤也　正義曰箋以此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我將十句　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揔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

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
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
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
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
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
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
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
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
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
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
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
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
之色則五帝之牲當[illegible]五色矣然而大享五帝雖是揔設一祭
必用五種之牲國語云[illegible]郊之事則有全烝既揔享五帝明不用
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
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
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
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
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
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
亦順經爲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祀
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
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
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
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
道而得爲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卧畏敬
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　鄭上三句
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
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
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嘏福也餘同　傳將大
享獻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將猶至助之　正義曰以將與
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
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者
其爲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產無
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
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
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
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
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
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爲
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illegible]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illegible]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
文武爲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
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
謂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傳儀善至靖謀　正義
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
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
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　箋靖治至而福之
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
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
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
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
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時邁十五句
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
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
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

者咸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
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
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
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
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
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主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
天爲宗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巡守至羣神　正義曰此解巡
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
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嶽之下爲此告祭而又爲
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
受堯禪即眞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
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嶽而祭也所以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
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

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
或將彊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
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
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
五嶽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
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告至也
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
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
嶽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嶽皆爲告祭之禮非獨東嶽而已告祭
則四嶽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嶽不封禪也聚土曰封

除地曰墠變墠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
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
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
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
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
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
守至於方嶽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
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
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
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
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
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
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
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

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
武王之事而箋言至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爲
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
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
泰山禪社首是武王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
文驗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
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及傳所說非也徧於羣
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
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
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
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
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嶽河海經唯言隨山喬
嶽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
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

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
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
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
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
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
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
假用兵也至於方嶽之下其來乃爲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嶽
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
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
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
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
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
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甚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
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
歌之也　傳邁行至岱宗　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

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
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嶽
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
四嶽般祀四嶽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白虎通云岱者言
萬物相代於東方也　箋薄猶至美之　正義曰芣苢傳
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
轉之爲甫訓甫爲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
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
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爲之臣也時
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
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爲天所愛復
爲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
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
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

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
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
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
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
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
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
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
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
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
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
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
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
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
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
也允王維后摠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美之也

傳明矣至不疑　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
謂之爲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固
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爲疑與鄭明
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　箋昭見至之效　正義曰昭見釋
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
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
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也　傳戢聚櫜韜
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
弓　傳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懿美至稱夏　正義曰
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爲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
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
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爲樂名又解名爲夏之意以夏者
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
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
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

夏鶩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執競十四句　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詩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　正義曰言有能持彊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彊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彊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眾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

傳無競至皇美　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云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考祖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

箋競彊至福祿　正義曰競彊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彊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傳自彼至明察　正義曰訓自為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傳喤喤至反復　正義曰喤喤鏘鏘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舍人曰喤喤鍾鼓之樂也穰穰眾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

箋武王至福祿　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眾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是助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一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五　一

計二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六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周頌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思文八句　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
巳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巳祀之因述后
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
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
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
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
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
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　毛以爲周公自
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
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
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
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
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
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
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
稷功爲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　鄭唯以立爲粒
率爲循其文義大同　傳極中　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
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
同宜爲存立衆民也　箋克能至其性　正義曰克能釋言
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
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
爲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
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云帝曰棄黎民祖饑汝
后稷播時百穀注云祖讀曰阻阻戹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
民戹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
百穀也臯陶謨云禹曰予曁稷播奏庶難食鱻食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戹之食授以水
之衆鱻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
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　傳牟麥率用　正義
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
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
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　箋貽遺至之
德　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盟
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
下至於盟津之上注云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
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
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
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
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
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
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
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
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
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
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巳三年矣穀蓋牟麥也
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
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
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
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
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
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

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臣工十五句 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敬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實敬諸侯不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説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 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太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勑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

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柰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乂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傳嗟嗟至公君 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勑而嗟歎故云嗟嗟勑之非訓爲勑也皋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爲官公君釋詁文 箋臣謂至自專 正義曰此遣諸侯之歌勑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爲理之義故爲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爲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爲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爲常故於廟中稱之爲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享當上逸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説諸侯不純臣左氏説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食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

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皐陶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勑而以爲獨勑其卿大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勑保介則知此亦獨勑其臣不勑其君也且君臣禮絶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不勑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勑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勑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勑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朝於義爲是　箋保介至執兵　正義曰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偏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己勸人非農人故也莫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

日在茻中爲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爲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爲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勑其車右以其時事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柰何也當柰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　傳康樂　正義曰釋詁文　箋將大至豐孰　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歎辭皇訓爲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光明謂爲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爲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爲人知又爲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令之豐孰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爲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孰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爲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

爲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
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　傳庤具至銍穫　正義曰庤
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
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
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
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
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耨當
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鐮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
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
皆田器　箋奄久觀多　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
爾雅以淹爲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
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噫嘻八句　正義曰噫
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
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民使
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　箋祈猶至凡與
正義曰春官大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爲禱求謂
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
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
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爲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爲此祭
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
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
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
者爲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
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
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
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
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
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

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
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
故於此一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
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
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父配天之義本
不爲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
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
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
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
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
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揔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
同此序并云祈穀於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
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
下注云上帝太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大微之一不
言祈穀揔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
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　毛以爲噫嘻然咨歎而有所戒勑者成是王
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
明顯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
而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
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
及時趨農十千人維爲配耦恐其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
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爲之祈神殷勤戒勑故美而歌之
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
千之數具說在箋　傳噫歎至王事　正義曰孔子見顏淵
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
聲爲歎以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勑也

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 箋噫嘻至百穀 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裒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惰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敎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即豳風小雅及春官籥章所云田畯者也田畯是典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傳私民至其望 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勑民之言故解其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 箋駿疾至成數 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弈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敎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即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敎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閒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行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

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
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
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
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
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
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
路所容於五人差約而爲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 從溝橫
洫從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畮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
其遂既 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
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 從 洫必注於
橫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
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
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
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振鷺八句　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
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
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
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
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
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箋二王至杞宋　正義
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
杞以奉夏后祇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
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
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
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
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
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
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似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
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
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
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
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
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
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
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
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
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
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

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
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
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
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
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
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
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　正義曰言有振
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
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
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
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
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容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
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
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爲可
愛之極也　傳振振至之後　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

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　箋白鳥至鷺然　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絜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豐年七句　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烝嘗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時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　正義曰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積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　傳豐大至曰秭　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爲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齍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倉之揔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齍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　箋豐年大有年　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　傳皆徧　正義曰偕訓俱也亦徧之義　箋烝進畀予　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瞽十三句　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初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　箋王者至奏之　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敎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

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説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　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横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　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在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别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　傳瞽樂至圉楬　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掌播鞉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横者爲栒其上加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爲虡横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横以置懸故知横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横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横曰業也栒業既横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即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縣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横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横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彌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皐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簨圉敔古今字耳　箋瞽矇至作田　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絶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

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
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
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
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
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鼓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是
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朄字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唯
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箋簫編至吹之
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
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
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
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
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
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吴市亦爲自表
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然
則餳者餹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
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
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
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潛六句　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
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
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
事而爲此歌焉經揔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
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
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
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
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
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
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
爲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揔稱魚春唯獻
鮪而已故特言鮪　箋冬魚至宗廟　正義曰冬魚之性
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
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
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
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
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
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
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
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
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
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
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
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
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
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
鮪小者爲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
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〇　猗與漆沮　毛以爲可猗
嗟而歎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内乃有
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
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　鄭唯
介爲助餘同　傳漆沮至潛槮　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
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
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
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
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
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
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
字　箋鱣大至鰋鮎　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鰋
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雝十六句
正義曰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
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

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　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皆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

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　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端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　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相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　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穆穆者以孝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傳假嘉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太祖宜爲一

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迹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箋繁多至福祿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傳烈考至大姒　正義曰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

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祜之多故歸美焉　載見十四句　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揔之案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爲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乂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爲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爲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乂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

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　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　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　傳載始至法度　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

傳爲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鎗鎗爲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主爲鞗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　箋諸侯至盛壯　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爲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爲盛壯　傳昭考武王享獻　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爲武王享獻釋詁文　箋言我至多福　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

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　箋俾使至之言　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著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爲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欲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爲大不爲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有客十二句　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箋成王至而見　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　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巳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巳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　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　傳殷尚至愼貌　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尚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然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愼貌　箋有客至言之　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己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駮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爲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是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傳一宿至曰信　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

同也　箋周之至殷勤　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
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
其配主雖旬无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
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
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
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
又聘禮記曰致饔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饔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
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
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
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
去也　箋追送至無已　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
爲送客以王爲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留
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
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illegible]淫大威[illegible]　正義曰淫大夷易[illegible]大威則釋言文[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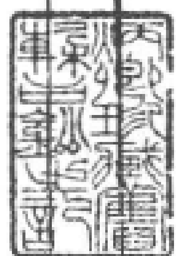
義曰武[illegible]　大武之樂歌也謂[illegible]　攝政六年之時象[illegible]
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
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
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
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　箋大武至爲舞
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
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
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
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
大也　於皇武王　毛以爲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
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爲彊也所以
能致此業而得爲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
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
伐紂勝此殷家止其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
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　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

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
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　傳烈業　正義曰釋
詁文　箋皇君至基緒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爲
美此爲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爲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
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傳武迹至者致　正義
曰武迹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者定爾功耆
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
紂定天下　箋遏止至五年　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
爲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爲嗣子武
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
也故以爲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爲衆多之辭謂紂時諸官
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
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
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
[illegible]時枉殺[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刑[illegible]安定汝之功者

[illegible]意不[illegible]誅紂也紂不[illegible]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illegible]之猶
覬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
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
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
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
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
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
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
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
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六

計一万九千三十三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定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閔予小子十一句　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愼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illegible]未攝以是[illegible]王朝廟自言敬[illegible]先緒謀政[illegible]

攝之即是[illegible]相應和事本一[illegible]丈夫攝[illegible]後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illegible]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九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㯳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計歲首合諸羣廟皆朝此特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　箋嗣王至朝於廟　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爲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　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强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困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爲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爲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愼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　鄭以爲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爲異餘同

傳閔病至疚病　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爲釋言文[illegible]毛意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年[illegible]以在疚遭家不爲追言王初崩之時也言遭此家不成謂家未[illegible]人爲之賴周公爲之[illegible]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其事爲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　箋閔悼至之中　正義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王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爲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　箋茲此至私枉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爲上下也武王身爲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爲王矣無人得在其上以直道事天爲君所以牧民故爲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云而屬之直者即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

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傳序緒
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爲緒　箋敬慎至不
忘　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
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
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
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摠
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訪落十二句　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
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
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　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
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
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今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謙而荅之曰於乎
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
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
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
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illegible]昭考也又述昭考之
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以
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
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己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　鄭唯繼猶判
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
堪以此爲異餘同　傳訪謀至渙散　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
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
乎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予就
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然　箋昭明
至收斂之　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艾歷
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
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
句是臣爲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以從之也就其典
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己不能行分張故
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己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

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愼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爲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箋毖愼至患難　正義曰毖愼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　毛以爲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爲創艾故愼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愼患又說當愼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爲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必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未之以我才尚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蓼　患難似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愼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己也　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己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爲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爲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愼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愼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己求助之意也　傳荓蜂摩曳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蛢蜂爲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箋懲艾至刑誅　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毖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

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卽舉兵東伐至二年滅𣪠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旣創往時艱愼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𢬵曳我也𢬵曳者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　傳桃蟲鷦至終大　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䳎（子消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䳎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卽攝政爲元年時卽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旣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信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愼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愼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　箋肇始至之鳥　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

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旣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然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旣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卽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卽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䳎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韤雀郭璞注云卽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傳堪任至辛苦　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愼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己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旣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

箋集會至之難　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鬬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載芟三十一句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摠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祭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　箋藉田至藉田　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藉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藉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藉田也月令說耕藉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藉之事也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幷六卿是爲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爲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爲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

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藉田應邵曰藉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爲典法此藉田在於公地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藉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藉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爲此藉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唯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齍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藉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藉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芸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爲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强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嗿然而衆其來饁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謂饁己爲勞思逆而媚其行饁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事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稱而取之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

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饗食爲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悦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　鄭以俶載爲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事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悦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　傳除草至以用　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埸信南山云疆埸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饁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强謂力能兼人故云强强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　箋載始至當種　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强有餘力謂其人强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彊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内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稱以之意春秋之義

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
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
同自有不能存立必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
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
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
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
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
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千
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故
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
又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
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傳嗿衆至子弟　正義曰以耘者千
耦饟者必多故知嗿爲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

宜是幼老行饟故爲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
行饟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　箋饁饋至自苦
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爲愛
故知依亦愛也　傳略利　正義曰釋詁文　箋實種至活生
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爲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含猶
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爲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傳達射至麃耘　正義曰苗生達地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釋訓
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地也厭
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
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
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
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
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綿綿是麃之貌
釋訓云綿綿麃也孫炎曰綿綿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
肅云芸者其衆綿綿然不絕也　傳濟濟難　正義曰釋訓

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
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
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　傳百禮言多　正義曰檢定本集注
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箋烝進至之屬　正義曰烝進畀予洽
合皆釋詁文箋以下文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
當之以洽百禮爲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食燕耳
故言謂饗食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
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
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食燕之義故箋不爲說則與
烝畀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下有二事故以爲饗食燕之禮皆觀
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食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傳飶芬香　正義曰飶者香之氣故爲芬香也　箋芬香至榮譽
正義曰箋以此充饗食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
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詩
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爲饗食燕下爲祭祀以饗食燕施

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
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傳椒猶至考成　正義曰椒是木名非
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者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
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
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傳
且此振自　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
時　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以上陳
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食燕祭祀直言饗食燕祭祀謂爲之得
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
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
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
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
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爲徵應者也以其分爲
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爲嘉慶而先
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

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
慶自天爲之饗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
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重於農
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良耜二十三句　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
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
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
上言其耕種多穫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
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
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
毛以爲農人以畟畟然利刃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
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
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
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

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
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
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崚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
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
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
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
以嗣繼其先歲復求有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
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俶載
爲熾菑爲異餘同　傳畟畟猶測測　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
則是刃利之狀故言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
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傳笠所至水草　正義
曰笠之爲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
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
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
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

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箋瞻視至勤苦　正義曰瞻視釋詁
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
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
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
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
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鎛故知見農人
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
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傳挃挃至墉城　正義
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
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墉俱得爲墉但此比高大
故爲城　箋百室至之歡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
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
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
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

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州
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閒而耕
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
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閒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爲六遂之
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酇
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
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
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
位如雩禜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
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
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
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
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即此合醵也禮器云曾子
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
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爲醵飲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

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禮　傳黃牛至往事　正義曰釋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爲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當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爲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爲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也　箋捄角至司穡　正義曰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爲角貌以上言其饟是婦子所爲此言寧止遥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爲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也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犉牡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己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絲衣九句　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言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荅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　箋繹又至之彤　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彤者因繹又祭遂引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

高宗肜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　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也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戴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戴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鼒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毋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之　傳絲衣至之鼒　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衣爲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爲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載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孰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鼎既絕大鼒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鼎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鼎爲韻故變其文也　箋載猶至之鼒　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爲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鼐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鼒鼎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若謂特牲之禮爲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侍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傳吳譁考成　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　箋柔安至休徵　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酒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恭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酌九句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爲酌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
象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
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大祖此亦當告大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
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群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
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
天下故詩人爲篇立名謂之爲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
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
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酌左傳
作汋古今字耳　箋周公至而已　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
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
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
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爲攝
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
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
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　毛以爲
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
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
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
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爲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
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强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
所爲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
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爲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爲大
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
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
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
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
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
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
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汝武王之事
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傳鑠美至晦
昧　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爲循是遵得爲
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爲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
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
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皆爲光明介字毛皆爲大則此亦宜
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
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　箋純大至
助之　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
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
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爲美
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耆昧
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
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
紂居北海之濵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
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來歸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有
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
傳龍和至造爲　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
臣故爲武貌造爲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
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　箋龍寵
至相致　正義曰上言大介爲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
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即寵受人皆羨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
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又相待遠相致
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節之爲三等言從周之士
有先後而至也　傳公事　正義曰釋詁文　箋允信至之道　正義
曰允信釋詁文上說行文王之事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之事所以
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桓九句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
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

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
追述其事爲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
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
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闢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
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
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主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
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
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内祭天禡則在於所征
之地自内而出爲事之次也　箋類也至師祭　正義曰釋天云是
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
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
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
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指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
摠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
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

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特在南郊祭者以此
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
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
祀而爲之者言依郊祀爲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
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
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
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
配之人周即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
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
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
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
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
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世貉
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　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
此萬國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

天所命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
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
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
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
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伐之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
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　箋綏
安至陽和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
爲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
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
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
國矣此言萬國者因夏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
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
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
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箋天命至天下
正義曰以天命匪解爲下文摠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

以爲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
爲任而行之不懈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
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
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
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傳間代
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
箋于曰至代之　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
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伐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伐紂所
以歎美之　賚六句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
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
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
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
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即云虎賁之士脱劒祀乎

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箋大封至有功者　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　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

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望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　傳勤勞應當繹陳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敷猶至天下　正義曰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箋勞心至勸之　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懈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爲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般七句　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

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喬嶽翕河是祀河嶽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嶽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嶽有此祭禮於中嶽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嶽之匹故周禮嶽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嶽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　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嶽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裒爲衆爲異餘同　傳高山至

翕合　正義曰嶽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嶽也嶞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嶞嶞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嶽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　箋皇君至爲一　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爲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嶽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嶞山喬嶽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嶽與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嶽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嶽同祭故又言喬嶽令與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嶽之下可案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

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旣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衺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爲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已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勃海東光成平河閒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問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至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　傳裒聚　正義曰釋詁文　箋裒衆至示之　正義曰釋詁云裒衆多也[illegible]多是裒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主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七

計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魯頌譜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皡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皡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皡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皡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illegible]在魯城内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之[illegible]然則大庭氏在於魯城内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皡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猪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　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揔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弒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敎　正義曰有駜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敎也[illegible]云魯[illegible]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前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鄫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略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荊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説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

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則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替[illegible]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　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駉

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在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　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illegible]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　於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

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録其詩之頌同於
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
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
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
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
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
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
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
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
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
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
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
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
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

作焉○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
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
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
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賢君故特許
之不然亦不得輒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尊
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
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
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
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
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
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
州内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
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
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
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　正義
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
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
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
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
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
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
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
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
事遵奉序者撮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
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
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
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
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
稼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

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以
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
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
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
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
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
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
之也　箋季孫至魯史　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
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
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
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
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
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

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駉駉至斯臧　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傳駉駉至曰坰　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訓者闕處

□義□□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其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揔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

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引有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　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

避民居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用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　傳牧之至有容也　正義曰上言駉駉牧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

據之處謂䮘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云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亦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箋臧善至廣博　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傳蒼白至有力　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邪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犅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傳青驪至善走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髦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即是鬣皆謂馬之騣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皆謂馬之騣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其騮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騮白駁騮馬黃脊騝駱則騮是色名說者以騮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騮而今之騮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

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案爾雅有騂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騂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傳作始　正義曰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占始如伯禽之時也　箋𢿙厭至乘駕　正義曰𢿙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傳陰白至彊健　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　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　箋徂猶至走行　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有駜三章章九句至有道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　箋有道至之謂　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勤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至樂兮　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彊之馬此駜然肥彊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外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絜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傳駜馬至安國　正義曰以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　箋此喻至其忠　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不[illegible]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illegible]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　箋夙早至明德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在身得理爲德雖内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爲明德也　箋于於至喜樂　正義曰于於胥皆釋詁文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爲文則明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歡

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傳言臣至餘惠　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箋飛喻至欲退　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旣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新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傳青驪曰駽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自今至樂兮　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　傳歲其有豐年　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illegible]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爲今與將來[illegible]以作詩爲始　箋穀善貽遺　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　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脩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揔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無能字　思樂至于邁　正義曰僖公能脩泮宮爲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旣采其菜又觀其化値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　傳泮水至其化　正義曰此美僖公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使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旣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旣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　箋芹水至形然　正義曰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水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illegible]本因采取之幷以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illegible]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脩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又申傳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辟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辟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辟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辟也圓旣中規其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旣如辟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以泮

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瀆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廱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圜水半水耳不以圜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　傳戾來至有聲　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解□□任郊旂鸞爲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文章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爲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箋其音至德音　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至羣醜　毛以爲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値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衆人民　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傳茆鳧葵　正義曰陸機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箋在泮至者與　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彊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明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　傳屈收醜衆　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　箋順從至之人　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遥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其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至伊祜　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愼其舉動威儀内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

庶幾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
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至獻囚　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
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
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
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
問獄如皐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
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　箋克能攸所　正義
曰皆釋言文　傳囚拘　正義曰釋言文　箋馘所至其人　正義
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格者
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
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
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
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
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

[illegible]犯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皐
陶者獻之執訊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
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
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至獻功　毛以
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
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
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
而美不爲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
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
軍旅齊整又能克捷　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爲異言以威武往
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
讙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桓桓威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爲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
以狄爲遠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
謂淮夷來服也　箋多士至淮夷　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

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
皐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爲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
剔剔治毛髮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
也　傳烝烝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典作是厚重
之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
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　箋烝
烝至其功　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
進則皇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
爲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
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訩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誤
爲不讙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
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
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
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至卒獲　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
淮夷人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illegible]

[illegible]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illegible]
服淮夷已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淮夷不
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
卒皆服也　鄭以爲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
淮夷也以角爲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
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傅緻而牢固徒行之人又竝無厭倦
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
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
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　傳觩弛至衆意　正義曰毛以
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
故以觩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
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
矢其百个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
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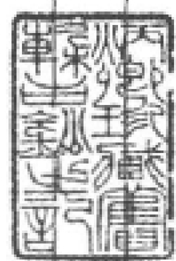
形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
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毛以爲搜與束矢共爻
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傳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
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
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
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
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
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　箋角弓
至之類　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
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
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
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傳緻言安穩而調利也
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
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illegible]夷之下乃云孔
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illegible]

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illegible]陳侯會
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也刊削也　箋式
用猶謀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至南金
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
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
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
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
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　傳
憬遠至荆揚　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寶
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摠言獻寶其龜象南金
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
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
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
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
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

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
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暫是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
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箋大猶至三品　正
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師諸侯
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
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
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
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
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
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
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
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
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計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四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魯頌　　閟宮

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
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宇　正義曰
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
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
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
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
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
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揔序篇義與經小殊其
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
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
[illegible]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illegible]
三章建之辭[illegible]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illegible]
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閟宮
至之緒　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
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侐然清
靜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
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
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
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
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
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
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
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
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敎下民同有此穀於
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敎播種事業可以
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　鄭以閟宮為神宮於魯國有
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
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　傳閟閉至礱密　正義
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為
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
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
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
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
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
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踈月朔四時祭所不
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
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
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
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
[illegible]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禖宮嫄廟清[illegible]
[illegible]實　詩宮内[illegible]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illegible]
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illegible]其材而礱
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
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　箋閟神至
神宮　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
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
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
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
為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閟得為神閟與毖
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
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上帝至子孫　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
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
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
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依依至遲晚　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

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
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
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
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
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
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
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
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
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爲說
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
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　傳先種至曰穉
正義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
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
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
[illegible]之穜後種[illegible]熟謂[illegible]穋是傳亦略而不言也 [illegible]月

也執競傳以奄爲同[illegible]此奄亦爲同也 [illegible]以后稷
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　箋奄猶至稱焉　正
義曰綱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
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
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敎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
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
也又解后稷其名曰棄未爲司馬不言棄爲司馬而言后稷
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
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
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
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末說舜命羣官使
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敎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
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
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

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襃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
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
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　傳緒業　正義曰釋詁云
業緒也故緒爲業也　箋秬黑至明之　正義曰秬黑黍釋
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
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
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
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
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
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
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敎民播種之於是
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
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
水土乃敎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
非[illegible]水六平之後始敎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illegible]

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至厥功　毛以爲上言后稷[illegible]
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
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
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
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
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
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
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衆民莫不
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
合同其功　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
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　傳翦齊
箋翦斷至斷商　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
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
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　傳虞誤　正
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

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箋届極至克勝　正義曰届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届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箋敦治至先祖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商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illegible]之意故箋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illegible]至如陵　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内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内之土田幷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楅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

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爛火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　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　傳王成至宇居　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騂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

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時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所以居人故以宇爲居　箋東東藩至得專臣　正義曰諸侯爲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

爲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禄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里非謂一同一附庸也　箋交龍至忒變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若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説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説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宜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箋皇皇至之福　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説舜受終于文祖宜揔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　傳諸侯至衆多　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説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又先三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説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祫則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説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説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觝觸人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羲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湆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羹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　箋皇祖至干舞　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　傳震動至壽考　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　箋此皆至堅固　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至有容　正義曰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荊楚群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齊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傳大國至鬯中　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

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
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
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
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
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
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
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
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
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
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
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
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纓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
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
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但傳詳彼而
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韔二如字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
兵事也　箋二矛至人弁　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
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
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
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
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荊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
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
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
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
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
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
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
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
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

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共命鄭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　傳貝胄至增增衆
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爲胄之物故知
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胄下則是
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
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　箋萬二至增
增然　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
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
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
二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
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
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
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謂此
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
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
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其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
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
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
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
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　傳膺當承止　正義曰膺
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爲止
也　箋懲艾至禦之　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
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荊舒者
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
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
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
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至之功　毛以爲既
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嚴嚴然魯之邦境所
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

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　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　傳詹至荒有　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五晉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内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illegible]其泰[illegible]長[illegible]國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

[illegible]有[illegible]後至中國　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獎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至是若　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是順服也　傳鳧山至若順　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

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至兒齒　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有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内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身有永年　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餘同　傳常許至西鄙　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箋純大至於薛　正[illegible]釋詁文禮[illegible]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

[illegible]許爲[illegible]鄙[illegible]居[illegible]無文故箋具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劾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嘗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

則嘗在薛傍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
僭稱王號爲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
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至是若
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内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
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
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舄
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甚寛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
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悦人神安悦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爲之乃是
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
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
謂之順民既以之爲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　鄭
唯以新廟爲姜嫄之廟爲異餘同　傳桷榱至是廟　正義曰桷
之與榱是椽之别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
[illegible]無[illegible]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義或
[illegible]云然定本[illegible]云路正也釋詁云
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
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
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
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
見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
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
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
而字奚斯　箋孔甚至屋壞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
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
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别更作之而
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
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
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
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
廟既新之則餘廟毁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
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
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中候握河紀說
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
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文謂付屬
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
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
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詩人稱
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　箋曼脩至之順　正義曰定本集
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　計一万一千二十字

毛詩正義卷第四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商頌譜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　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

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子而

紂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　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役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

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即處邰處豳國名屢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世有官

桀定天下　正義曰堯以契爲

也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　上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子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　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正義曰此尚書毋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

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
詩頌之者　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
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
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
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
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
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
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
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
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
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
作當太甲時[illegible]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
[illegible]玄鳥祀高宗[illegible]以祀當為祫高宗
[illegible]詩焉是其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
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
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皆
是崩後追述之也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
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　正義曰商德之壞
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
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
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
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
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
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
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

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
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為商後以宋是
武王所封故終言之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
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地
理志云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
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豫時
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豬也　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
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　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
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
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
云微子啟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
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
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
[illegible]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
[illegible]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
公十八年崩[illegible]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
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　孔子
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
成功法莫大於是矣　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
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
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
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
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　問者曰列
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
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　正義曰巡守之
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
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

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　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存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存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爲首　正義曰那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揔敘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於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録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illegible]謚云[illegible]子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illegible]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眞僞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爲首那敘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揔云祀成湯也　箋禮樂至厲公　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至之將　毛以爲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其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illegible]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爲人子孫也奏此大[illegible]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illegible]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illegible]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已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爲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鐘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爲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　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

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
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傳猗歎至縣鼓　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
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禮記
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
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
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
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
箋置讀至之類　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
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
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護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
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護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
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
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illegible]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

[illegible]鞉以木貫而摇之亦植之類故與
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傍耳還自
擊是說鞉之狀也　傳衎樂至假大　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
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
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
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
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　箋奏鼓至思成
正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
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
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
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
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其追
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
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
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

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
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
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
也臯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
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
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
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
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
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
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
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
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
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
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
[illegible]無尸[illegible]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

[illegible]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爲玉磬聘義
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磬之清者解其
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
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
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
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
之　箋磬玉磬　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
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
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戛擊鳴球謂
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
尊故異言之　傳於赫至然閑　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
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爲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
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爲人之子孫猶
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
此爲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大鐘曰庸

也以數爲鐘鼓之狀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數數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　箋嘉客至扶助　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揔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便即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illegible]子[illegible]之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illegible]成[illegible]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歆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揔之　箋中宗至中宗　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至之將　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承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揔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軝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鎗鎗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illegible]心故[illegible]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無[illegible]豐[illegible]言天[illegible]言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來饗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揔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　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食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傳秩常至賚賜　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又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

箋祜福至用成　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

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謂酌以祼獻案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祼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祼獻者鬱鬯釀秬爲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揔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辯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祼獻之用故鄭並舉祼獻以充之

傳戒至至無爭　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爲至也鬷揔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揔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揔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　箋和羹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美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以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軧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文假爲升故易傳以鬷假爲說薦進俎之時諸侯揔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　傳八鸞至假大　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軧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　箋約軧至歡心　正義曰軧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軧轂飾也采芑言約軧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

駟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軧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軧錯衡與輅車有蓮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故知約軧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謂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　箋饗謂至獻酒　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饗故知是獻酒使神饗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

至來饗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　箋此祭至言之　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揔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箋祀當至大事　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

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敘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illegible]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illegible]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而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因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

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illegible]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illegible]免之但爲祫[illegible]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從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至是何　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揔言天命生

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
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
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
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
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孫
子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盛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
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糦
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
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
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
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己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
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
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
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
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愛

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
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
懈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
世子孫行之不懈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
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
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
維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
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貌　正義曰釋
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
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
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則玄鳥降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
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
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
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

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
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
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
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
桑注云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
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芒爲大貌也　箋天使至
天意　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
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
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
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
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
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閒書
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
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二

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
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
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
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
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
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閒穀
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
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
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
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
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
謂其尹在阪謐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
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
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

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己氏
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齊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
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
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
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
之初生也　傳正長至九州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
之內皆為己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
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己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
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　箋古帝至之王　正義曰湯之
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
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
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
非與人對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
[illegible]高宗　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

[illegible]先君成湯授天命所以不危殆者
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王肅
言也　箋商之至度明　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
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
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
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
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　箋交龍至大國
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
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
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
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
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
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
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
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己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

四衞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
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
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
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
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
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
俱至也　傳畿疆　正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
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
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箋肇當至及外　正義曰箋以肇域
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為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
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
及外也　傳景大負均何任　正義曰景大釋詁文負者周徧之言故
為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為任也傳不解維河之義既以景負
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大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
[illegible]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

[illegible]辭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
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河當與彼
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負是諸
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易傳也上
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
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
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檐負
之義故言檐負天之多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
章九句卒章六句　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
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之
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
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
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為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
言大禘以揔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
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

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
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　箋大禘至是謂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
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
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
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
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
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靡
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
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
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
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
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
[illegible]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爲
[illegible]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
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
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
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
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
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
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
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圓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
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
詩之大禘宜爲圓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
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
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
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　此因祭天歌
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
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
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
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
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之
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譜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
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
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濬哲
至生商　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
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
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
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
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
[illegible]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
[illegible]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
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　傳濬深至隕均　正義曰濬深釋
言文洪大釋詁文也諸夏爲外對京師爲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
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言禹外畫九
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　箋隕當至爲久
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揔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
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
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
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
夏之世故爲久也　傳有娀至生商　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
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
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
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
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箋帝黑帝至廣大　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

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傳玄王至履禮　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　箋承黑至盡行　正義曰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illegible]謂達其[illegible]撥令是也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候握[illegible]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illegible]殺契皐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箋截整至整齊　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然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揔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内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至九圍　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爲天下王也　傳至湯與天心齊　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　箋帝命至天心　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illegible]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illegible]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　傳躋升至九州　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箋降下至於人　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祗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受小球至是遒　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皆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　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

緌餘同　傳球玉至旒章　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
爲玉之名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
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　箋綴猶至著焉　正義曰內
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
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
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
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
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
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
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
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
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
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
祀方明注云比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
[illegible]與[illegible]皆[illegible]東[illegible]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
[illegible]其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
云爲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
緌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緌旒著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
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
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至是總
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
諸侯之性行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
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
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揔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
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
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
同　傳共法至龍和　正義曰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
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
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

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箋共執
至之謂　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
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
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
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爲美譽則此宜
爲榮名且韻宜爲寵故易之也　武王至夏桀　毛以爲上言成
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
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
烈烈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先代既滅
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
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
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
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
[illegible]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巳
[illegible]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
眞爲天子　鄭唯以苞爲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
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　傳苞本蘖餘　正義曰易稱繫于
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巳傾
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
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
箋苞豐至截然　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首言國之大者
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
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謂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
而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
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
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
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
大禮盛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

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遂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　箋韋豕至時誅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叉歷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至商王　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illegible]中月之世謂成湯之前而已爲諸侯之

[illegible]乃有聖德信實[illegible]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　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　箋中世至撓敗　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　傳阿衡至右助　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

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句

至高宗　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脩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至之緒　毛以爲撻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　鄭以冞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　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傳撻疾至裒聚　正義曰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illegible]武王丁也[illegible]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

[illegible]知楚君何人也冞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裒聚釋詁文　箋有鍾至士衆　正義曰有鐘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　箋緒業至功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爲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比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箋氐羌至不如　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

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辭耳　天命至匪解　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將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　箋禹平至云然　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皐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illegible]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illegible]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illegible]貢遠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内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illegible]訖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illegible]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揔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粟米非其義也史遷之言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亘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

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蕃畿之内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内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内有七千里乎且經稱[illegible]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illegible]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illegible]踰之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illegible]此乃所以爲[illegible]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illegible]乎何其取辟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illegible]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illegible]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illegible]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傳嚴敬至封大　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　箋降下至之義　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

至後生　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爲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孫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至孔安　毛以爲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廟復故法也　鄭以梴又爲椹言正斲於椹上又以旅爲衆唯其餘同

傳丸丸至路寢　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illegible]從謂從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illegible]爲[illegible]故梴爲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illegible]不斲[illegible]閑義梴[illegible]大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梴以[illegible]王[illegible]相爲[illegible]言無閑[illegible]其楹有閑大貌

箋椹謂至寢焉　[illegible]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illegible]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illegible]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illegible]也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爲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毛詩正義卷第四十

計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一字

廣文館進士臣韋　宿書

鄉貢進士臣陳　元吉書

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張　致用書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　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　奭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　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柱國臣解　貞吉

勘官中散大夫國子博士同判國子學柱國臣解　損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　維

詳勘官將仕郎守開封府雍丘縣主簿臣孫　俊

詳勘官許州觀察支使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監察御史臣王　元貞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尹　文化

詳勘官登仕郎守光祿寺丞臣牛　韶

詳勘官儒林郎守大理寺丞臣畢　道昇

[illegible]詳[illegible]守國子學丞臣劉　[illegible]

[illegible]夫[illegible]太子右贊善大夫臣畢　道昇再校

朝請郎守殿中丞賜緋魚袋臣胡　令問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再校

宣德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直史館兼判國子學柱國賜緋魚袋臣李覺都再校

淳化三年壬辰四月　日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　沆等進

正奉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柱國襄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賈　黃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貳伯戶臣張　齊賢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臣李　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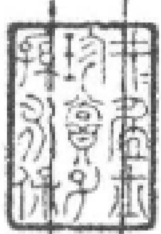
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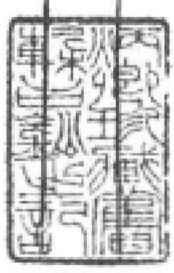
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韓　彰

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穆　準

管幹雕造官右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曾　揆

管幹雕造官右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白　彥良





附古抄本

毛詩正義殘卷四種

韓奕六章二十二句

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四者誤

蹶之王難蹶父此言韓侯得妻之由

之為人也甚武健本為使於天下無一國而不到言為王卿使迴於天下於使之時即

有嫁女之志為此韓侯之夫人姞氏者視其可居之處無有如韓國之最樂者甚樂

敍録

甲、影印本羅振玉跋

據一九二一年影印本一九一三年手書跋移錄，並加標點，間加按語。

毛詩秦風正義殘卷，存小戎、蒹葭凡六十七行，前後均斷損，吾友富岡君撝先生所藏。字迹疏秀，唐寫本之佳者。不僅「民」字缺筆爲可據也，以校天水以後諸本，其勝處殆不可指數。今舉其要者十事。小戎箋「俴淺至厖伐」正義「金厚則重，知宜淺也（編者按：「淺」當作「薄」，下「知其淺」同）」，「宜」，宋以來諸本作「其」。考其文誼，殆謂金厚則重，故知宜以淺薄之金爲之。今本作「知其淺」，語意全失矣。又「故轉龙爲蒙」，諸本作「故轉蒙爲龙」。案：疏誼謂詩轉周禮之「龙」爲「蒙」，乃云「轉蒙爲龙」，爲誤倒矣。傳「虎至縢約」正義「弟子識曰『執其膺桒 即「葉」字，避太宗諱改从「云」。（編者按：「云」字筆迹不清，頗似「世」字，雪堂校刊群書敍録作「云」字。今參考此卷字形酌定）』」，諸本作「弟子職曰『執其膺揭』」。案：識、職古通，周禮「職方氏」，漢華山廟碑作「識方氏」。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其』當從宋本作『箕』」，案「其」即「箕」本字，加竹者乃後起之字，不得以作「其」爲誤。今此卷仍作「其」（編者按：此卷實作「箕」），知監、毛諸本尚間存古字矣。山井氏又謂「『揭』恐『擖』誤」，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管子作『揲』；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擖』，釋文作『葉』；又少儀『執箕膺擖』。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擖」』。段茂堂先生曰：『「擖」乃「櫼」之誤。凡箕之底、梱之盛物者，皆曰葉，亦謂之櫼。』」今此卷正作「葉」，與釋文本合，足徵是卷所據爲六朝流傳之善本矣。又「備頊 即「傾」之別。傷也」，諸本作「備損傷」。案：弓弛而縛以䪊，乃入韔中，所以妨傾側致損。今譌「傾」爲「損」，誼不全矣。蒹葭章序正義「言逆禮而治國則無得人之道（編者按：「而」當作「以」，「無」字當删）」，諸本均奪「之」字。傳「蒹葭至後興」正義「青、徐州（編者按：「州」當作「人」）謂之薕」，閩、毛、監三本均誤「薕」爲「蒹」，宋本作「薕」與此合，知宋本所據爲古本矣。箋「伊當至言遠」正義「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宋本、閩本「用禮」作「周禮」，監本、毛本「使之」作「使知」。阮相國曰「『周』當作『用』」，與此卷正合。宋本譌「用

禮」爲「周禮」，監本等又改「使之」爲「使知」，以就其意，可謂一誤再誤，賴有此卷以正之矣。又「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所謂」，閩本、監本均譌作「皆謂」，惟宋本與此卷合。又「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阮相國以宋本無「不敬順」字，遂疑此三字後人加之。今此卷正有此三字，與閩、監、毛三本同，可知宋本乃奪漏，阮氏殆過信宋本矣。傳（編者按：羅氏寫「箋」而旁加兩點示其訛誤。雪堂校刊群書敍錄作「傳」，今從之。）「逆流至以至」正義「然則逆流順流」，諸本作「然則逆順流」，奪前「流」字，惟此卷有之，得據以補諸本之失。此卷雖僅存數十行，而所得益乃如此之巨。雖間亦多譌奪，此六朝、唐人寫本皆然，不足爲此卷病也。君撝先生博雅，富收藏，精鑒別，今將以玻瓈板精印，以廣其傳，屬爲跋尾。予謹箸此卷之佳勝，與君撝好古而不自私，足以型當世者于卷尾。時宣統癸丑十一月上虞羅振玉書於東山寓舍之罄室。

甲、天理本圖錄解題

據一九六八年天理圖書館出版善本寫真集三一古冊殘葉翻譯載錄。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是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之一。正義是對漢、魏人所撰注以及經文的解釋。在中國，宋初出現刻本——即世所謂「北宋版單疏本」——以來，專門以刻本的形式流傳，早期抄寫本多湮滅不傳。然日本尚存有遠早於宋刻的唐代古抄本殘卷數葉。

這裡影印的殘片是毛詩正義卷第十一秦變風小戎篇，存一紙十三行，紙高二十七·一釐米，寬二十四·二釐米；墨界高二十一·八釐米，行寬一·九釐米。用紙似乎雜用楮、斐。此與舊制指定「國寶」之富岡本同出一筆，是原爲一部，割裂分散的。富岡本避唐太宗諱「民」字，明顯是唐人抄本。本殘片背面有草寫佛經，似乎出於日本奈良末、平安初期手筆。這一點，可以作爲推測這部抄本傳入日本時間的參考。

乙、許建平敦煌經籍敍錄

據二〇〇六年中華書局本移錄。表述形式有所調整。

Дx. 09328 毛詩正義（大雅思齊）

此片四殘行，實存二十八字，乃大雅思齊第三章「雝雝在宫，肅肅在廟」箋「宫謂辟廱宫也，群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句之孔穎達正義，相當於注疏本（中華書局版縮拼影印本十三經注疏）五一七頁上欄第二十七行至中欄第二行。

俄藏敦煌文獻無定名，拙文「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見二〇〇三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又見二〇〇五年中華書局出版敦煌文獻叢考。）首次比定其名。茲依例擬名爲「毛詩正義（大雅思齊）」。

圖版

俄藏敦煌文獻第十四册　二〇〇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一四）第一五一頁下欄中之上。

丙、王重民敦煌古籍敍錄

據一九五八年商務印書館版移錄，並調整標點符號。

毛詩正義　孔穎達撰　斯四九八

詩大雅民勞篇正義殘卷，存三十六行。傳箋起止朱書，正義墨書，凡「民」字皆作「人」，孔氏原書應如是也。持與阮氏校勘記相校，「故知以定我周家爲王之功」，今本脱「王」字，校勘記引山井鼎云：「『爲』下當有『王』字。」「王若施善政」，今本「政」作「救」，校勘記云：「『救』當作『政』，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政』。」「止其寇虐之害」，今本「害」作「善」，校勘記引山井鼎云：「『善』恐『害』字。」「逑，合，釋詁文」，今本脱「釋」字，校勘記云：「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先愛此中國之京師」，今本「此」作「止」，校勘記引山井鼎云：「『止』恐『此』

字。」均可爲阮氏之助。又今本「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毛本「無」作「爲」,校勘記改從之。按卷子本「無」下有「節」字,是今本脱「節」字,毛氏知其有誤,遂以臆改,而阮氏誤從之耳。又「云泄漏也」,校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上當有脱字』,是也。」今案卷子本「云」上有「説文」二字,諸家知有脱誤而不能補之,則非待有古本不可也。以上特就阮氏所校者言之,阮氏未及者尚有若干事,别著敦煌群書校記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

丙、許建平敦煌經籍敍錄

據二〇〇六年中華書局本移錄。表述形式有所調整。

S.498 毛詩正義(大雅民勞)

此卷存大雅民勞第一章之孔穎達正義,起「憯不畏明」傳「疾時有之」正義「故云疾時有之」之「之」,至「以謹醜厲」傳「醜衆厲危」正義「皆是危也」之「皆是」,共三十七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單行書寫,字體優美,行有界欄,相當於注疏本(中華書局版縮拼影印本十三經注疏)五四八頁上欄第二十八行至下欄第二十六行。

翟目七〇七三號著錄此卷云:「鄭玄關於毛詩(詩經)的注釋。孔穎達民勞正義。没有經文:短語用紅色插入。」(見 Giles 撰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第二三〇頁。)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定名「經疏毛詩」(見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出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一一九頁),黄永年敦煌遺書最新目錄(一九八六年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據之定爲「毛詩經疏」(見第一八頁),反不如翟目確切。英藏敦煌文獻定名「毛詩正義(大雅民勞)」,最佳,今從之。

王重民云:「傳箋起止朱書,正義墨書,凡『民』字皆作『人』,孔氏原書應如是也。」(敦煌古籍敍錄第四五頁)潘重規云:「此卷傳箋起止朱書,正義墨書,當爲唐代正義原書之本來面目,殆無疑義。」(巴黎倫敦所藏敦煌詩經卷子題記,見一九七〇年新亞研究所出版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第一六九頁。)其説皆善。林聰明云:「後世經注本與正義本原先都是各自單行,此卷合抄在一處,恐是唐代正義本的早先面貌。」則是不解單疏本之體例也。

凡注疏本作「民」處，寫卷均作「人」，姜亮夫云：「當在孔氏卒後不久所傳寫。」（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莫高窟年表第二一九頁）其說可信。

圖版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第二四八至二四九頁。敦煌寶藏第四册第一四八至一四九頁。敦煌古籍敍録新編第二册第三四九至三五二頁。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一卷第二一二頁。

録文

潘重規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第一六六至一六八頁。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二卷第四二三至四二五頁。

説明：由於原卷傳、箋起止朱書，正義墨書，因而敦煌寶藏及英藏敦煌文獻之影本均未能反映出朱書内容；縮微膠卷能分辨出朱書（膠卷上反映出的很淡的墨迹即是朱書）。不過，最好能參考潘重規與郝春文的録文。

研究

（一）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第二十三頁。（二）陳鐵凡敦煌本易書詩考略，孔孟學報第十七期（一九六九年四月），第一七九頁。（三）潘重規敦煌詩經卷子之研究，華岡學報第六期（一九七〇年二月），第一四至一五頁。（四）蘇瑩輝敦煌論集續編，第八〇頁。（五）伏俊璉敦煌詩經殘卷敍録，第三届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六七頁。（六）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二卷第四二五至四二七頁。（七）張錫厚敦煌本毛詩詁訓傳的著録與整理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二〇〇四年第二期，第四九頁。（八）王素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儒學章，第三九頁。

丁、影印本長澤規矩也跋

據一九三二年影印本附錄移錄，並加標點。

古鈔本毛詩殘卷跋

古鈔本神樂歌一卷，武藏樂人安倍氏所藏。佐佐木博士借覽，見示其照片。紙背書毛詩韓奕末二章、江漢完篇。以校閩本、毛本，疏文闕略譌奪頗多，但韓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譽」下有「此言韓侯」云云一百九十八字，蓋佚文也。以校十行本、嘉業堂單疏本，益信其爲佚文。予數觀古鈔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見也。疏中「民」字悉作「人」字，其出于李唐鈔本明矣。上層經文、毛傳、鄭箋，下層則孔疏。今定爲平安朝鈔本焉。我邦所傳古本，存彼土所佚者甚多，此亦其一也，可以爲藝林鴻寶矣。書而謝博士，且以爲跋。

長澤規矩也識

[illegible]可以引車也[illegible]

[illegible]沃曰金以沃灌觼環也[illegible]垂之環

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騏馬設之故箋申明[illegible]言

禁正驂馬也脅在軓前謂之脅驅故知垂驂上謂陰板[illegible]言

陰靷則是任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傳文茵至日

馬馵　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有文綵故知

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綵是也暢轂

長轂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

騏知其色作綦文也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illegible]云後右

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

白惟馵後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馬爲馵

同也　箋言我至五德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

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存秦風小戎十三行

高知大學總合情報センター藏品

此缺約三十行

皮之輈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末田之時備其折壞文暢
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甲兵而胄備具
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文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
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若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
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智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方文供軍
役故閔念之　傳俴駟至文貌　正義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
用淺傳之金為四馬之甲故知俴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齊
侯与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也云
矛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為然也曲礼曰進戈者前其鐏後
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鐏也彼注云銳底曰
取其鐏
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非
訓秀鐏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此亦伐是畫物於伐文以象
[illegible]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存秦風小戎十三行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品

此缺三行

[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

無深淺之量而謂之淺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

知宜薄也金甲堅剛若其不和諧義其能甚群言和調也揔心

不和則不得群聚故以和爲群也云傳[illegible]至言猶衷蒙[illegible]

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庬者皆謂雜色故轉庬爲蒙明庬是

雜羽畫雜之文於伐故曰庬伐故曰庬蒙爲討羽轉討庬皆以義言

之無正訓也　傳虎韔至縢約　正義曰下句云交韔二弓則

虎韔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韔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

其膺蒙則膺是匈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

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匈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存秦風小戎二十七行兼葭四十行

富岡君撝舊物今歸京都市政府所有

今據1921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第一輯》影印本轉載

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般鞶帶之鞶謂大帶者彼謂在腹
之帶与膺異也交二弓謂暢中謂顛到安置之既夕記云說明
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裹備損傷也
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言閉紲者說文
云紲繫也謂置柲弓裏以繩紲之因名柲為紲考工記弓人注
云紲弓柲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柲是紲為繫名
也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故云緄繩縢謂以繩約之弓然後內
之韔中也　箋鏤膺有刻金飾　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
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飾之巾車云金路樊纓九
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說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礼
玉路金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之諸末故以金玉為名不由膺以
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
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為飾也此兵

（續前）

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鋼鐵皆
是不用必要黄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鈎膺不作鏤膺知盛
鏤膺非金路也　傳厭之至可知　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
秩秩智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　正義曰作蒹葭詩者

此缺三行

之草蒼蒼之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
實中用成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
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
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得未人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
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
之傍有得人之道可從水内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阻險且
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得人之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

（續前）

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中央言順礼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
卬已臣近在礼樂之内然則非礼必不得人心不能固國君何以不
求用周礼乎　鄭以為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強盛雖
似不可凋傷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黄矣以興衆臣之
彊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礼以教則衆臣
自然服矣故欲求周礼當得知周礼之人所謂是周礼之人在
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喻以假言遠言此人在一邊以回水
行為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
順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
水中央易可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
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
礼之賢人以教其國也　傳蒹葭至後興　正義曰蒹薕葭
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

（續前）

蒹薕水草也賢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人謂之蒹薕兗州
人謂之薕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
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
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
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白露凝戾
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
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

此缺四行

（續前）

能用周礼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能固故易傳興周礼為（注周未能）
民則服之　傳伊維至難至　正義曰伊維釋詁
未能用礼未得人心則所謂維人所謂維是浮
洄喻逆礼遡游喻順礼則以水喻礼言水内有
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礼樂之傍須得礼
句言從水内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礼以求得人之道故
之道乃在水之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礼樂能用礼
箋云伊當至言遠　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礼教民
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礼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
在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
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　傳曰逆流至以至
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炎曰逆度者

（續前）

此缺三行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存秦風蒹葭十行

高知大學總合情報センター藏品


又此在宮[redacted]事
老何者祭祀養老
以教諸侯之孝養三
王之廟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片存大雅思齊四行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

編號 Дx.09328

今據 200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 14》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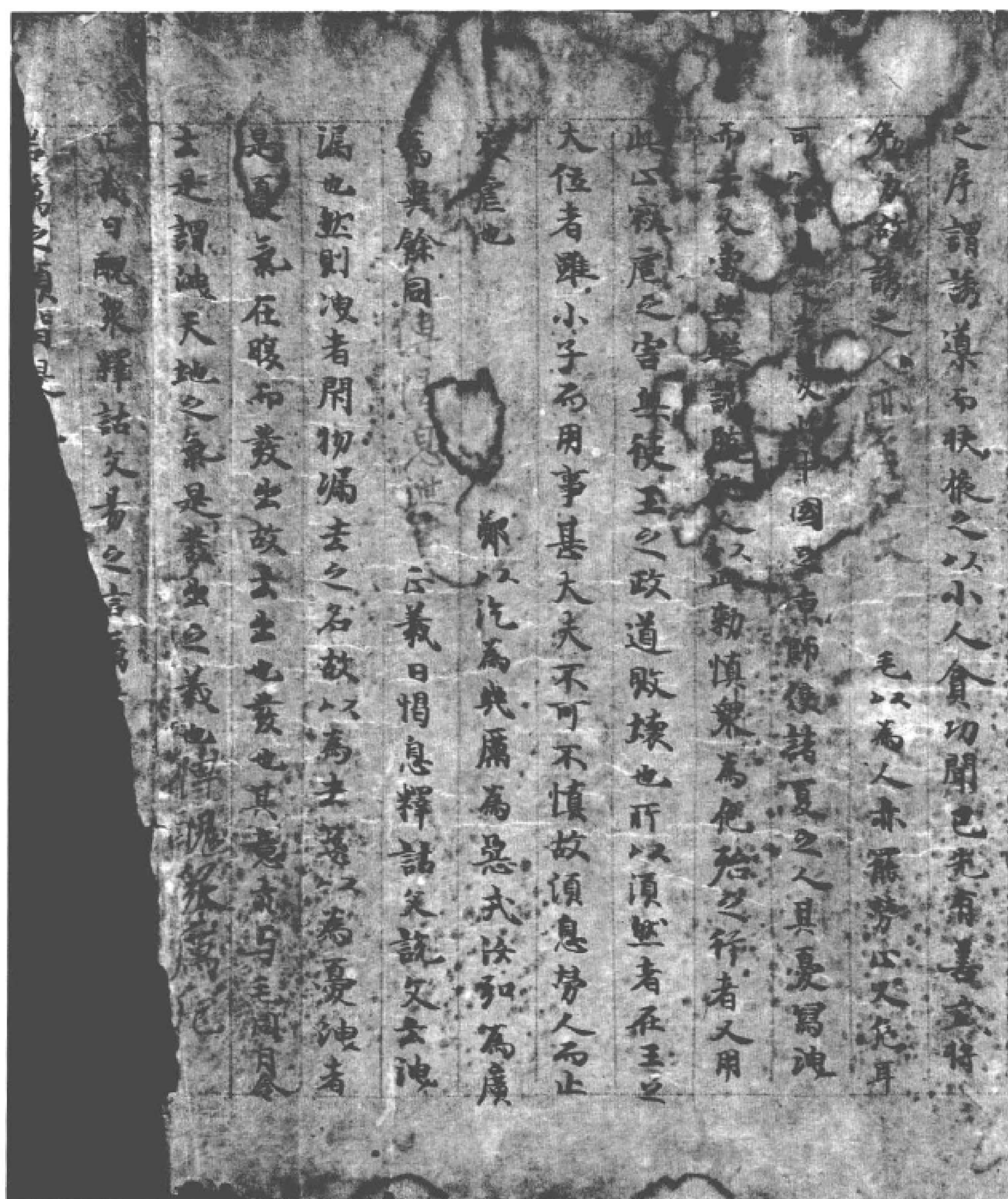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存大雅民勞三十七行

布列顛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藏　編號 S. 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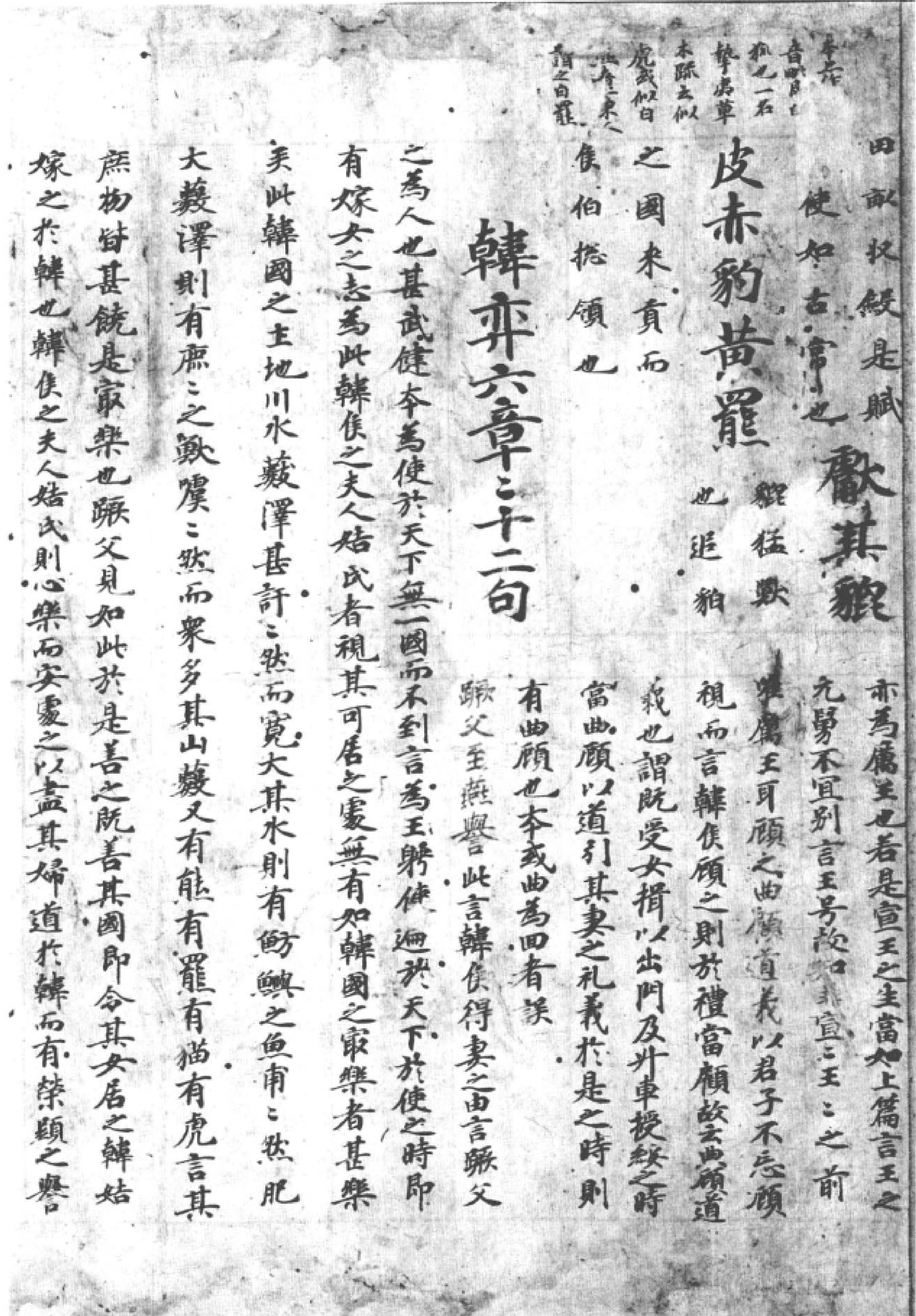
今據 British Library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網頁（http://idp. bl. uk/）轉載

（續前）



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己有善言恃
勉友[illegible]誘之人亦[illegible]大　毛以為人亦罷勞止又危耳
可[illegible]國[illegible]京師[illegible]諸夏之人其憂寫泄
而去又害[illegible]詭隨[illegible]以[illegible]勒慎衆為危殆之行者又用
此以敗虐之害與使王之政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
大任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矣不可不慎故須息勞人而止
[illegible]虐也　鄭以汔為其厲為惡式以弘為廣
為異餘同[illegible]　正義曰惕息釋詁文說文云泄
漏也然則洩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illegible]以為憂泄者
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或与王同[illegible]
去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illegible]
正義曰醜衆釋詁文[illegible]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

（續前）


田畝抆級是賦　獻其貔　亦為厲王也若是宣王之生當如上篇言王之
使如古常也　元舅不宜別言王号訖□非宣〻王〻之前
本作
音毗貝反
狐也一名
執夷草
本豚去似
虎或似白
狐今之東人
謂之白羆
皮赤豹黄羆　貔猛獸　雖厲王耳顧之曲顧道義以君子不忘顧
之國來貢而　也追貊　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
侯伯摠領也　義也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
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礼義於是之時則
有曲顧也本或曲為田者誤
韓奕六章〻十二句
蹶父至燕譽　此言韓侯得妻之由言蹶父
之為人也甚武健本為使於天下無一國而不到言為王聘使遍於天下於使之時即
有嫁女之志為此韓侯之夫人姞氏者視其可居之處無有如韓國之家樂者甚樂
矣此韓國之土地川水藪澤甚訏〻然而寬大其水則有魴鱮之魚甫〻然肥
大藪澤則有麀〻之鹿噳〻然而衆多其山藪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言其
庶物皆甚饒是家樂也蹶父見如此於是善之既善其國即令其女居之韓姞
嫁之於韓也韓侯之夫人姞氏則心樂而安處之以盡其婦道於韓而有榮顯之譽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存大雅韓奕江漢
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藏「神歌抄」背面

嫁之於韓也韓侯之夫人姞氏則心樂而安處之以盡其婦道於韓而有榮顯之譽
也姞蹶父姓婦人稱姓令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蹶甫之姓也
溥彼至黃羆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美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
平安之時天下衆人之所築皃言其城有之已久也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
一州侯伯既治州内之國又因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以
韓侯先祖如此故令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
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与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
職也既為侯伯以時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内所有絶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
壑正是田畝定是稅藉賦使之田畝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貅之皮及赤
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溥大釋詁文
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美為歎美之詞燕安燕禮所以安賓故云安也韓之先祖
武王之子知者僖廿四年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是也因時百蠻長蠻服之百國
本五侯伯之理州内因主外夷故云因也時百蠻者与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
領之故云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夷亦稱蠻

（續前）

領之故云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夷亦稱蠻
也周礼要服六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礼則夷服鎮服
非周之蠻服也何則周礼蠻服由在九州之内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
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内故知於周礼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
國是也谷谿讖云外數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礼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内自有長牧
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
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正屬故云
因時以其繞之故稱長也追貊是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
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揔也[illegible][illegible]謂撫柔之也王畿北面之國夏官職方
氏正北曰并州當是并州牧也為獫狁所逼稍東遷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夷所獲是貊
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之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
從是僖公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辯之
江漢此詩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

（續前）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
也能興衰撥亂命召
公平淮夷　召公召穆公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吐刀
匪安匪游淮夷來求
浮々衆彊貌也滔々廣　音普
大貌也淮夷東國在淮　下孟
浦閒而夷行者發去匪　子匠

江漢此詩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
承厲王衰乱之後能興起此壞撥治此
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
公為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淮
夷不服是衰亂之事命將平定是興撥
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云興衰撥亂
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
興撥以摠之
江漢至來鋪宣王之時淮夷背叛王於是
至江漢之水浮々然合流衆彊之處親
自命其將率勇武之夫滔々然多而廣
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
急趨其事也行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
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言已本為淮夷來

（續前）

子匠　浦開而夷行者箋云匪
〔所類〕　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
如字本亦作順流　流浮々然宣王於是水
上命將帥遣士眾使循
于偽反下　流而下滔々然其順王
主為同　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
音境本亦作境下皆同　也非敢斯須止游也主
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
竟故言
來也

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
普吳反　徐音孚　**夷來鋪**

鋪病也箋云車　詁文彼作痡音同
戒車也鳥隼曰

春官司常文

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言已本為淮夷來
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
於期日此武夫既已陳出我征伐之我車既
已張設我將率之旗旟以往對戰又非敢
自安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為
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
命所以克勝也浮々眾彊貌以其合而東流
是水之眾而彊大也
滔々廣大貌下云武夫洸々為武貌則此言
滔々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淮夷在東
國而夷行禹貢道淮自桐栢東入于海其
傍之國不盡為夷故辯之云淮夷東國在
淮之匯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
禹貢徐州云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

徐音孚

夷來鋪戎車也鳥隼曰
旟春官司常文兵至境而期戰地其曰
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
舒行主為來伐誰夷也擾
至戰地故又言來也

書羊
音光
江漢湯武夫洸洸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扶又
張戀反
以車曰傳
其擾反
以驛曰遽

洸ゝ武貌也箋云召公既
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
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
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也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禹貢徐州云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
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
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也
漢水合而東流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為漢
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於
江是至大別之南漢与江合而東流也漢書
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
處在揚州境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
江漢之上者蓋別有巡省或觀遂ゝ彼
也順流而下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滔ゝ武貌非水貌也
淮在江北相去絶遠實在淮上兵當適淮
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
江左右江自廬江而東北而流故順之而行將

（續前）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爭鬪之爭

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　音虎沈又音許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居良反注及下同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音救　水丈

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而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向之也知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公所伐淮夷應在淮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江漢至載寧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率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令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令四方既已平服王之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兵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令

（續前）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水之
一本作王法　崖也式法疚病謂之棘急言之極中
征代　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
操七刀反　一本無兵　公使以王命行伐開辟四
字又一本　方始我疆界於天下非可
與操作急　以兵病害之急非可以與
躁急早起　操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
反　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
執聞　經陳鄭之間及伐北
戎則違此言也
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
箋云丁
注于於
也召公宣於叔庚之國則

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
王國既定心冀王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
故述其志也傳邊王藻云士曰傳遽之臣
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若今乘驛遞
傳而邊疾也
至于南海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
辭言王在江漢之水涯王親命召虎云汝
當以王法開闢其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
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
理土田使遍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
礼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与戰者
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
王國來服從受其政教之中而已召公既受此
命已定淮夷復平叔庚之國往正其疆

（續前）

也召公有於叛戻之國則
往正其竟界脩其分理周
行四方至于南海
而功大成事終也
（色加字鄭　音貴注）王命召虎来旬来宣
（同）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色音巡又作荀鄭　作營　广但反又音恐）旬徧也召公康公也箋
（音遍）云来勤也（詁文）旬當作營宣徧（言文）
（下同）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
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於
（音釋）經營四方女勤勞於徧疆
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

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戻之國往正其疆
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
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非可以兵病害之謂所
過之處不得厚斂貲財使人困病也非可以
兵踐切之謂所与對戰不得多殺傷害人命
也案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
僖四年左傳稱齊桓公率諸侯伐楚既与齊
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
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申侯曰善濤塗
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
侯所經之處多有徴發陳鄭二國當其
過道去既過之来又過之則人將困病故欲
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

（續前）

于僞反下為虎為其同

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公為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考之功以勸也

無曰余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

音以　音恥

用錫爾祉

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藏楨日我小子耳女之所為嗣女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汝福慶也王為

音泰

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咨人也莊卅年齊人伐北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之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也何休云躁迫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以兵急躁之也王命至爾祉毛以為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遍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成已知其

詁文

困也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為之楨幹之臣以匡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憚勞也而召公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

音奉　力之反䀚　又音賚　才早　音巨　勑亮　音酉又音由本或作　攸

是故將賜汝福慶也王為
虎起於誠故進之云尓
釐尓圭瓚秬鬯一卣
告于文人
釐賜也秬黑
黍也鬯之草
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卣
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之
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
黑黍酒也謂鬯者芬香
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
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
先祖諸有德
美見記也

本或作錫　之山川土

錫山土田

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
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
大事足繼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以福
慶也　鄭惟以旬為營宣為遍我為汝
為異餘同旬遍釋詁文彼旬作徇音義同
毛既以旬為遍則宣不復為遍當謂宣布
王命也
釐尓至于人　上言用錫尓祉此言賜之事言
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
秬米之酒芬香條鬯者一卣樽汝當受之
以告祭於先祖有文德之人王之命辟如此
於此之時又賜之山川使得專為其有
又加益以土田命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
往於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

（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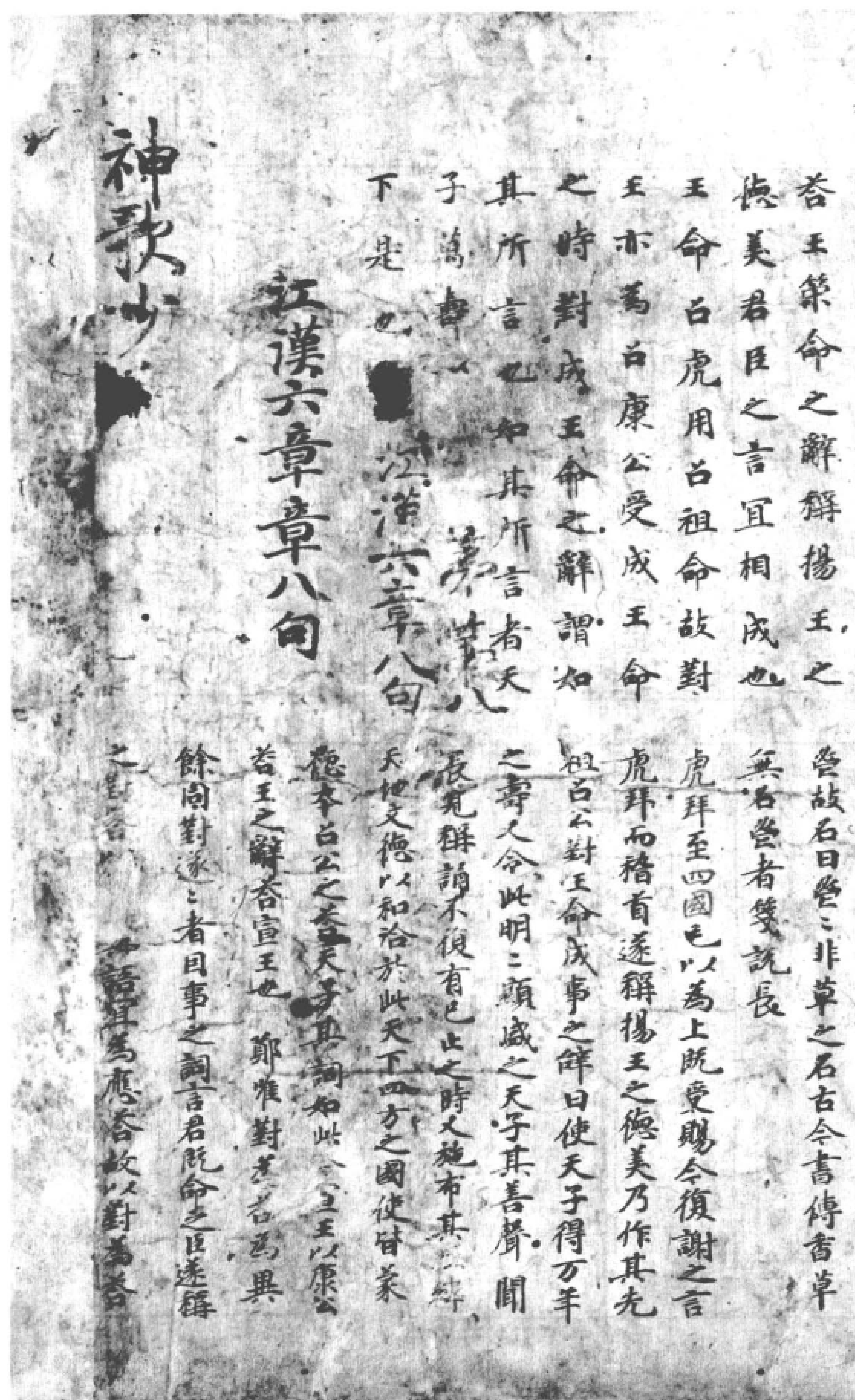
錫山土田
之山川土
美見記也
田附庸是
因魯書
之奕加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
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
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
虎故如岐周使召虎受山
川與土田之賜用其祖召
康公受封之礼岐周〻之所
起為其先王之
靈故就之也　虎拜稽首
箋云拜稽首
天子萬年
者受王命策
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

往於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
康公受命之礼以命之也虎既拜而稽首
稱言使天子得万年之壽臣受君恩無以
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也鬯〻草也礼有
鬱鬯者築鬱金草而煮之以和秬黍
之酒使之芬香條暢故謂之鬱鬯〻非
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亦謂鬱為暢
草何者礼緯有秬鬯之草中〻候有鬯
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
鬯故謂之鬯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
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
与秬黍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
乃名曰鬯言合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
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耳

（續前）

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
謝者稱言使君壽考
許虯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音問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如字尓疋作施式是反
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
答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
答王策命之辭稱揚王之
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

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耳
鄭與卣器也釋器卣中樽故云卣器也案
春官鬱人掌和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
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
詩在彝未祭則在卣也秬鬯黑黍酒也謂
之鬯者芬香條鬯也以之解秬鬯其言不明
鬯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
名爲鬯不得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
不和鬱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
掌秬鬯鬱人掌和鬯明鬯人所掌未和
鬱也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
也鬯是酒名以黑黍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
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
無名鬯者箋說長


荅王策命之辭稱揚王之
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
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對
王亦為召康公受成王命
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
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
子萬壽〻
下是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六章章八句

神歌抄

聲故名曰聲〻非草之名古今書傳香草
無名聲者箋說長
虎拜至四國毛以為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
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
祖召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万年
之壽又令此明〻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
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文德
天地文德以和洽於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
德本召公之荅天子其詞如此〻宣王以康公
荅王之辭荅宣王也　鄭唯對荅為異
餘同對遂〻者因事之詞言君既命之臣遂稱
之也　語宜為應荅故以對為荅

（續前）